

江山樓子日

江 山 村 十 日

馬 加 著

東 北 書 店 印 行

1 9 4 9

---

## 江山村十日

著者 馬 加  
出版者 東 北 書 店  
發行 者 東 北 書 店  
印刷者 東 北 書 店 印 刷 廠

---

總店 瀋陽市馬路灣  
分店 瀋陽、哈爾濱、長春、齊齊哈爾、  
吉林、牡丹江、佳木斯、安東、四平、  
錦州、承德、北安、瓦房店、大連。

---

1949. 5. 初版 長. 1—5.000.

# 前記

江山村是松花江南岸的一個村子，在佳木斯市五里地，原名高家村。平分土地時才改成江山村。

—— 1 ——

那是去年冬天，黨中央頒佈了中國土地法綱，各處開展平分土地運動。十二月間，我從佳木斯到這村子裏，突擊了十天工作，過了新年之後，我又有機會到江山村去工作。前後共有兩個月之久。雖然過去我曾兩次下鄉去做羣衆工作，生活時間較長，但是，却沒有像這一次給我的印象是強烈的，體會到的情感是飽滿的，接觸的生活是新鮮的。我努力保持着那強烈的印象，充實着那飽滿的情感，記着那新鮮的生活。我囑咐自己，不要像過去那兩次下鄉工作，什麼也沒有寫出來。我希望這個村子，這個平分土地當中，出現了新的面貌，也出現了一羣新的人物，工人和貧僱農。新的人物流露出那喜悅情感，我被他們喜悅的情感所鼓舞，我和他們相處的日子是快活的，是健康的，給予我創作上最大的勇氣。在一個貧僱農的大會上，我慷慨的把這個創作任務答應下來。

這個故事是寫江山村平分土地鬪爭鬥十天生活，那翻天覆地的十天呵！日子過得比上了鈞魚弦還要緊張，大江沿刮着煙泡，炸彈毀壞的響着。會場敞着門，工人和貧僱農一齊動手，割階級、成立貧僱農大會，研究情況，抓地主，起浮產，過堂，開團會，分浮產，組織生產小組，丈量土地，建立支部，支援前線，這不是人民發揚了創造性與組織性麼！他們以主人的身份走進了這個世界。他們來了，給這個世界添置新的財富，他們帶來了自己的氣派，智慧和天才。

這村子裏的工作也有着它的缺點和錯誤，根據最近鄧守桂和常俊君來信的統計：全村有一五六戶。被鬪爭五戶，被徵收四戶。被打擊戶佔全村百分之六。全村有六三五口人，被鬪爭五戶共五百口人，被徵收四家共三十三口人，被打擊人數佔全村百分之十三。在政策上，發生的偏差在什麼地方呢？首先，鬪爭級有些粗枝大葉的地方，檢查工作不周密，助長了個別積極份子左的作風，侵犯了中農利益。

開始，我寫初稿，僅根據真人真事，幾乎沒經過什麼剪裁。到了二月末梢，完成了草稿。我拿到江山村去，在貧僱農大會上給大家誦讀，他們熱情的討論，無論語言、生活、故事以及人物性格的描寫，都提出了具體的意見，譬如討論到那個人應該怎樣寫的時候，大家都爭着發言，講完了還問他本人是不是同意？彷彿做鑑定一樣。這是一種樸素的集體創作，有了它，才打下了後來的寫作基礎。

三月初，我來到哈爾濱，參加了文工會。會後，我進行改寫這部小說的初稿。在改寫時，我碰到兩個新的問題。一個是語言問題，我覺得舊的字眼對於新的人物已經顯得沒有力量了。它寫不出他們新鮮的面貌，講不出他們心裏的高興的話，表達不出他們樸素的感情。我願意拋棄多年來摸索到的『技巧』，向老百姓學一點知識。另起爐灶，自然是一個半拉子，手不應心，用老百姓的話寫出來。

自己看了看，總覺得不成個樣子，平平淡淡，簡直像一杯白開水，它沒有紅茶和咖啡那樣，我們的老百姓，現在還吃不起紅茶和咖啡，就請他們先喝一杯白開水吧！白開水比鴉涼水來，已經加了火候。其次，寫作上的經驗主義也使我犯了不少的圈子。沒有實際工作經驗的時候，自己覺得自己作品空洞，有了一點經驗，却過份的愛惜它，彷彿新開闢的土地上，長出了一片綠苗，因為怕愛着莊稼，連草都捨不得砍，走來走去，找不出自己創作的道路，對自己的工作也開始疑惑了，準備拋棄它。我想起江山村的老百姓來了，我不是答應他們麼！我覺得有什麼對不起他們的地方，我又冷靜下來了。改寫了第二週。

五月間，我又到了江山村，我覺得那裏的老百姓更聰明了，更可愛了，也更親熱了，見了面就問：『你回來了，我們前天還打聽你呢！你給我們寫的书印出來麼！』我很感激他們，我不能辜負他們。他們翻身了，希望能看到描寫他們自己的東西。那管我的技術再惡劣，我也要歌頌他們。這一次，我把我的希望降低了，只要他們能夠聽得懂，覺得還有些意思，那麼，我的功夫就算沒有白搭。

這本書，我前後改寫了四週，到了最後一次脫稿，差不多是一年的光景了。故事，結構，都有極大的變動，書的名子也改了，人物從五十多個刪掉到二十個，一些不順眼的字，多餘的情節，都毫無吝惜的把它刪改掉，那心情真像莊稼人剷地的樣子，砍掉一棵大草，又砍掉一棵大草。護苗的手是好莊稼人，傷了小苗免不了要心疼，特別是剷掉一個熟悉的人物，總是不忍下手。我也有一種幼稚的想法，有一天他們見了面會問我的：『你爲什麼不把我寫進去？』我要寫的，是江山村許多工人和貧雇農當中幾個代表人物。我要寫的，是這些代表人物的翻身愉快情形，他們爲什麼要翻身，他們翻身以後的遠景又怎樣呢？我的筆拙劣，我沒有把我要表達的主題說的那麼真切、娓娓動聽。它的掉子是江

山村的，照葫蘆畫瓢，有些加枝添葉的地方，比原來的模樣，自然走了些樣子。

這部小說的完成，多虧宋之的、黃鑄夫、申璋、周立波、舒琴等同志給我提供許多寶貴的意見，爲了閱讀這本書，化費了他們很多時間。最後，劉芝明同志在百忙中又爲它看了一遍，在政策思想上和藝術創作上，又給我提出一些新的意見，使我有機會能够做最後一次的改寫和補充。我感謝上面一些同志對我的幫助。我更感謝江山村的老百姓，沒有他們的幫助和鼓勵，這本書是不能閱讀着見面的。

東北已經全部解放，全國的勝利就在眼前。金成的願望也快實現了。老百姓坐下了江山，江山是長遠的。我們爲着人民的事業而歡呼吧！在這裏，引用鄧守桂在本書末一章講的兩句話做爲結束。

拉地不用馬——用火犁

點燈不用油——用電燈

我們向着這個遠景前進吧！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景哈爾濱

快要進了臘月天氣，松花江沿上刮起煙泡啦！大道上，一張肥犂坐着兩個人。一個是從佳木斯來的沈洪，半道搭腳坐上爬犁的，穿着一件半新不舊的軍用大衣，戴着黃兔皮的帽子，臉凍得發紫，眼睛老是眯着前邊。另一個是趕車的老板子金永生，四十開外的年紀，長掛臉，尖下顎，豆角眼睛，一路上不停的抽打着黑鬃的海驃馬，趕着爬犁，不知不覺的過了大煙囪。天氣冷，人着急，馬也跑兩歇，一展眼，前面就是一個村子。

沈洪打聽老板子說：『甚麼村子？』

『高家村。』

『老名字麼？』

『不！同志，老名字叫一棵松啦！國家改朝換代，村子也改了名字。』

金永生閉上嘴，拉拉毡帽的耳扇，想起方才講的話，好像有什麼使他回味的地方，擠擠豆角眼



睛。眼前已經刮起了煙泡，昏天暗地一陣風。草棵低了頭，地裂了口子，人骨頭都是涼的。江沿上的苞米穉子嗚嗚的山叫，吓破雀的胆子。過了一會，煙泡像一陣旋風刮過去了，零星的豆葉被打掃得溜乾二淨。只有大江裏的冰排鼓起破肚子，迎着太陽光，顯得溜明嶄亮。

過了一塊墟灰渣子地，爬犁拐了彎，抹過小鏢尖地，海鯊馬又擰足子跑起來，四隻蹄子不沾地，像草上飛似的，仰着頭，甩着尾巴，展展揚揚的。金永生揚起鞭子，抖擻着吹得零碎的破皮褂子，大概胳膊扎撒的緣故吧！腰裏的麻繩子鬆了扣，四處露風。

棉花桃雪像一羣白蝴蝶，迎着馬頭直要歡。前邊的矮肥肥的村子又想住了，時而影綽綽的露出來，那是魚脊的草房頂麼？胖胖的葦草草麼？半空裏架翅的苞米樓子麼？東一塊的，西一塊的，彷彿大雪颯子裏灑着約花點。憑眼力，是有兩截子地。

松花江沿上有一排拉手平地，一眼望不到頭，好大的片量呵！塢台漫平，留着一排排的高梁楂子，像木梳齒子。馬蹄殼裏露着黑油板，真可心眼子。地邊是一溜荒草甸子，那疎疎的白尖草呵！星星草呵！猪毛草呵！還有被鏢刀削得光着頭的蒿樞子，都被大煙泡掃得零零散散，嚶嚶的嗚叫着。

多少年前，這裏就是當年的北大荒呵！

金永生記得清清楚楚，他父親是這裏開荒佔草的老戶，這排拉手平地就是經他父親的手開闢來的，披星星，戴月亮，一滴血一滴汗的，把一片樹木狼林的北大荒開成了良田。石頭瓦塊上建起了村落。傳到他這一輩子，連一根牆頭子也都踢蹬光了呵！他保存着的；是當時流行的一首民歌。

北大荒

不犯愁



畫夫鑄。子村個一是就而前



種地不用馬

點燈不用油

這首歌是美的，比皮鞭椅子聲還清快，比馬蹄子踏雪聲還柔和，如同風古吹着電鈴響，嚶嚶着。沈洪聽到最後一句，心裏有一種沉重的情感，繃繃眉毛，問着老板子說：

『爲什麼點燈不用油呢？』

『同志，那時候老百姓沒有油，夜裏點着松枝子照亮。』

『那時候老百姓真苦呵！』

金永生繃繃抬頭紋，那深深的紋溜比刀口子還深，那是莊稼人受苦的記號。過了多半輩子，經過風吹雨打，太陽晒得褪了一層皮，受苦的紋溜越來越深了。想起北大荒來好傷心呵！

『什麼叫做種地不用馬呢？』沈洪又問了老板子第二句。

『那時候種地沒有馬，人當牲口使喚。』金永生搭下了腦袋，溜着雪壓的地邊子，喃喃的說：『我父親，鋤頭一鋤頭刨的，開了北大荒呵！』

兩個人都沒有吱聲，望望天，天上的雪花下得更大了，落滿了爬犁板子，大衣襟和洋草也淨是雪。馬尾巴當成了一把掃帚，一邊掃雪，一邊揚着碎苞米糝子，一起一落。

沈洪躲過了風口，一邊抖落着大衣，一邊問老板子說：『老鄉，你劈到地麼？』

金永生用鞭梢子往大煙囪一指，那裏正揚着雪沙子。

『同志，你看，就是那爐灰渣子地。一個人一畝五。』

『這是工作同志給你們分的麼？』

「裴工作經手給我們……」金永生想說一句什麼，瞧見沈洪用那黑黑的眼睛盯着他，又把話轉了轉：「現在又來了一個何工作，人可和氣啦！同志，你看你的什麼東西掉出來了。」

沈洪一回頭，看見兩個本子掉到屁股上，串到洋草縫裏，他想方才抖落大衣，不加小心。掉到外邊來了。一本是中國上理法大綱，一本是記載張政委傳達中央土地會議的報告，開會的時間過了半個月，原來的詞句已經記不清了。當時給他的印象是：中國革命走上了新的高潮，共產黨領導廣大的農民，掀起了反封建的風暴。這個風暴，比松花江沿上的煙泡還要兇猛！還要壯烈！他想起金永生的父親曾經在這裏辛勞的開過荒，流過汗，而他的兒子還是苦着臉過着老板子的生活，這一切不合理的制度，將要被革命的風暴掃得乾乾淨淨。

沈洪把本子塞到兜裏，抖落了雪花，想起那個何工作來了。

「是那個胖子何某亭麼？」

金永生抽了一下海狸馬，任着牠順着漫雪的大路跑去，閃着豆角眼睛，睜着沈洪那種沉思的神情。

「同志，你認識他麼？你也到我們的村子工作麼？」

沈洪知道叫人家看露了，轉過來那凍得發紫的臉，笑了笑。金永生順手橫過鞭子，回過頭，也笑了笑，笑得又自然，又有些發生。

「和同志走了兩截多地，還不知道同志貴姓？」

「我姓沈。」

「沈同志，你做什麼工作？」



金永生抽着海鷗馬，把腮韋趕進了村子。村子里有一百多戶人家，四處樹，座北朝南，一色的草房，順街豎着電綫桿子，上面掛着一隻空炸彈殼，黑黢粗溜的，活像一隻吊死鬼，彷彿好久沒有人動彈它一下。在一家木板障子跟前，一個水腫臉的莊稼人用掃帚掃着雪，聽了海鷗馬嚇嚇的叫喚，丟下掃帚從院子跑出來，忽然看見腮韋上坐着沈洪，貓着腰，蹣跚着腳跑回當院子去。這時候，金永生已經趕腮韋到了木板障子的跟前，放下韋子，從腮韋上跳下來，對着那個縮腰跑的莊稼人大聲叫喊：

「陳三鬍子！陳三鬍子！你出來。」

沈洪也跳下了腮韋，打聽老板子說：「他到時候去聽什麼？」

「同志，你慢慢的都熟悉了。」金永生點着頭說：「這牲口就是他騎的，真是怕吃又怕燙，胆子又小。」

「我們慢慢就熟悉了！」

沈洪對金永生微笑的點着頭，打聽一下工作隊住的地方，踏着滿街的大雪，向着後街走開了。

工作隊住的屋子不大講究；窗戶紙掛着厚厚的霜，土牆上光刷刷的，地上放着一隻醃菜缸，靠着北牆根砌着一面火牆，沒有抽屜的桌子，一細輪帶，生鏽的剝刀和一些零碎東西。何彩亭到這裏已經十天了，破炕席上的行李捲是他帶來的，還有一件黃布的大衣，厚紙的筆記本子，白天他常不在家，跑到老百姓家裏去發現積極份子，把東西摺在屋裏就是半天。快到吃晚飯的時候才回來，火牆裏升上劈材，爐口坐上火壺，一邊調養材料，一邊閒唠咯。

沈洪來到的時候，何彩亭正和兩個積極份子嘮嗑呢！那兩個積極份子；一個是跑腿子李大嘴，好吃零嘴，好喋咕，吵起架來，他的大嘴岔壓住了牛犢子的腿門，架吵完了，也不記別人的仇。這樣人，別人就給他起了這樣的外號。他是秋季攻勢以後從前方趕大車回來，整天遊蕩蕩的，東門進去，西門出來，一來二去，工作隊住的地方就成了他的家，有點自來熟，碰上何彩亭吃飯，他就跟着吃飯，聽見何彩亭和人家唠咯，他就跟着唠咯。另一個是金永生的兒子金成，在家地種過莊稼，又做了兩年多的電氣工人，八一五後才回到家裏來，死了媳婦，張大嫂曾經把他的表妹給他提過媒，他的舅母



嫌着豐富，却把他表妹許給本村財主高福彬的兒子，現在正張羅着過財禮。小伙子可沒死心啦！天天飯也懶得吃，水也懶得喝，帶着兩隻撐撐的耳朵跑到這裏來；表面上到工作隊這裏學歌子，看看報，聽聽無線電匣子；心上盡往西屋使勁，因為西屋住着他的舅母和表妹。他有時候順着門縫溜一溜豆角眼睛，有時候搭拉腦袋思量着，粗脖子一棒子打不回頭，一條道跑到黑。

何彩亭坐在炕裏一張長桌子上，拿着一隻紅漆的木頭桿鋼筆，一邊和兩個積極份子唠嗑，一邊寫村日，寫乏了就倒在行李捲上躺一躺。金成站在炕沿跟前，瞧着村日本子寫得歪歪斜斜的字體，不安的閃着掃帚眉毛。李大嘴穿着一件青布子大氅，上面沾着糖，活像青紫幌子，搖着頭上的狗皮帽子，拉着嗓門喊叫：

「何同志，你看誰來了！」

沈洪帶着渾身的雪花從外邊走進來了。

「沈同志，你怎麼來的？」何彩亭從炕上站起來，屏住了紅漆的木頭桿鋼筆，高興的叫着。

「我是半道坐老鄉的腿兒來的。」

沈洪摘下了黃牛皮的帽子，打去了上面的雪，又敲去了長統鞋上的冰塊。當他看見火牆爐口冒着火苗，壺嘴噴着熱氣，才覺得身子暖和起來了。

李大嘴看見沈洪空身一個人，自來熟說：「同志，你沒有帶鋪蓋麼？」

沈洪微微的笑着，點着頭說：「我在園裏打過游擊。」

「打游擊，同志，那不是走到那裏，吃到那裏麼？」李大嘴咄着牙樂，揉着青呢子外套的衣襟，拍一下大腿：「可好啦！小爺子不帶鋪頭——散遊。」

「我把家底子帶來了。」

沈洪轉了半個身，從大衣兜裏掏出中國土地法大綱，遞給了何彩亭。

「這就是家底子，你看過麼？」

「我看過一週。」

「非得多看幾遍不行！」

在市委訓練班的時候，沈洪曾經給何彩亭上過課，以後就熟悉了。現在，沈洪的意外的到來，使何彩亭分外顯得興奮，關心的詢問着一路上情形。沈洪敘述着是怎樣半道搭腳坐上爬犁的，和那個老板子唠着嗑。

「那老板子是我父親啊！」金成對着沈洪說，裂着芝麻牙笑了。他到佳木斯買柴火去，套着陳二蹄子的海幫馬。」

沈洪對着金成打量了一番，他看見他也長着像老板子一樣的豆角眼睛，脖頸子粗，臉蛋發圓，眉毛重，比他父親顯得樸實，也顯得有火力。他想起了老板子在路上說着「接親」的話，他正爲着小伙子高興哩！

「陳二蹄子死扣一個，怎麼把海幫馬借給你父親賣柴火。」李大嘴對着金成說；「那人家好頭好腦，小門小戶的借他牲口伐一台米，答應一句，比拉屎都費勁。」

「他的馬不是隨你到前方出大車麼？」金成心不在焉的說了一句。

李大嘴擰着手，不耐煩的叫着：「別說了！我到前方趕一次大車，使喚了他的馬，陳二蹄子跟在屁股後邊噙噙咕咕；可小店啦！」

「李大嘴，你講一講：你不是在前方當了一回指導員麼？」

何彩亭站在板櫃的前邊，仰着臉，望着李大嘴的狗皮帽子上釘着一枚紅五角星，想起了一段故事，不知不覺的笑起來。金成從火牆的旁邊匆匆的跑過來，扯住李大嘴的青呢大氅的袖子，讓他把那段故事講出來。李大嘴擦一擦青呢大氅的衣襟，露出了一件粗黃布的軍衣，用手翻翻吧，給沈洪顯白說：

「同志，你看，這是吊兜的幹部服，我當一回指導員也不假。」

「李大嘴，你把你的光榮歷史說一說吧！」何彩亭說了，又笑起來了。

李大嘴放下了青呢大氅的底襟，蓋住了那件吊兜的粗黃布軍衣，不慌不忙的說。

「今年秋天，我到前方趕大車，套着陳二騾子一匹海鯨馬，高福彬的一匹小鬼花馬……」

「你講下去吧；套不套高福彬的小鬼花馬有什麼關係！」金成打岔說、彷彿對於高福彬和他的小鬼花馬有些不耐煩的樣子。

「我講下去，你們聽之！」李大嘴搖搖大餅子臉，又說下去：「八月十四上前線出發，十六走平崗，十七住孤榆樹，聽說打開原。我們跟着獨立一師是股後邊跑，大車擰成繩，抽着牲口，往上送砲彈，大家都樂壞了。砲響不一會，國民黨的俘虜就下來了。黑壓壓的一大片，聽說還有一個師長呢！真是鬆蛋包！」

「你親眼看見俘虜！」金成又叮問了一句。

「我李大嘴不是吹牛屁，還管過俘虜呢！三連蔡指導員說我是老解放區來的，心裏托底。他脫給我這件吊兜的幹部服。」李大嘴又翻了一下粗黃布的吊兜衣裳，張着嘴樂。「連裏有一個通訊員，看



刁金貴沒趣的走開了。沈洪望一望何彩亭冰冷冷的臉，覺得這裏面一定有什麼原因，問他說：

『刁金貴是幹什麼的？』

『以後我再告訴你。』

何彩亭說完以後，急忙的從板橋上站起來，準備到桌子上去拿材料本子。經過門框的時候，又看見了西屋那個鵝蛋臉的姑娘。這時候，李大嘴也好奇的從火牆附近跑過來，指着那個鵝蛋臉的姑娘對何彩亭說：

『何同志，你看，就是她，名字叫周蘭，還念過二年書呢！』

『快過財禮麼？』

『老高家已經看妥了日子，就是這幾天。』李大嘴故意的拍着金成的肩頭，張着嘴大笑。『人家看妥了日子，你怎麼想呢？』

金成同後退了一步，臉紅脖子粗的說：『看日子不看日子，你對我說幹什麼，夠拿耗子——多管閒事。』

『我是替你想，』李大嘴又對金成笑了：『趁着兩位同志都在這裏，你不圖爭鬪爭麼？』

金成聽見李大嘴最後說的一句話，望望兩位工作同志，閃閃豆角眼睛，心裏突然跳了一下。『那能够行麼？』彷彿一隻蛾子從燈火前邊飛過去，他又望一望那爐口的火光，想起那希望，臉蛋却被燒得紅起來了。

李大嘴和何彩亭正談得起勁。

『她不願意。』

『女婿小麼？』

『何同志，你算猜對了。她女婿今年才十五歲，個頭有鷄架高。』屋裏沒有鷄架，李大嘴比一比火爐子上的茶壺。『就有這麼高，長一對蛤蟆眼睛，紅鼻尖，吃糧不管事，夜裏尿炕。何同志，你說坑人不坑人。』

何彩亭淡淡的說：『她媽願意。』

『姜太公釣魚，願者上鉤。別人都是狗拿耗子——多管閒事。』李大嘴抖擻着狗皮帽子，又哈哈的笑起來了。

金成繡繡眉毛，那眉毛像麥穗子起了一層灰疸，有一片淡黑的顏色。

## 三

老周家一共四口人，兒子在外邊娶了妻。掌櫃的是一個麻袍，常年不下地。另外，就是周老太太和她的女兒周蘭，周老太太是灶王爺的攢批——一家之主。

周老太太爲什麼能當家做主呢？提起來話可長了。在僑滿的時候，生活困苦，連窮親戚也斷了來往；就連她們和金永生來說吧！兩家是姑舅親，住在對面街，大門望着大門，油鹽糧米，一點傳換也沒有，好像兩個山坡上結的核桃，八竿子也打不着。對於財主高福彰這門乾親，那就走的勤了，來來往往，連大門都闖不上。周老太太的娘家是一個大糧戶，仗着她娘家那傍風認了老高家的乾親，周老太太就高騎驢，把她的大姑娘嫁給一個警察腿子，二姑娘嫁給一個翻譯。她仗着門子硬，手眼寬，腦瓜活，倒動經濟，販賣大煙，就這樣把她們一家子的生活團圓下來。

現在，該輪到她的三姑娘周蘭出門了；爲了這件事，惹得一家子爭爭吵吵，界壁隣居雞犬不寧，全村人的眼睛都盯着她；看她把女兒嫁給誰？一家女，百家求。開頭給她們提媒的，正是她們的兩家

親戚，金永生的兒子和高福彬的兒子，後來，還有幾家小戶也露了口氣。周老太太有她的老主意：小門小戶的，她看不上眼，窮莊稼人，她相不中，又不願意給親戚家填房。最後剩下一條道，許給高福彬的兒子。老高家原來就是乾親，親上加親，人趁家值，拔一根汗毛也比窮人腰粗。周老太太的心眼可樂透了，下半輩子也不愁了。雖說老高家經過一次小鬪爭，船破有底，底破有幫，幫破還有三千六百個釘子。

周蘭十八歲了，一朵花剛開，大事小情，什麼也沒有經驗過，從小念過二年書，能描花樣子，長大了學針線，會縫補衣裳，以後下了地，能薅苗拔草，和青年婦女在一塊堆，說說笑笑，天塌下來都不管。她有一個對心事的朋友，叫張素珍，是她的兩個甜瓜。前些日子，村子裏成立婦女識字班，她們年歲相仿，脾氣也相投，好像一個蓮子上結的兩個甜瓜。前些日子，村子裏成立婦女識字班，她們倆每天晚上都是認字，膀靠膀的坐在板凳上，望着高個子金成在黑板上畫粉筆道，打着拍子唱。高興的時候就展開豆角眼睛笑一笑。周蘭暗暗的說：那真像我爺爺的眼睛呵，那眼睛的光投射在黑板上，使她感到親切和溫暖，彷彿在細細吸收水份一樣。她第二次望着黑板上滾滾的人影的時候，已經向窗紙上移動過去了，透明得像窗在前紙。映在白霜和黑窗框子上，凌亂得看不清了。這時，窗紙的心裏升起一線希望，如同一個小孩子牽着放風箏，不着天，着地的飄在空中。正在她高興的時候，忽然覺得風箏的弦斷了，她的心從半空中悠悠蕩蕩的跌下來，摔在地上。她清醒過來了，睜了睜眼睛，她才看見站在她的前面是一個十五歲的小孩子，個頭有鷄窩高，長着肉步招風耳朶，一對蛤蟆眼睛，鼻涕把臉蛋抹一個大蝴蝶，這個人就是高福彬的兒子。

快過財禮的前幾天，周老太太樂得什麼似的，不梳頭臉上就發光，不吃飯就飽了肚子。一早晨



開了眼，就想起了給女兒怎樣打扮，穿什麼樣衣裳，戴什麼首飾，用什麼東西，從頭到脚都想了一個遍。她的女兒一名二聲給了財主人家，打兌得適適致致，讓孩子高興，也是她的體面呵！

那人，張大嫂和張素珍嫂子小姑子來串門，聽說老高家快要過財禮，特意跑來打聽信。張大嫂和周老太太面對面囉嗦，叨着長煙袋桿子，黑臉皮，小眼睛，蕎麥皮色的臉上打着火罐打子。抽半袋煙才咳一聲。

「姑娘快過財禮麼？我當大嫂的，張着嘴等着喝喜酒呢！」

周老太太知道張大嫂說的是假話，「你過去還不是給金成提過媒麼？」一顆沉重的心往下，一聲，彷彿在柳籬掉到井裏去，咕咚一聲，就沉底了。在表面上，她也只好裝着笑一笑。

「單單隣居等着喝喜酒，總算一件喜喜事。我把她拉扯大了，沒有把她填到火坑子裏去就行啦！」高家大財主，娶媳婦還能屈得着麼！」

「我也不圖老高家三大兩小，嫁漢嫁漢，還不是爲着穿衣吃飯麼！」周老太太又笑了。

張大嫂是一個體穩嘴穩的人，聽了周老太太的「片花舌子」，含着檳榔吐不出水來。光顧抽煙，好半天，才吟哈答一句。

「你的眼光不錯。」

「我沒有眼光，我的孩子連褲子都穿不上。」

張大嫂聽出周老太太的話裏有話，通紅着臉，擰得半天講不出一句話。當媒人，若不是，那不是自己的麼！

周老太太怕張大嫂過意不去，擠擠乾眼皮，用話開脫張大嫂說。

「咱們孩子大了。」

「女人當嫁，家雀大了要出巢。」張大嫂打呵呵語說，點點頭，又抽起煙來了。

「張大嫂，你真是一個明白人，孩子大了，操心操不起。」

這時候，周蘭和張素珍坐在北炕梢板櫃的前邊，對着掛霜的窗格子，守着火盆嗒嗒。她們斜對面的西牆上掛着一隻菩薩像，頭頂上拉着蜘蛛網，罩着雨水腐朽的窗戶台和火盆裏的小灰，黑漆漆光的。周蘭坐在北炕梢的黑影子裏，不是把眼光注視着掛霜的窗格子，也不是注視火盆裏的火花，而是呆呆的盯着她媽的老白臉，一點一滴，什麼她都知道清清楚楚。

「你聽，你媽說的甚麼！」張素珍冷丁的用胳膊觸了周蘭一下，睜着火盆裏的火星子，閃着眼睛。

周蘭搖抖了一下聳動的肩膀，微微的打着冷戰，想着她媽對張大嫂說的那句話：「孩子大了，操心操心！」她不知道媽媽爲什麼事情替她操心，到識字班認幾個字，那不是她的心願麼？她不是像小孩子一樣要把那風箏放起來麼！現在，風箏弦斷了，她跌到地上來，媽媽還用那半截風箏來纏繞她的手腳，簡直是一條裹腳布子。

「你媽操心你用功呢！」張素珍聽得半懂不懂，張着大嘴牙子微微的，笑，抹了半個身子，膝蓋擋住了半個火盆沿，看不見火星子的亮光。

「張素珍，你不懂得。」周蘭搖着頭。

「不認得字的人，才不懂得呢！」

「認得字又能當了什麼！」周蘭說的是氣話，薄臉皮又紅起來了。薄得同指甲草，迎着太陽都能

透了亮。

『張素珍，你不要說了！』

『怎麼，周蘭，你媽不讓你上識字班麼？』

提到識字班，周蘭的心裏涼了半截子。想起了黑板上的粉筆道和窗紙上的人影，卻使她覺得難過，低下頭去，不知不覺的嗷嗷的哭起來了。

這一哭，張大嫂急急忙忙的跑過來，拋開長煙袋桿子，扯着周蘭的胳膊，一邊摸着她的頭髮，一邊給她擦眼淚說：

『周蘭，你哭什麼，你不讓張大嫂喝喜酒麼？』

沈洪到老金家去串門，剛好金永生推完穀子，拿着一把掃帚從碾道走出來，渾身上下都是穀糠，半截破皮掛子上，薄棉褲上，褲襠上，粗骨節手指和眉毛上，全落了一層約荳點。沈洪看他有些眼牛，已經不像在大江沿趕爬犁那個人的樣子。

沈洪經過空碾房的時候，問他說：「你抱碾杆推碾子？」

「海幫馬給陳二鬮子卸去了。」金永生一邊用掃帚打掃碾盤，一邊向沈洪點着頭：「同志，你怎麼知道我住在這裏？」

「你兒子說的。」

「他成天長在工作隊那裏……」金永生彎着豆角眼瞞笑着，提起兒子和工作隊的關係，自己也就分外對沈洪感到親切。「你看，他還不回家，我趁着眼楨黑以前，好賴把穀子推出來。」

黃澄澄的太陽在西南山邊上幌，離地皮有一竿子多高。

『今天真冷！』沈洪想起江沿刮煙泡的情形，渾身打戰。

『同志，今年大雪以後，這算十個頭天氣。』

兩個人腳跟腳的走，踩着當院子的雪，咯噔咯噔的響。刮了一陣小北風；那是從松花江沿上刮過來的，撲着雪沙子，飄打在苞米樓子和豬圈的棚檐上，乾穀草葉子迎着風口山叫。小豬凍得哼哼着。金永生用破皮褂子一陣陣的掀起來，大窟窿小眼子直灌風。

沈洪擰着眉毛，在破皮褂子上摸了一把說：『這衣裳不抗風吧？』

『同志，這比滿洲國披薩強得多了。』

他們進了屋子。屋頂的破紙棚像馬蜂窩，牆上掛着霜，小缸裏凍着冰棧。當地上擱着幾扇的豆醬、鷄鴨和爛土豆子，有一股辣腥的氣味打着鼻子。北牆角擺了一堆零碎，看也看不清，最顯眼的，就是洋頭一簍箕苞米糝子。金永生的老婆不在家，只有他的梳辮子的小姑娘領着另外的四個孩子，坐在南炕的散花席子上，個頭一個比一個高，歲數也挨尖，守着火盆坐了一圈，燒苞米花吃。最小的個小嘎還光着腓眼子，手裏拿着一根葦草，身上繫着兜兜，紅舌頭飄在肚臍上。

他們面對面的嘮起略來；沈洪誠懇的向人家請教，沒有一點架子。金永生是正經的莊稼從業，土命人心實，碰到對心人，有話就往外說。

『同志，你問江沿那地地麼？那是經我父親的手開起來的。』金永生講起老早年開荒佔草，有些心酸：『那時候，北大荒是一片野草甸子，樹木狼林，草棵子里蚊子遮滿天，棒打獐子瓢舀魚，野鷄飛到飽鍋裏。大塊片量地甩手無邊，開地沒有洋犁，也沒有馬力，人當牲口使喚，我父親不消停的砍樹林子，打草，放荒火，拿鍋頭開荒，從太陽出來到太陽落。晚上點松枝子照亮。不知過了多久年

月，鋤頭刨捲刃了，手掌磨出殭皮了，一滴血一滴汗的開了七垧荒，刨土塊立了門戶，可真不容易呀！後來，三姓旗務司派人到這裏丈放荒地，高福彬父親領了一張照，劃四至，把我們的地圈進去，講的是分間，一劈就叫他們劈去了四垧地，我們剩下三垧地。到了民國五年，張作霖派人到這裏放官荒，硬說大尾巴照不好使喚，我父親怕官項，連文書都不認得，人家一訛，又叫官荒裏去了一垧。到了滿洲國，日本關東軍佔菜地，死逼無奈，又叫日本子沒收一垧。最後，只剩下兩垧地，我父親嘆氣的時候說：『地是莊稼人的命根子，好賴也不能出手。』在滿洲國那些年，我拉飢荒，割出荷糧，攤官工，給人家當老板子，遭罪受罪，怎樣我也不認那有地出手……』

沈洪同金永生說：『你給誰當老板子。』

我給高福彬趕小車子，鷄叫爲亮天，擦擦眼屎，提着鞭子到外邊套車，外邊還有星星呢！冬走十里不冷，夏走十里不黑，這是莊稼人的熟話。

山中有兩個小孩搶苞米花吃，吵着架。金永生想過去的另一段事情，嘆了口氣。『同志，那年頭，簡直是馬屎串豆腐，提不起來了。我要借一斗苞米子梳，到高福彬家裏去踢門坎子。高福彬陪着王警備抽大煙，旁邊擰着洋刀，躺在黃土炕上，瞓着煙燈，過了半天線，才擦擦眼皮問我一聲。』

『老板子，你幹什麼來了？』

金永生說：『我們大人小孩快紮脖子，借一斗苞米梳子，燎燎鍋底。』高福彬挪挪大煙燈，噴了一口煙，上樓着身子，又擦擦眼皮，帶答不理的擰着小鬍子：『老板子，脫下鞋底子，照照你的後腦勺。』

『話實在難聽，我簡直噁不下去。心裏嘀咕着：這老傢伙說話真嘎咕。應該狠狠打他兩脖拐，解

解恨。又一想：鬧翻臉了，不當老板子不要緊，說不定找我什麼岔子。刀把拿在人家手裏，小胳膊擰不過大腿。我忍了又忍，起火起火三四次，沒法子，人窮了志氣短，心不服嘴也服。

「高老先生，不看魚情看水情，咱們界壁隣居，開荒的老戶呵！」

高福彬翻臉不認得人，越說越難聽：「老驢子老馬，我恨牠不給我拉莊稼。」

「你們財主，借是人情，不借是木份，說吧畜生幹什麼？」

「我說畜生說錯了麼？龍是龍，鳳是鳳，蛤蟆最會盜洞。嚶吧畜生，天生的嚶吧畜生。你說話就帶一股賤氣！」

「我真氣火了！」金永生瞪着眼睛說：「我當你的老板子，犯不上挨你的罵。」

「我罵你怎的，你不想幹麼？」

「我不幹就不幹，莊稼人拿身子當地種，到那裏都能找一碗飯吃！」

「你不幹就趁早吧！我化錢，那裏也僱得着人。」

金永生講到吃緊的時候，搖搖頭就停下了。南炕有兩個小孩因為揹着米花打起架來，光着腳，扣着子，連吵帶打，像一堆蓬草棵子從炕裏滾到蘆袋上，又從蘆袋上滾到炕沿。踢翻了火盆，苞米在撒在破席子上，小灰和火星子揚了一炕，灰塵爆土的口起煙來。這樣一折騰，把光屁股的小嘎吓哭了。梳辮子的小姑娘坐在旁邊賣呆，一邊撲弄着火星子，一邊喊金永生說：「爸爸，你看！兩個饑嘴巴子打起來了。」

七八歲小孩討狗人嫌，動不動就打架。金永生已經看得膩了，直起了腰板，揉着豆糶和鷄糞，對着冷清清的西屋喊了一聲。

「張大嫂，你把你的孩子領回家去。」

張大嫂來了，頭上挽着小疙疸髻，黑臉皮，小眼睛，走起路來穩穩沉沉的，肩頭上放一碗水都不會撒。她是金永生的兩姨嫂子，兩家住對面屋。她的大兒子參加了東北解放軍，掌櫃的在外沒幹活，家裏剩下一個小姑子和她的四個孩子。四個孩子天天到老金家聚堆，一打架，她就把孩子領回家去。她成天忙得腳不沾地；做飯、挑水、餵豬、餵雞、待孩子、攆棧子、打柴火、伐米、掃地，屋裏外的事情沒有一樣少下她的。一碰到小孩打架，她是怎樣上火呀！抱起光腿的小呢，扯着打架小孩的耳朵，那個小孩一邊撥弄腦袋，一邊偷着吃苞米花。梳辮子的小姑娘在後邊逗着嘴。

「饞嘴巴子！饞嘴巴子！」

「你你……你才是饞嘴巴子！」

打架的小孩回了嘴，往小姑娘的臉上吐了一口痰，從她媽的手心裏現出了耳朵，轉頭就跑。張大嫂想截住那個挑皮的小孩，連小孩子的影子都一溜煙跑掉了。張大嫂只好在門坎前邊站住腳。金永生從小缸邊繞過來，問着她說：

「你離開屋麼？」

張大嫂說：「我到老周家串門去啦！」

「怎麼樣？」金永生打聽着，踏着地上的豆醬繞圈子。

「那是明眸眼露的，你的姪女不遂心……」張大嫂碼搭着小眼睛，思思量量的說：「你的大舅  
嫂心眼可好啦！拿着酸楂糕當成甜餅乾，認準一條道跑到黑。」

「人家家業大……」



「依我說，」張大嫂睜金永生的豆角眼睛，認真的搖着小疙疸嘴說：「過日子是過的一個人，拿你們金成比那個小鷄巴崽子，那樣不比他強。」

金永生敲打着半截破皮褂子，望着馬蜂窩一樣的破紙棚，在街上踏着厚醬泥團子，嘆了口氣。

「人家想上天嘞！」

「也不道到南牆上，不會回頭的。」

張大嫂說了這聲一句，就悄悄的走開了。屋子裏一時鴉雀無聲，沖米粒的小缸靜靜的立在當埕上，屋頂上的灰簷也不擺動一下。偶然，房門子被風刮開了，才聽得見豬圈欄柵的草葉子穿牆隙的響着。屋子裏好半天沒人講話，梳辮子的小姑娘呆呆的守着火盆烤手，望着她的爸爸。沈洪好奇的走到小姑娘的跟前，找話問她：

「你叫什麼名字？」

小姑娘看見生人，擰頭，大概有些躊躇吧！把頭髮辮拉到脖子，擋住了沈洪注視的眼光。

金永生催促那小姑娘說：「小芸，你怎麼不吱聲呢？」

「哈哈，你叫小芸，我可知道了。」

沈洪對着小姑娘笑一笑，又轉向金永生那裏，檢料方才斷了句談。

「從那次吵架以後，你辭退了老板子。」

「同志，我就知道壞啦！得罪了山神爺，養活不了小肥豬。」金永生的嗓子有些發乾，曠口吐沫，又接下去說：「到了日本子敗類那年夏天，上邊要官車，高福彬當屯長，在村子裏插車，他出一匹黃驃馬。一派工，派到我的頭上，明知道他找邪火，有話說不出，去就去吧！傻子睡涼炕，憑着時氣

撞。我們一出佳木斯，就有人哄三老毛子進街啦！日本倉庫點着火，滿天炮，到處亂打槍，人越擠越，車越拉不動！載又重；大米、餅干、子彈、馬料，車廂子裝得滿滿騰騰的，一到水窪子，車就卡污，高福彬的黃驢馬爬了蛋，不拉委，越打越假。日本鬼子生急眼，用刀背子往我腰上砍，槍嘴堵住我的胸口。『你的良心壞了壞了的，死的沒關係！』我心裏直叫喚，誰知道他那下子勾火，給我放上。到了依蘭縣界，老毛子飛機來了，在天上扔炸彈，專炸穿黃衣裳的。炸的日本鬼子缺胳膊斷腿，能够裝兩大車。晚上進了店，日本鬼子發給我們老板子一身黃軍衣，逼着穿上。他們倒換上了中國老百姓的衣裳。我一想：日本鬼子沒按好心眼子，越取類，心眼越嘎咕。幾個人在一堆劍草，偷偷的合計着：『已經到了這步天地，扔下車馬跑吧！咱們受了十四年的氣，不能再跟日本鬼子倒算。』晚上有月亮地，我們悄悄的溜到房後，上牆外邊高葉藥子確膏，十字路口上，站着一個日本哨兵。有眼子小時，捨不得車馬的，縮手縮腳的不敢動。我們幾個胆大的，跳過了土牆，鑽進高粱地，日本鬼子在後邊打槍，吓得我心裏叫喚叫喚亂跳，頭長槍子豎起來，丟了鞋，呼吃氣喘的，好歹算逃回家來了。』

金永生一口氣講完，喘着氣，回想着死裏逃生的情形，好像得了一場傷寒病，手脚無力，經歷危險以後，自己覺得已經是另外一個人了。

『逃回來算是好的。』沈洪點點頭，用這話來安慰他。

『窮人還有好呀！』金永生擠擠台頭紋，那紋溜像刀砍的日子。『我跑回家來，高福彬一百個不答應，叫我賠他的黃驢馬。死逼無奈，我把江沿那地硬搗膠頸給了他們。』同志，那是我最後的一條命根子。』

這時候，鐵火車頭帽子的刁金貴找金永生去開小組會，兩個人嘮完咯，沈洪隨着他走開了。

## 五

沈洪跟着金永生走進一間黑屋子，高房架，大窗戶，搭着南北兩鋪到頭的主炕，當地上放着幾隻大木箱子，木箱子四頭圍着，一堆火，灌了可屋子煙，火堆旁邊擡着馬槽，上面橫七豎八的坐了一些人，有的烤火，有的閒嚼，有的擡着屁股抽煙。煙火把他們臉的咳嗽着，打着啼噴，火苗跳動着，青色的浮煙正人們的臉上畫着圈子，飄忽不定。

小組會還沒有開頭呢！人影子凌亂得成了沒頭的荒草。

沈洪坐在木箱子東邊的炕沿上，木箱子和樑木垂下的暗影遮住了他的身子，再加上頭頂上一層濃煙，簡直看不清楚呢，他偏過頭去，從木箱子和頂樑柱之間望着地上的火苗，火苗一閃一閃的，人們的面孔從稀薄的煙灰中顯露出來。這時候，他看出一個是大餅子臉的李大嘴。一個是紫紅臉的刁金貴。還有一個是水腫臉的莊綠人，他坐着爬壁進村子的時候，在木板障子跟前打掃害的不是他麼！金永生蹲在他的旁邊，又着褲襠，抽着煙，等待開會顯得不耐煩的樣子。

沈洪拉了一下大衣，向炕沿裏邊坐一坐，聚精會神的聽着小組會的人們在閒嚼，他心裏想：「他們都是一些什麼成份呢？這個小組織是怎樣產生的呢？他們的目的又是什麼呢？真有些神祕，我要看看他們到底幹些什麼？」他坐在那裏沒有吱聲，他們也沒有向他打招呼，中間隔了一層濃煙，模模糊糊的。

待了一會，刁金貴直起了腰板，摘下了火車頭的帽子，敞開了綠豆青色的大襟，火光把他的臉烤得紅紅的，擦着活眼皮，向着旁邊的人們嗽了一眼，挑頭的說：

「咱們窮人指望翻身，就要組織組織，大家一口同音，說換誰就換誰……」

一個寬臉的莊稼人晃着粗轆轤墩個子，抄着兩手，紅轆轤踏着火，順口答應着。

「咱們莊稼人，不是指望春種秋收麼！」

金永生在木頭犁子上敲一下煙袋鍋子，點頭說：「莊稼人除了翻土塊，還有什麼澆水。」

那個寬臉的莊稼人欠欠腰，又插了一句：「翻土塊，小人家沒有牛力。」

「種地無牛力，到老白侍弄地。這句古語不是真的麼！」

金永生分了幾畝地，插不上秧，打春鋤就沒有上過犁杖，拿着鋤頭焙焙，莊稼長的二五眼，自己養不起牲口，可真癩老氣啦！

李大嘴聽着聽着，甩甩火籃的袖子，氣昂昂的罵起來了，瞪着眼睛就吵。

「我也不是沒插上秧麼！他當村長的，管錫巴七閩車，我到前方便一回大車，他優待我個甚麼！」

刁金貴擠着眼睛，得意的向李大嘴笑笑。『咱們小組會，不就是爲了爭這一口氣麼！』

「刁會長，你領我們爭這一口氣，我豁出來，破罐子破摔。」

「陳二鬮子，你不發表發表，想等現成的麼！」刁金貴欠欠屁股，喊着旁邊縮頭縮腦的陳二鬮子。

陳二鬮子是付子裏小肥戶子，不儂勞金，有車有馬，怕吃又怕燙，是一個風吹兩面倒的人，東風硬隨東風，西風硬隨西風，村子裏有個大事小情，恨不得把腦袋削個尖往裏鑽。他參加開會是幌子，想聽聽風聲，四外屯子經過一檯一檯的鬪爭，是不是對中農也要掐尖，他的心裏沒有底，三意忽忽的。

黑煙影裏一個戴長毛皮帽子的人喊着：「我也是春大沒插上渠，秋天落一個烏鴉大餵蛋。」

「另外屯子編成小組，窮人不儂老妻子。」金永生捲起了毡帽，豆角眼睛瞟着地上的火光。他想到出官車丟了那匹肥蛋的黃鬮馬，賠了高福彬一坩地，他的家底越來越濕乾而淨，簡直是烏鴉大餵蛋呢！

「我趕了一輛大車，他當村長的，把我涼在一邊。」

李大疇罵罵吱吱的，向火堆裏吐了一口痰，火花嘖嘖亂跳，他的狗皮帽子上的紅五角星閃着亮光，又在濃煙裏消滅了。

黑屋子空洞洞的，霜雪蓋得溜嚴，房簷的家雀窩裏露着家雀的尾巴。風在榆樹梢上吹着哨子，街上行人的踩雪聲，馬叫喚的聲音，雜亂的傳到這屋子裏來，使這空洞洞的屋添進了一種新的情調。

「各位，我聽說有這個話……」

一忽間，刁金貴的綠豆青色的大鬮從黑影裏閃出來，頂着火車頭的帽子，棗紅臉熱熏熏的，擺弄

着修得齊整整的手指，試探的說：

「村長鄧守桂到區上報了一功！說是咱們村子的插秧都組織好啦！小戶也跟着一樣納公糧。」

「真是滿洲國的腦瓜子，拿野豬還愿！」

李大嘴氣得踩着腳，踢着劈材柃子，火星子在他的青呢子大氅上滾着。坐在旁邊幾個烤火的莊家人也沉不住氣，沒有追問底細，大嗓門嚷嚷着。

「這小子一肚子壞水！」

「咱們一齊心，叫村長掉蛋算了。」

刁金貴開心的哈哈大笑起來，用手撥弄着劈材，一邊敲打，一邊鼓動的說：「大家說吧！讓他掉蛋不該他掉蛋，話不說不透，沙鍋不打不漏。」

「打鐵趁熱，趁着工作在這裏。」

沈洪正在聚精會神聽小組會的人嘮嗒，忽然聽到有人提起「工作」兩個字，睜着眼睛，心裏微微的悸動着。他不知道是指着何彩亭呢？還是指着他呢？他們看見他了呢？還是沒有看見他呢？他覺得聽小組會的人嘮嗒是很有意思的，他也看出了一些問題，但是，他不願意過早的下結論，他還需要了解更多的材料。

小組會的人扯得更熱鬧了，不管火花熏了眼睛，煙噙了鼻子，還是可屋子曬烘着，無論扯到天南海北，歸根到底一句話：換掉村長鄧守桂。李大嘴張着鯨魚大嘴樂，揚着胳膊，他的大襟底襟把火苗刮得忽啦忽啦的打幌。陳二蹄子也跟着大家插着嘴，呲着牙笑笑，在炕沿根底下踹着蹶腳脖子。在人們當中，只有金永生低着頭抽煙，凝着眼睛，那融融的光圈把他迷住了，不吱一聲。

『金永生，你幹啥不吱聲。』刁金貴看到別人鄙視心了，他喊着金永生：『你不是沒有插上棋麼？自己用鋤頭開荒，伐米的時候，還得自己抱碾杆推碾子！』

另一個啞子的在黑黑角落裏說話：『金老板子，真是老實巴腳的，到江沿去打柴火，求人拉一趟，還叫有車有馬的人家劈去一半。』

『方才我不是說過麼！種地無牛力，到老白侍弄地。』金永生對着紫紅臉的刁金貴，一句不改的說，惡那種口氣，就知道他有他的老主意。

『那是邵守桂沒組織好，你讚成不讚成換他？』

金永生繃繃眉毛，望着劈材燃燒的火苗，打了一個寒。刁金貴又對他說：

『你的腦筋好像沒有開，前怕虎，後怕狼。』

『我甚麼也不怕！』金永生逼得急眼了，剝着煙袋鍋子，沒深沒淺的冒了一句：『人家扣了我的江沿地，我怕什麼呢，啞吧也要逼出話來。』

刁金貴趕緊抓住金永生的皮褂袖子，把話轉了彎。

『你可不能錯怪人家，人家不是獻出金沙子前輪帶麼！任官長又給咱們分了二畝地，咱們村子人多，這叫做僧多粥少。』

房門叫風雪給刮開了，吹着木箱子上的破紙片子，刺刺的響着，火苗穿過，繞着屋頂上盤旋着。刁金貴站起來去關門，經過木箱子，看見沈洪坤着頭坐在木箱子的暗影裏，這沈洪坤，一邊拍巴掌，一邊壓頭巴腦的說：

『沈同志來了，咱們歡迎沈同志。』

已空稀稀拉拉的響着，像是給牲口吃的炒豆子，在鍋裏爆了幾下，就聽不見了。有幾個面生生的莊稼人從地上站起來，瞪了沈洪一眼，又坐在火堆眼前的劈材拌子上。金永生和李大嘴也沒有講什麼，只是向着見過面的沈洪點着頭。刁金貴是所有人當中最能巴及的一個人，沒有誰給引見，自己介紹自己說：

「敝人是小組會的會長，請沈同志指點指點！」

沈洪對於刁金貴的印像是壞透了。他還記得他剛到工作隊住的地方，這個戴火車頭帽子的就替他主請他吃飯。他沒有理他，躲過他那滑溜溜的眼光。轉向另外幾個縮手縮腳的莊稼人，溫和的對他們說：

「大家隨便吃吧！」

屋子裏一時鴉雀無聲，火苗跳得高高的。



## 六

『小組會是怎麼組織的？』

『這話提起來可長了，聽我慢慢講。』

吃過早飯，沈洪問着何彩亭關於小組會的情形。何彩亭打開筆記本子，一邊翻材料，一邊慢聲細語的往下說。

『這村子頭一樁工作是契同志開關的。』

『怎樣一個幹部？』

『一個新幹部，去年四平撤退以後，他到這個屯子分地，農會的任會長領着他到地裏釘樑子。可是，老百姓都不敢要地。』

『老百姓不敢要地，一定有他的道理。』

『老百姓怕中央軍過來割腦袋，怕胡子搶。』

『你直截了當說吧！這和小組會有什麼關係？』

沈洪是一個性急的人，三句話聽不出頭緒來，就有些着急。何彩亭始終是穩穩當當的坐在椅子上，頭也不抬，眼也不睜，一頁一頁的翻着材料本子。

『高福彬的姑舅妹夫是中央軍的團長，任會長和高福彬的妹夫又是拜把子弟兄，和謝文東還有聯手，這關係可就大啦！』

『高福彬和任會長也一定是好朋友。』沈洪推測的說，好像是下結論。

『沈同志，那就不用說了！』何彩亭點頭一笑，從椅子上站起來，似乎剛剛解開了亂糟糟的繩扣，鬆了一口氣。

沈洪說：『老百姓不敢要地，這就完全明白了。』

『老百姓以為共產黨待不長，哈爾濱佳木斯保不住。中央軍一定過來，胡了秧了秧。老高家門子硬，仗着中央那掃風，誰不怕清包。經過半年天氣，東北民主聯軍南下江南，打了勝仗，賀司令抓住了謝文東。任會長犯了事，押到江北鶴立縣的籠籠子裏，老百姓這才喘了一口氣，換換腦筋，加上外屯子煮夾生飯，老百姓看見自個的地二五眼，起了反映。』

『我插一句，』沈洪打斷了何彩亭的話，爲了要了解全部細節，他不得不插一句：『這村子不是釘湯碾子麼！』

『你聽我說：原來任會長是黃鼠狼子給小雞拜年，沒按好心眼了。分的淨是爛灰渣子地，不長莊稼。』

『你說下去吧！起反映的是什麼樣的老百姓呢？』

『我聽說是一個老板子，他彷彿和高福彬有什麼仇口……』

『有什麼仇口麼？你講一講。』

沈洪看見何彩亭答不出話來，搖著頭，眼睛呆呆的盯著材料本子，他知道他還了解不大清楚，又問了一句別的。

『仇口是怎麼發生的麼？』

『好像是因爲出官車……』何彩亭不敢肯定的說，搖一搖頭，又想了半天。『又是怎麼因爲地的事情，那土地的糾葛，可是有年限了！』

『是因爲地的事情。』沈洪微微的點著頭。

『你說的對，沈同志，莊稼人都想要地，開頭有十幾個人，在江通柳樹條子裏密約開會，合計圖爭高福彬，這個組織，他們自己起名字叫小組會。』

『領頭的呢？』

『領頭的是一個從老毛子回來的工人，名字叫鄧守桂。』

沈洪大叫著：『奇怪，小組會的會長不是刁金貴麼？昨天晚上，他各個還對我說……』

『沈同志，你不要着急，那是後來的小組會。』何彩亭又把聲音放低了，點著頭，他的溫和的眼光注視着沈洪的臉上駭異的表情，慢慢的解釋往下說：『刁金貴是第二楂小組會的會長。』

『可是，第二楂小組會的會長，却是反對第一楂小組會的會長。』

何彩亭又說：『第一楂小組會的會長鄧守桂，現在已經做村長了。』

『他當村長我是知道的。』沈洪執固的說：『可是，第二楂小組會的會長反對第一楂小組會的會』

長，這事情我是知道的。這事情也是千真萬確的。」

沈洪已經墜入到五里雲霧中了，渺然的不知所措。他還記得昨夜裏小組會的情形：刁金貴要反對的不正是村長鄧守桂麼！這個村長，曾經做過第一棧小組會的會長，領導農民向地主高福彬做過鬮爭，現在有些人又出來反對他，那是爲什麼呢？這一切細情他都是不了解的，現在也不可能了解。這情形，正如何彩亭不了解那個老板子是什麼人一樣。

『直到現在，我還不知道那個老板子的名字。』

『反正有這樣一個人就得了，爲什麼偏要知道他的名字？』沈洪沉住氣說，口氣也很輕鬆。

『不！沈同志，我看他是一個積極份子對象！』

『積極份子的事情，以後再談吧！』沈洪從容的說：『第一棧小組會後來怎樣呢！回年勝利了

麼？』

何彩亭遲遲的說：『後來，這個小組會垮台了！』

『小組會爲什麼垮台了呢！第二棧小組會爲什麼組織起來呢？那個刁金貴是個什麼成份呢？』

何彩亭翻了一下材料本子，繼續往下說：『刁金貴是山東黃縣人，在營口做過買賣，抽大煙，耍大錢，跳大神。』

『這樣一個烏七八糟的人，』沈洪提醒了，把『烏七八糟』的幾個字說得特別高，那種非常不滿意的聲調震着耳朵。『他爲什麼反對工人鄧守桂，你不知道麼？』

『我不知道！』

何彩亭呆呆的翻着材料本子，望着沈洪的眼睛，想了半天，根據自己所了解的提供說：

『他當村長，沒有積極幫助小戶插秧。』

『這都是一些枝節問題。一定還有另外的原因，你知道麼？』

『我不知道！』

何彩亭又不吱聲了，低下頭在思索什麼。沈洪看到對方的態度不自然，才發覺自己的方式不大好。事情的本身使他過於激動，自己又不能控制着那種情感，簡直不夠冷靜呢！

『秋天砍挖以後，』何彩亭爲了緩和自己的情緒，又補充說：『高福彬在小組會上獻出一盒金沙子，一細輪帶。你看，那不是戮在地上的輪帶！』

戮在地上的輪帶蒙了一層灰，膠皮道子像紅膠泥土，落了油污和水印，埋汰得成了掌鞋的鞋底子。

沈洪看見了輪帶，又想起了金沙子。『金沙子呢？』

『金沙子……』何彩亭吞吞吐吐，又想说，又不想说：『契同志拿到政府去了。』

『真是亂彈琴，拿到政府幹什麼。把它拿回來，交給老百姓處理。你還有材料麼？』

『沒有了，沈同志，我再調查十天，什麼事情都能打聽出來。』

沈洪笑着說：『不用忙，將來老百姓會告訴我們的。』

『現在呢？』

『現在召集羣衆大會，向貧僱農交底子，劃階級，成立貧僱農大會，發動鬭爭。』

何彩亭聽了沈洪的話，翻着眼睛打笨，好久才說出口來：『沈同志，現在，咱們只有兩個積極份子，發動鬭爭，是不是有些急性病？』

沈洪聽到『急性病』的幾個字，笑起來了，笑了之後，他又平心靜氣望着何彩亭疑慮的眼睛，他希望他能够自己打消那種疑慮。

何彩亭望望沈洪臉上的愉快表情，他想他是明白一些了，但是；又不十分明白提出了疑問。

『沈同志，你忘了咱們在訓練班討論的，一個屯子做了三四個月工作，一檢查，還是『鍋夾生飯』。』

『那是過去的情形。』

『現在呢？』

『現在的情形和過去的情形，當然不一樣。我們共產黨有了一個土地法大綱。』沈洪說到土地法大綱的時候，很有自信的笑了。

大街上的炸彈殼敲響了，啞啞的，沿着冷靜靜的雪地傳來，聲音有些森人。

沈洪對何彩亭說：『走吧！咱們去開大會吧！』

## 七

在黎黎大會上，沈洪講了土地法大綱，劃階級。宣佈解散小組會，另外成立貧雇農大會，交了底子，從主席坐位上走下來。可屋子的老百姓立刻囂囂起來：嘩啞的，交頭接耳的，吐口氣，打打啼噴，如同開了飯鍋咕咕咕的響着。人們浮動着，高高低低的皮帽子像牆頭上的星星草，風一吹，草一搖擺。他覺得有甚麼不放心的地方，站起身來，又添上了一句。

「把底子交給你們，貧雇農當家，成麼？」

「成！有山靠山，無山獨搖！」

響音很粗，發粘，吃苞米楂子的騾子，撞在黑溜溜的爐筒子上，噠噠噠氣的響了半天。

屋子裏的人擠檯檯的，男人和女人都站在當地上，炕上，門坎子上，連外屋的鍋台上也都插嚴了脚。在許多人當中，只有李大嘴的狗皮帽子最顯眼，靠着爐子，那紅五角星還放着光呢！刁金貴和陳二騾子坐在北炕沿上，他們膀垂膀，低着頭啞咯，棗紅臉的深紅和水腫臉浮白形成了不調和的色素。

金永生坐在南窗戶台的跟前，做着半截破皮褂子，有眼型，彷彿夜裏趕車頭，他總的轉情。他的兒子金成也來了，高高的個子壓過了別人一頭，仰起腦袋，閃着豆角眼睛，老老實實坐在對面周圍的那個鴉蛋臉，一邊臨，一邊深思着。『她也來參加麼？她來幹什麼呢？』『沒這回事，』他的眼前飄過去了，沒透了他的眉毛，再照那鴉蛋臉的時候，沒透了盛煙的綠藏皮色掩蓋去，他的小疙疸後邊，有些看不清了。

『現在劃階級，大家推一個主席吧！』

大家三推兩推，把李大嘴推出來了，因為他的嗓門高，胆子壯，初生的牛犢子不怕虎，敢說敢幹，又和工作隊接近，大家都看中了他。他穿着青呢子大氅上了台，毛毛楞楞的擱下了帽子，聽見底下有人給他拍巴掌，更弄得眼頭轉向了，抬起頭望望沈洪，沈洪正和老百姓並排坐在長凳的一張椅子上，離得遠，也够不上講話。有由崑山，無山就獨搖吧！他叫大家出來劃階級，喊噓了帽子，沒有一個人吱聲的。

『糶米乾飯，悶起來了！』

悶起來，屋子裏的空氣就顯得特別沉靜，不時的出現了咳嗽聲，吐痰聲，嘔嘔話，敲煙袋鍋子，連小孩子的打啼噴都聽得清清楚楚。人們大眼瞪小眼的望着，誰也不願意搖頭，雖然土辦法大綱已經講過了，交了底子，大家心裏的扣還沒有解開。『那是真的呢？還是假的呢？』又過了一袋煙的工夫，地當心有人起了哄，連推帶擠，把一個穿勞工服的小伙子擠到桌子跟前，他含着小煙袋，摸着勞工服上的木頭扣子，小矮個，人却聰明洒脱，一對蕎麥稜子眼睛溜溜明。

李大嘴看見有人出來，心裏有了主意，揚揚脖，嗓門也提高了。『吳萬申，你先挑頭吧！這是大



小靈趕的。

吳萬申拔出了小煙袋，問李大嘴說：「我說啥？」

「查階級，從小到大。」

李大嘴，我從小就和你在一塊做莊稼，你不知道麼？」

「我知道，工作同志還知道麼？」

吳萬申沒有再推脫，向前走了一步，不慌不忙的說：「我八歲給高福彬放豬，第二年放牛，穿着破魚白褲子，露着腓眼子，光着腳，草甸子上的撲黎軋着腳根，秋天過河趟水，上了冰燈，骨節叫水拔酥了，牛拉一潑屎，兩腳趕忙插進去暖一暖。……」

炕邊上一個拄拐棍的老頭子，抖擻着白鬍子說：「這孩子凍得多可伶。」

「我當三年半拉子，一賭氣，就不幹了。」吳萬申輕輕的幌着頭說：「以後，我跟我父親學木匠，拉大鋸，半半拉拉的一年多，做活供不上嘴，又去給高福彬抗活，什麼莊稼活我都幹過，從十四歲到二十八歲，落個渾身打渾身，二十九歲出國兵漏子，老毛子大砲響，我才胡弄一間大馬架子，檢了兩床被，一套勞工服。」

吳萬申摸摸身上打補釘的勞工服，想起過去的窮日子，胸口裏好像堵住了一口氣，只好停下了。李大嘴幌着大餅子臉，趁空問着大家。

「大家說：吳萬申是個甚麼農？」

金成的記性好，他想起了沈洪關於劃階級講的話，順嘴就說：「他給地主扛活，受人剝削，是雇農。」

刁金貴搖着火車頭帽子，牛頭不對馬嘴的抽一句：『吳萬申扛活不假，又做過木匠，是工農。』

『沈同志沒有提倡過工農，有雇農、貧農、中農……』金成直直腰，看見沈洪坐在後排的椅子上發笑，心裏有底，說話彷彿也有了根。『讓大家說：吳萬申是不是雇農？』

大家一口咬定說：『是雇農，連一點假也不搽。』

李大嘴問大家：『他參加貧雇農行麼？』

『行！』喊的人三挺有兩挺，屋子裏驕矜山響。

何彩亭把吳萬申的成份寫在本子上！是雇農。

有好半天，屋子裏又鴉雀無聲了。爐口噴着火花，人嘴吐着冷哈氣，煙灰浮在黑壓壓的人頭上打着圈子。

煙灰散開了，映在北牆上的一張鵝蛋臉又出現了，有些滯白，額角放着光。金成一邊望着她，一邊想着她：『她參加貧雇農大會可好了！她也不是貧雇農麼？』他覺得貧雇農大會是一條繩子！只有這條繩子才能把他倆拴在一起。他爲着這件事情扭着心，不安的皺着眉毛，不時的口問心說：『那能行麼？』

李大嘴的大嗓門吵吵一陣，會議又開始進行了。

這時候，從密楂楂人的堆裏伸出一隻小腦袋，黑臉蛋像是和灶王爺做了嘴，東望望，西望望，不知道是打棟呢？還是不好咬聲？待了半天，一扁担壓不出一個屁來。

李大嘴看見那個小腦袋，就逗起樂子：『孫老粘，人家不是替你拉幫套麼？你怎麼不把身板直起來。真是黑瞎子叫門，熊到家啦！』

露着小腦袋的孫老粘紅臉了，紅得像山梨紅，紅臉皮帶着幾粒小黑楂子。更不吱聲了。李大嘴等得有些着急，走下台來，拍拍孫老粘的後腦勺子，對大家說：

『這是山貓扣柳罐斗子，不露臉的鬼子。』

大家都笑起來，老頭子、小伙子、姑娘、小媳婦、老太太，一齊格格大笑。老賈同孫老粘也呲着牙笑。他覺得大家不是有意要蠢他，他也不記大家的仇。

『孫老粘體穩，嘴穩，就是他的屋裏的和人家說幫共。』金永生在一旁說，有深自淺，他不願意拿別人打哈哈。

『拉幫要也是滿洲國逼的，那時候，孫老粘連樣子面都吃不上溜，三人揭不開鍋，他跑到他叔伯丈人高福彬家裏，吃了一頓冷豆腐渣，叫人家用棒子趕出來，老娘們俄迷糊了，自人家好話說了九十六，才拉上了幫套。』

說話的是一個漂亮小伙，可巧張着一個歪嘴子，他的嘴像松花江裏的七星魚，別人給他起外號也叫七星魚。

『我成想：一個槽子拴不住兩頭叫驢呢！』吳萬申閃動着蕎麥稜子眼睛，睜睜孫老粘的寒酸樣子，語聲也溫和了。『大家說：共產黨不是叫窮人翻身麼！驢糞蛋還有翻槽的時候。』

吳萬申用話這一點，老娘們和老頭子也都想開了，七嘴八舌的吵起來。

『說吧！孫老粘，你的鼻子底下不是長着一個嘴麼？』

李大嘴看見孫老粘繃着眼眉打棟，心裏有些着急，他是心急等不得豆腐爛，在一旁掐了嘴。

『我替他說吧！孫老粘八歲給高福彬放豬，九歲放馬，十歲放牛。有一回，孫老粘把一隻大乳牛

放到山坡上，牛貪青，攪榆樹葉子吃，勒了一個口子。他把牛趕回家去，正趕上高福彬老婆打醬把，打出醬沫子餵牛。高福彬老婆看見牛舌頭勒了一個口子，發了脾氣：『牛信，你怎麼把牛舌頭割了半拉。』孫老粘吓毛了，渾身直哆嗦，不敢吱聲。高福彬老婆以為他真割了牛舌頭，不管膈袋屁股，淋着醬把就打，打得他嘴落地，渾身成了醬糊糊，高福彬的老婆，還是孫老粘的叔伯丈母娘呢……』

沒有講完，李大嘴就裂着大嘴岔笑起來了，底下的人也跟着笑，可屋子都是一片哈哈的聲音。這時候，不知道是誰從人堆裏拱起洋皮帽子，提高嗓子說：

『李大嘴，你講完吧！高福彬老婆怎麼當了孫老粘的叔伯丈母娘？』

『那時候，』李大嘴打掃一下嗓子，又拉開了話匣子：『在高福彬家裏住着他的叔伯姪女，是一個帶戶房，缺心眼，高福彬老婆給她氣受，管她叫傻子頭。孫老粘在她家裏做活，高福彬老婆管他叫傻子頭，一來二往，傻子頭就嫁給了傻子頭。』

李大嘴講完了。吳高中登聲肩膀說：『孫老粘的傻，生生是叫高福彬的老婆打的……』

『孫老粘，你敢同爭高福彬麼？』金成問着孫老粘說，孫老粘沒有吱聲，他却聳了，眼眉闌。周蘭知道金成是有意再壞了她一眼，臉泛紅了。

金成在補充他兒子的話道：『孫老粘是再不貪，樹葉掉都怕軋軋袋。』

『是這樣麼？』

『我怕沾包！』孫老粘點點頭。

大家知道孫老粘老實，沒有展開討論，就通過了。

頭三腳難踢，已經有兩個人參了加，陳二躡子順着大溜來了。他跨下炕沿，光着腳，一件灰棉襖

掐住了刁金貴的半拉紫紅臉，怔怔忡忡，半天才張開了口。

“大家給我討論討論，我是甚麼農呢？”

大家都知道陳三腦子是混水摸魚，心裏都像明鏡似的，可是；誰也不願意得罪人。刁金貴却出來替他打掩護說：

“我知道他從小高家，騎着母猪，掉到車轅溝裏，摔壞了腳脖子，成了廢人。”

“刁金貴，你這些小提他講的哪？”

李大嘴搖搖脖子，大眼圓睜了刁金貴一句，不知怎的，他有些躊躇，好容易腦筋轉過，氣呼呼不順眼，自從李大嘴說陳三腦子的混水摸魚，這前方，兩個大眼，就有些打打，他道：

“你有更有馬，再來討論什麼？”

陳三腦子不說話，臉紅脖子粗，口裏喘着粗氣；他道：“我我用肥草細料喂的，”

李大嘴也生氣了，叫着：“你講的，你氣不借給人家當騎的？”

你跟我我的病……

陳三腦子的臉臉又紅了，蹣蹣腳在場上亂轉。他用手去嘴擦着，唇毛茸茸的皮順了。你一句我一句的抬槓子，一直扯破了臉。

“你去吧！陳三腦子，說說說去，你說不是個好東西！”

金成看出了門道，把話說開了，不緊不慢的對陳三腦子擺擺手：“你是貧雇農出身，你還沒有想開麼！趁早，一退六二五，省得壓褲子放屁，費三過事。”

“是誰不是朋友麼？”陳三腦子粘着牙，不願意離開。

「替屋裏的窗子高們，任你走近一屆，」金成說了，不暇再說別的話，扭過身子望沈洪，沈洪覺得方才把團結中講清楚了，用不着再解釋。

陳三鬍子知道待下去沒有意思了，貓着腰，蹣跚着，一着屁股，三番攔擺的經過男人和女人膝蓋的跟前，急看呵氣和眼光，格格的笑聲也跟着發出來。

「真是癩子屁股——斜門。」

陳三鬍子走出門口的時候，周蘭向窗門口處睇了一眼，她聽見並沒的交眼請和聲控的耳袋，心裏暗着：「他着麼把陳三鬍子捉去呢？」陳三鬍子覺着了，扭過身子，「葛，那事情好像和牠有點什麼關係，究竟和牠有什麼關係呢？連他自己也講不出來，親之，屋裏面的空氣也感覺到不舒服，透不過一口氣來，她越看這家，越覺覺得自己透不過氣來。」

李大嘴走到桌子跟前，得意的搖着狗皮帽子，響着肩膀，兩眼圓睜的來回看那女人，她來掃去，纏在女人頭上的是小疙瘩髮和長如髮辮子，鈕子，珊瑚簪，現在厚頰子裏發出一串鶯鶯聲。

「周蘭，你怎麼也來了？」

周蘭聽了李大嘴的話，彷彿激了一頭冷水，心裏涼了半截子，她有些沉不住氣呢！低下了頭，一片紅暈蓋上了臉，眼睛裏閃着金星，腳裏也有些站不住了。她輕輕的挽着張素珍的胳膊，死拖着不放，自己連一點主意也沒有，向人堆裏擠呢？還是走出去呢？什麼時候跟着婦女的大溜，像一隻螞蚱順着門口飛進來的。現在，門口已經給一些小伙子的胳膊腿擋住了，金成的一隻胳膊抱住門框，兩腿踩在門坎子上，結實的身板把門口堵得溜嚴，他能從那裏過去麼？心裏着急，兩腳動不得地方。

李大嘴又把他那狗皮帽子探出來了，敲着桌子，豈能的提起嗓子。

『誰和地主沾邊掛拐，誰不明白麼？』

『怎麼不明白，沒有虧心事，不怕鬼叫門。』

冷言冷語攪和着吐沫星子，迸了一屋子。

周蘭的腦袋糊塗得成像一盆醬子，她想趙陳三蹣子混水摸魚被趕走的情形，就知道够寒信了！媽媽把她許給了老高家，她不是吃了那個虧麼？她媽媽的主意她能說什麼呢？她信口亂說：

『我媽沒有來！』

『你媽是封建腦瓜筋，向着大地主……』

男人和女人都申嘴了，一條聲的罵起來。外邊刮着風，風把爐筒子抽得呼呼的山響。屋裏邊叫喚震着耳根子，有人往窗戶紙上吐痰，敲煙袋，喊主席，亂七八糟的叫喚。

『大肚皮的人，進不了貧雇農的門坎。』

『年青青的，何苦來……』一個老太婆輕輕的咳嗽着。

『人家是姜太公釣魚，願者上鉤。』李大嘴打着乾鏗子哈哈的笑起來了。

周蘭沒有腦袋，頭髮梢蓋住眼睛，什麼也看不見，什麼也不想看，坐也不敢坐，走也不敢走，出口大氣都覺得不好受。李大嘴講的話是多麼難聽呢！又是多麼討厭呀！她緊緊的挽着張素珍的胳膊，脖子和臉都是熱烘烘的。

『大家高高手，把她從火坑子裏拉出來……』

在門口那裏，一個年輕子熱誠的向大家懇求說，在寒冷的空氣裏打着顫。那是金成對沈洪提意見呢？還是另外什麼人開的腔呢？她沒有聽得十分清楚，突然一條長胳膊搭在她的脖子上，繞了半個

圈，渾身打了一個冷瘧。她轉過身子，看見張大嫂的手心貼到她的臉上。

「你們逼着這孩子打罷刀麼？賣房子賣地，還要容個時辰！」她仰起了鵝蛋臉，拉住張大嫂的手心，握得緊緊的，心裏一陣難受，差不多快要哭出來了。



## 八

冷風一吹，周蘭的腦門涼飕飕的。她記得離開了會場。走到大街上幸。大街上灰條條的，大頭像一張空棉絮，太陽快下山了，淡淡的青光掛在木棧房子上，上面落着白雪，下面堆着雪。散會的人們蹣跚腳，從雪堆裏踏過去，穿過橫街，迎着風口，向着最後的——街走去。

正街的前面，走着張素珍和張大嫂，還有一個穿紫棉袍的小媳婦，她們並着肩膀，不慌不忙的邁着腳步，對面是高個子金成。他戴着皮帽子，露着黑頭髮梳，兩隻擰擰的耳唇露在外邊，身子不顧，肩膀不乾，當街的風雪彷彿沒有沾到他的身上，直直溜溜的。街筒子的風可硬啦！電線嚶嚶的叫着，雲草吹散了花，碾房揚着穀糠，摻合着蕪屑，草葉，以及從松在江沿上捲來的雪沙子，捲成一個個團轉着，幌盪着周蘭的眼睛迷迷糊糊。

她離得他們很遠，她怕看見他們，故意躲躲閃閃的，好像有什麼見不起人的地方，有什麼見不起人的地方呢？連她自己也不知道。她記得小的時候在大街上玩，老高家的牙狗咬了她的腳。後來長大

了，給老高家薅苗拔草，累得渾身都是汗泥，她走到水邊去洗手，險些掉到水坑子裏。現在想起來還不舒服呢！她就是她，一個受不得委屈的孩子，不是大肚皮的人。爲什麼李大嘴說那些不好聽的話呢？大家想想，要不是張大嫂替她解了圍，一定會弄得更窘迫，下不來台。那時候，她能說什麼呢？她能說不願意麼？她能說是她媽的主意麼？甚麼她也說不出來，她覺得她受了委屈，受了委屈就想哭。那天，不是當着張大嫂面前哭一場麼？，她只能做女人眼皮底下的孩子，做不了人家的媳婦。這時候，她聽見那個小媳婦穿着紫棉袍跑過來了，接着衣襟，花花梢梢的打着眼睛。她喜滋滋的顏色，臉蛋消不在，她自己穿起來也會打動別人的眼睛。這兩天，媽媽提到了老高家的財禮，她猜想里面也有一件紫色的衣裳，一提到紫衣裳，高福祥兒子的影子也跟着來了，小矮個、紅鼻尖、蛤蟆眼睛，她從小就害怕蛤蟆，也很蛤蟆。有一次，她到地裏去捉菜，一隻癞蛤蟆跳到她的腳背上，她吓哭了，她想用手去方款死牠，蛤蟆跳到水坑子裏去了，不是水坑子，擺在她的前面是火坑子，金成不是說過，要把她從火坑子裏救出來麼？她睜大眼睛，看見有一條金成的手回她伸來，對着她手，金成了，女人的細手箱，有一隻瘦弱的手背向着她的眼前伸出來，那隻金成的手，她不知不覺的伸下了，擦擦眼睛，這時才發現站在橫七豎八的樹枝子前邊，險些掉到上面，冷風一吹，她的腦門清醒過來了，金成不見了，穿着紫棉袍的小媳婦也不見了。只有張素珍和張大嫂在雪地上走着。

大街上灰條條的，天頭也是灰條條的，煙囪冒煙啦！那青綠樣的綠條飄過了家雀窩，飄過苞米樓子，飄過房簷和馬棚的頂梢，在半空裏繞着彎，更顯得灰條條的了。張大嫂和張素珍拐過木板障子，跨過小雪堆，兩個人一邊走，一邊哼略。

『真不錯，婦女也參加了貧雇農大會。』

「這是共產黨提高婦女。」

「周蘭參加進來該多好！」

「怨她自己！」

「我說怨她媽，嫌貧愛富，錯打定盤星。」

風從北江沿刮過來，涼森森的，吹着周蘭的腦門子，衣裳大襟、扁扁的身材也給風刮得颯颯悠悠的。她走得很急，慌慌張張的邁着脚步，想接近她們，聽聽她們倒底噓的什麼咯，她趕上兩步，有時候聽到兩個字眼，有時候含糊不清，剛吐出幾個輕的音音，又像一陣耳旁風給刮走了。她迎着風往前走，散着頭髮，扁扁的身材給風吹得颯颯悠悠的。

「她媽真糊塗……」

「我看：金成那小伙子可不錯。」

「她媽說：姑舅做婆，到老不合。」

「那是假話，人家見錢眼開，圖錢嘍！」

「老高家那人安……」

「這是一輩子勾當。」

冷風一吹，她的腦門涼颼颼的，心裏打了一個寒戰，又向前走開了。

## 九

工作隊領導割階級的消息，很快的就傳到高幅彬的身架裏，在他的古銅子一樣平靜生活裏，瀝空拋進來一塊石頭，炸成一片片的碎渣子。

冬天風雪來臨的時候，老高家的日子却過得消消停停的，溜上了窗戶縫，準備好過冬的吃喝，升起火爐子，正張羅過財禮娶媳婦的時候，工作隊像一陣大煙泡刮到這村子裏來了。滿街風吹草動，大樹梢搖幌着。高幅彬呢？他是村子裏有頭有臉的人物，八大家裏頭一家，家大業大，在村子裏是說一不二的。在僞滿當過屯長、保長、自衛團長，交結朋友，聯絡官項，上警察署像走平道似的，由於他的賂賄長，心眼子辣，大吞大攬，錢向他家裏歸堆，地向他家裏排，他一躁腳，小人家的房子地亂幌。現在，他感覺到自己的房產地業也臨到那顛覆的危險了。能挺就咬着牙挺過去吧！不能挺，就躲。在房簷底下避避風吧！等煙泡過去了，他再張羅給兒子過財禮娶媳婦。可是，他的梳着牛糞盤頭的老婆擺頭不幹，和他吵着架。

「娶媳婦是一輩子勾當，看好了日子，怎能就誤得！」

「我看，你是把孩子就誤了！」高福彬搖着頭，放下了文明棍，站在火爐子跟前，仰着門口臉，不安的閃動着稀稀的眉毛。

「要依你的道，才把孩子就誤了！」

高福彬老婆有她獨特的見解，給兒子訂媳婦是由她出的主意，過財禮和娶媳婦也就由她一手包辦代替。兒子小不懂事，整天和人家小孩打架，跑雪堆子裏糟場鞋，嘴唇上的鼻涕都擦不乾淨，娶媳婦不娶媳婦，好像和他沒有關係。高福彬老婆呢？坐在暖和的炕頭上當太太，飯來張口，衣來伸手，摸摸剪子都覺得手腕子疼，正要媳婦給她裝煙討火呢！倒漱口、捶腰捶背，等着當婆婆擺譜呢！村子裏的人都知道：不是給她兒子娶媳婦，是給高福彬老婆娶媳婦。張羅辦事情，已經一名二錢的傳出去了。打了金鏈子，做了衣裳，裝了酒，單等着到日子過財禮，現在要管下來避避風，那不是像在大江裏停下船一樣的困難麼！

「這樁工作可不輕！」

村子裏來了新的工作同志。高福彬老頭子不住嘴的嘵明着，門口臉確青，眼鏡架在塌鼻樑上，遠遠的望去，像兩個窟窿眼，夜裏睡不着覺，望着玻璃窗字照到天亮，一邊披着手願領子黑呢子大氅，一邊躺在炕毡上咳嗽着。

「够險……够險……」

「你閉着眼睛等着吧！」高福彬老婆站在炕梢嘟囔着，手腕子扶着櫃蓋，把她的白風氣臉埋在綉花枕頭裏，捂着鼻子，望着玻璃窗字時時：「咳！你看你，小鷄子臨死，還要扒拉扒拉撈呢！」

「什麼？你說什麼？」

高福彬聽見他老婆講了那句洩氣的話，又咳嗽了一聲，連喉管都給那喘息震動起來。他摘下去狐狸皮的帽子，翻翻灑眼皮，他望見早晨的陽光從玻璃窗子射進來了，照在爐筒子上，形成了一道圓圓的光圈，灰塵和煙絲捲在那光圈裏浮動着，升起來又沉落，落到潮溼的炕沿底下，就不見了。剛好，他的老婆從炕梢的白褥單上爬起來，一隻胳膊伸進青棉襖裏，扭過了白瓜瓢臉。

「你不曾找幾個街面的人，給咱們說合說合麼？」

「你真胡說，共產黨不講人情，連六親都不顧。」

老頭子想起刁金貴請工作隊吃飯碰的釘子。

「那麼？」

「看來只有一條道，那就是鬪爭。」

「沒有過門的媳婦，也能鬪爭去麼？」

高福彬老婆不大相信這個，幌着牛黃盤頭，張着豬瓜瓢嘴，笑了。

小鴉子不撒尿，必定有個道。老高家也有老高家的道眼子。

老高家這個大家，從表面上是看不漏的，屋頂上糊着亮堂的板棚，兩支五十度的電燈懸在那裏，萬字炕上擺着並排的油漆櫃，豬皮箱子，炕琴，穿衣鏡把櫃台上的錫蠟台照得溜明嶄亮，座鐘掛鍊叮噠山響。當地上火爐子還烤臉呢！炕上鋪着炕毡和白褥單子，誰跑到屋子裏來，從大面上看不出有什麼漏相，也不會覺得屋子裏少了什麼東西。可是，一些值錢的細軟家當，他們像耗子盜洞一樣把東西盜走了，只剩下包過禮的衣裳，摺在家裏。

那一天，刁金貴陪着高福彬閒喝酒，桌子上擺着四盤菜，大碗的豬肉粉湯，兩個人面對面的嚼着咯，畫着拳，小燒酒壺捏得溜扁。老頭子心事重，三杯酒蓋上了臉，白臉皮透着紅刺，彷彿起的雞皮疙瘩。刁金貴陪着老頭子解心煩，說說笑笑，放下了酒盃，端起了白飯碗，在油光光的桌面上虛幌着筷子。

「大叔，我不喝了！」

「金貴，你怎麼見外。」高福彬擠擠眼睛，欠欠腰，火酒燒着了心，腮幫子上的鬍子跟舌頭捲了過來。

「你再陪你大叔喝一盃吧！」高福彬老婆在一旁勸酒，只動嘴，不動筷子。

「謝謝大媽，我快醉了，等我們大兄弟娶媳婦的時候，再喝也不晚。」

刁金貴轉過了他的蛋紅臉，對高福彬老婆請婚的一笑，甜嘴蜜舌的，把大媽叫得那麼好聽。

「刁金貴，我們娶媳婦的時候，你來吧！」

高福彬老婆穩穩的邁着方步，越過八仙桌，拿耳環去戴裏露出一張白瓜瓠臉，顯得那麼莊重，沉着，糊得可神氣啦！想越當婆婆來，心裏一團高興，壓不住的樂了。

「你來吧！刁金貴，我的媳婦，定給你裝煙，哈哈，你可不要忘了帶裝煙錢。」

「你淨做夢！」老頭子罵着小鬍子罵他的老婆。

「你不做夢，你就坐在家裏裝茶圍傘吧！」

紙糊的棚板白刷刷的，如同一隻大蘑菇，蓋住了炕背的斜條花和地磚的狗咬紋。電燈泡懸在半空中，玻璃窗子明堂堂的，被格上三着綉子被和綉花枕頭。屋子裏却顯得死某某的，沒有呼吸，如同

先人披上蒙着白毛頭紙。

爐子裏的火球在滾着，滾得通紅的爐筒長去，又熄滅了。

「這兩天風聲很緊！」刁金貴吃了一口菜，把他的嘴湊到高福彬耳朵邊，悄悄的說：「工作領着割階級、大叔，你聽說吧！」

「聽說了，像我這人家……」

刁金貴身急眼快，看見老頭子纏着眉毛打了一個架，他接着話說：

「你老這人家，還說什麼，連中等戶陳二蹄子都割出去了！」

「他們把陳二蹄子割出去，我們把他割回來……」高福彬呷着金牙一笑。

「好！大叔，這是一條妙計。」

「你給陳二蹄子的耳朵吹吹風，就說連中等戶一齊鬧爭，讓他把牲口拉出去，這叫做打草驚蛇！」

「大叔，你老高見！」刁金貴佩服得五體投地，給高福彬倒了一盞酒。

老頭子的脖頸又有些冒汗了，從熱炕頭上欠欠屁股，順手脫去了黑呢大氅，摘下了狐狸皮的帽子，薄薄的腦皮閃着光。他想起陳二蹄子，那個和他有借貸關係的中等戶，他要牽着他順着一條道走到黑。

「你告訴陳二蹄子，他抬我的一石糧食，不要給利息了。」

「大叔，你老這樣做，他會感激得給你磕頭。」

「你告訴陳二蹄子說：爲後有個缺東少西，讓他到我這裏來拿。」



「真的，大叔，他會感激得給你磕頭。」

刁金貴是老高家跑腿學舌的人，給地主溜緊捧密，更挑外欺，聽聽聲，跑跑道，一心一意給人家當狗腿子。這個小組會的會長，就是代替高福彬的主意在村子裏出頭露面的！老頭子出道，他在小組會上放大砲，空口白話又簽賭過了多少人的眼睛。現在小組會給取消了，講起來還不舒服哩！

「咋不早點使勁，把鄧守桂推掉，生策！」

老頭子撫着腮鬍子，密密的鬍子咳嗽着，噴着滿口的酒氣，有些醉醺醺的了。刁金貴知道老頭子酒後發脾氣，捧東西，翻過臉來不認得人，他小心翼翼的陪着臉笑，一說兩笑，慢條細語的給老頭子解解悶。

「你也知道，不是我不使勁，小組會的人不齊心！」

「不齊心？誰不齊心？」老頭子又生氣了，用烏木鐲子敲着飯桌子，吓得貓狗都不敢鳴吼。

刁金貴平心靜氣的說：「你說是誰，還不是給你們趕過車的金老板子。」

「他講什麼？」

「他還提江沿那狗呢！」

老頭子氣炸了，往窗戶上吐一口痰，一不小心，却吐到刁金貴的臉上。

「有工作給他使腰眼子，瞎了毛。」

刁金貴放下煙子，一邊擦臉上的痰，一邊加油添醋的說：「還有他的兒子金成，常到工作那裏蹣

蹣蹣蹣，向西屋吊膀子，癩蛤蟆想吃天鵝肉。」

「小東崽子！他敢……」

小黑腦袋在門簾子裏影忽着。他看見兩個人正在吃飯，桌上的猪肉粉湯還冒着熱氣呢！邁了兩步，走到火爐子的跟前。

刁金貴看見孫老粘走進屋，暗暗地吃了一驚，抹過桌角，斜對面同老頭子碰了一個眼色。老頭子知道村子里別鬧殺，孫老粘在上子貧儂農，諷刺着說：

「呵！貧儂農來了！」

孫老粘是一個腦癱的人，聽了別人兩句閒話，臉蛋紅透了，自己又怕得罪人，又想留清淨說：「不是我自願參加的，是季夫嘴硬把我拉上的！」

高幅彬老頭回頭吐了口吐沫，嘴裏小乾下淨的說着風涼話：「老粘，你當了貧儂農，連湯也不敢喝了，咱們不是有點清湯掛拐的親戚麼？」

「清湯的親戚，就要跟着沾包！」

高幅彬老婆說假上假，望着刁金貴的火車頭帽上吐了口吐沫。他打開櫃門，從裏面掏出一件扁扁的口袋包紙，不知不覺的塞到孫老粘的手裏，擺擺手與頭，又是半真半假的對他說：「老粘，你不怕沾包，就幫助我們這個包藏起來。叫孫老粘當幫手發粉呢！你不知道她的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藥，手腕子一軟，荷包從他的手心滾到炕上，高幅彬老婆扯着那個荷包，向着炕沿上淋淋地搖着手裏盤頭哈哈笑起來。

「我就知道你怕沾湯呀！親戚一場，連四路旁人都不能……」

孫老粘擠着眼睛，受了高幅彬老婆一陣奚落，心裏正難受呢！給他家藏東西，怕時人知道沾上

包，拒絕了吧！又是睜着眼睛得罪了人。尋思了半天，他覺得還是不貪事爲妙。

『不是我……叫人知道怎麼辦呢？』

『你滾蛋吧！他們知道你蹬上我的門口，共了你的產。』

老頭子張口大罵起來，露着金牙可兇啦！吹鬍子瞪眼睛，把飯碗墩在桌子沿上，嘩嘩的響着。屋子裏別的人大氣不敢出，大眼瞪着小眼瞧着。刁金貴爲了緩和空氣，拉一拉孫老粘的袖子說：

『你看你這個人，真是猪八戒照鏡子，裏外都不够人。』

『哈哈！你真怕沾邊？』高福彬老婆擰着牛莖盤頭笑了，拱拱肩膀，坐在孫老粘對面的八仙桌子裏，掉掉眼梢子，把話轉了彎。『老粘，你真吓怕了，那是老邊的東西，他回家了。』把東西寄存在這裏。』

刁金貴故意的接嘴問：『是給你們扛活的那個老邊麼？』

『不是他是誰，村子裏還有幾個老邊。』高福彬老婆對刁金貴擠擠眼睛，輕聲的說：『其實的莊稼人，打了半輩子的光棍，想說個媳婦，先製下兩件衣裳。』

刁金貴轉過臉對孫老粘說：『孫老粘，你就替老邊經管經管吧！放在大媽這裏，有些不方便呢！』

『真是老邊的東西？』孫老粘摸摸黃包袱，半信半疑的問着。

『你看你這個胆小鬼，又怕沾包！』

『不是，』孫老粘抱歉的說：『我問實在。』

『孫老粘，你挾去吧！實實在在是老邊的東西。惡良心，你不要打開人家的包袱亂看。』

沈洪來了三天之後，村子裏已經劃好了階級，成立了貧雇農大會，產生了貧雇農委員會。到了第四天晚上，貧雇農委員會召開一次會議，研究土地法大綱，分析村子裏的階級情況，準備發動鬥爭。

吃過早飯，幾個農會委員接二連三的到來了，主任吳高甲是一個酒腔的人，幹活不認真，開會不遲到，現在一百八十斤的重担子放在他的身上，勁頭更大啦！綢高挑財政委員常俊若田短租組組織委員鄧守桂一道走進來的，特別是鄧守桂當選組織委員，大家拍着巴掌歡迎。他在蘇聯做過鐵匠和鞋匠，一八一五才回家，做過紅軍的翻譯，領導過小組會，當過村長，經驗多，見識廣，辦事認真，大家都信得着。張大嫂是副主任，張素珍是宣傳委員，這一對嫂子女姑子，一緊一慢，像是兩股麻繩擰成的掌鞋繩子。

生產委員和武裝委員沒有來。吳高甲中央求學邊的金成說：

『金成，你再跑一次腿，把武裝委員李大嘴找來，大家等着他開會呢！』

金成正和張大嫂在炕沿邊上喀喀，嚙得眉眼都笑着，不愛動地方，有些不耐煩的說：

「主任，我不是對你說過麼！李大嘴揸着一支九九槍，跳過老孫家的木板障子。」

「跳過木板障子幹什麼，真着急，大家等他開會。」

「主任，誰知道他幹什麼，他還向我擺手，不要叫我跟着他。」

「這個人真奇怪，楞頭楞腦的，毛病一定出在他的身上。」

吳萬申在炕沿上敲着小煙袋，對着火，抽了一袋煙。他掃着蕭麥稜子眼睛，望見刀條子臉的常俊岩拿着「朱中國」地法大綱，他要求他說：

「你再把土地法大綱給我唸唸！」

「你聽吧！這是土地法大綱第八條：鄉村農會接收地主的牲畜、農具、糧食，及其他財產，並徵收富農……」

常俊岩唸了半截，回過頭來，問問坐在炕裏頭的沈洪說：

「這個農會，是指着貧僱農大會麼？」

「是呵！以後的農會，還要吸收中農參加。」

沈洪懶懶的坐在炕裏的行李捲上，肩膀靠着窗戶台，腿靠着板櫃，手裏拿着「冊村」本子，那本冊本是何彰亭臨走時候給他留下的，他翻弄着，研究着，思索着所存在的問題。他根據它來分析村子里的階級情況；他認為：村子裏八大家之中，有三家屬於地主成份，兩家是惡霸富農，這五家需要圍爭，並沒收他們的家產。有三家是屬於普通富農成份，只需要徵收他們多餘的一部分財產就行了。對於中農呢？要採取團結的方針，反對剝削，也要分給他們一部分果實。這個政策能不能執行？首先

需要幹部打通思想，認識一致，才能避勉行動上的混亂和分歧。又要團爭，又要政策，他看着這個大彎子怎麼在幹部的腦子裏轉過來。

張大嫂碼搭小眼睛，問着常俊岩說：「土地法大綱上沒有寫着小豬麼？」

「張大嫂，你還問什麼，連大騾子大馬都是咱們的。」

「金甜子呢？」張素珍望着張大嫂耳唇上掛的銅甜子，有些半信半疑。

「咱們貧僱農打么！要甚麼，就有甚麼。」

「快過禮的媳婦，那也能……」

張大嫂插了這麼一句，正說到金成的心上啦！小伙子紅得漲了臉，眉毛一扎一扎的，黑眼珠向西望望，他看見周蘭從西屋炕沿上露出半個身子，藍棉布裹住淺綠色的棉褲，一條眼簾在炕席上，一條腿搭在炕沿底下。不管他是有意無意的到這裏來，人們都拿他開玩笑。

常俊岩合上了土地法大綱，捺住金成的肩膀，向着西屋推了一下。

「金成，你不會積極麼！你團爭出來是你的。」

張大嫂看金成的撐撐的耳朵，只是笑。金成轉到火牆跟前去了，臉蛋烤得紅撲撲的。在那裏他獨自尋思着：爲什麼人家那樣來看他呢？又爲什麼人家和他開玩笑呢？雖然開玩笑不是惡意的，他聽了總是生氣。但是，他又能夠對他們說什麼好呢？

屋子裏有些發燥，火牆裏的火苗向上鑽，掠在竿子上的乾豆角炸裂着。屋角裏浮動着黑煙，灰塵和冷哈氣。農會委員在商量着事，女人的尖嗓子笑着。

「金成，你敢團爭高福彬麼？」

『我敢，我怎麼不敢呢？』金成賭氣的對大家說，翻着豆角眼睛，頭皮上條條的青筋蹦起來。『那個壞老頭子欺負我的爸爸，霸去了我們的江沿地。』

吳萬中問着沈洪說：『這就是封建的剝削麼？』

西屋裏娘倆吵着架，周老太太的粘痰隱子打噴嚏。

『我不讓你去開會，你偏偏……』

『媽，別人家的老娘們都去開腦筋。』

『開甚麼腦筋？』

『開腦筋就自由了。』

『我不上自由！』

一個什麼發脆的東西噹噹的響了一聲，摔在火盆上，那隻穿線棉褲子的細腿縮到炕裏去，火盆冒了一股煙，半個身子也不見了。足有半袋煙功夫，東西屋都靜得鴉雀無聲。張素珍坐在炕沿上，聽得一清二楚，悄悄的對金成說。

『你聽，周蘭她媽，不讓她自由。』

黃鏡臉的鄧守桂裂裂嘴說了一句笑話：『不讓她和貧農自由，讓她和地主自由。』

大家都逗笑了。金成也跟別人張着嘴笑，但是，他覺得鄧守桂說的笑話使他不舒服，左想右想：『讓她和地主自由』，這句笑話深深的扎了他的心。大概鄧守桂看見自己說的笑話成功了，還想說句甚麼笑話，却被張大嫂攔擋住了。

『鄧守桂，你不要打岔，聽聽她們娘倆吵什麼？』

於是，大家又聽下去：

『我把你拉扯大了，你跟我講自由……』周老太太吐了一口痰，大聲歹氣的說。

『媽媽……那個自由……』細腰子說。

『自由能够當飯吃？還是能够當衣裳穿？在「滿洲國」的時候，你是吃「自由」養活大的，還是靠親戚拉幫大的？』

屋子裏的煙火很悶燥，那細腰子給沉重的煙屑壓下去了，留下一股低音，在風口門房子的旁邊嘶嘶着，半天透不過一口氣來。那個老精瘦腰子越叫越兇。

『就憑咱們這人家，腦皮薄，紅嘴白牙答應媒人的。說了不算數。我看！染缸房倒不出白布來。』

大家聽得有八九層了，每個人心裏都窩火，彼此望了一下，很自然的議論開了。

張大嫂說：『她媽是死腦瓜骨，趕面杖捶火，一竅不通。』

常俊岩拍拍膀骨說：『叫她蹲兩天篋籠子，老腦筋就開了。』

鐘錶匠鄧守桂閃閃眼睛，又說了一句笑話：『她的老腦上鏽了，應該擦油泥了。』

大家又笑起來了。張素珍樂得張着大嘴牙子。張大嫂的臉像一塊崩磁碟子。主任吳萬申和財政委員常俊岩也在格格的笑。只有金成景單的站在門框跟前，仰着瓜子臉，訂訂的睜着門上的玻璃。吳萬申看出他有什麼心事，抓了他的肩頭一把。

『嘿！你把眼睛都看直了。』

金成扭過臉來，不自然的解釋說：『吳萬申，你不要鬧，右狗腿子在外屋聽聲。』



『你不要撒溜子。』

『我不是撒溜子，你愛信不信。』

『我不信，你給我找出來看看！』

金成打開了房門，一個小黑腦袋從灶王爺板底下鑽出來，穿着破棉襖、透亮的棉褲搭着地，擺着鴨子步，走到炕沿跟前。大家才看出這個人就是孫老粘。

張大嫂抖落大衫上的豬食點子，閃閃眉毛，對孫老粘說：

『你把我吓了一跳，當是狗腿子。』

孫老粘看見屋裏的人坐了一炕，每個人都大驚小怪的盯着他。他的渾身直哆嗦，心裏有些發毛。再三的辯白說：

『我不是狗腿子！』

『孫老粘，你不要嘴硬，你不是狗腿子，給地主藏東西。』

這時候，李大嘴攆着九九槍趕到屋裏來了，一路上呼哧呼哧的，狗皮帽子扣在後腦勺上，那密梳梳的頭髮還冒着熱氣呢！手裏提着一隻黃包袱，吵進門來。

『我叫你藏藏掖掖的，家雀躲在窩裏，還露個尾巴呢！』

大家都跑過來，圍着李大嘴的跟前，盯着那件黃皮包袱，似乎發生了什麼意外的事情，一時摸不着頭腦，互相打聽着。

『怎麼回事呀？』

『怎麼回事，你們看，這個老實人……』李大嘴急得臉子發乾了，淋着黃包袱打了孫老粘一棍。

悠，蹣跚腳罵：『這個叫人家拉幫套的，給地主藏包袱。』

孫老粘吓得匍匐了，躲到門後的空地上，揉着腦袋，用袖子擦着眼淚，顫着黃包袱喃喃的說：

『那是老邊的東西……』

『你還敢硬嘴！孫老粘，是不是你從高福彬的角門裏挾出來。』

李大嘴轉了半個身，狠狠的把黃包袱搥到炕上。張素珍跑過來伸了手，三扯兩扯，從黃包袱裏扯出一件女人穿的花邊呢棉袍，窄袖口，短開襟，矮領子，溜光嶄新的，好一件體面的裝衣裳呀！她掠了一個，看到她嫂子的眼皮底下，希罕的叫了福來。

『嫂子，你看，這衣裳還沒有上身呢？』

『呵！這不是老高家給周蘭過禮的衣裳麼？』

張大嫂的眼力好，一瞷着邊，就看出門道來了。這時候，大家又跟過來看那件溜光的衣裳，在那簇簇的人堆裏，也擠進來孫老粘的一個小黑腦袋，他越看越緊着眼睛，縐着眉毛，心裏咕咕的跳着『真是過禮的衣裳呀！』他知道他做錯了事，他覺得對不起大家，但是，他的死心眼子却拐不過那個彎來。

『高福彬不是說老邊的東西麼？』

『高福彬比狐狸都精，他是騙你，不是老邊！哈哈！你還拿棒捶富針（真）呢！』

『你這個樹葉掉都怕軋腦袋的人，這回可沾了老包！』

孫老粘慢慢的省過腔來了。

人們一邊哈哈的笑着，一邊噹噹的吵着，李大嘴的嗓門像喇叭似的沒有住聲，在當地上溜着脚，

青呢子大氅蘇着火輪忽悠悠忽忽轉，拉下大餅子臉，扣問孫老粘的口供。

『你說吧！孫老粘，還有誰到高福彬的家裏去？』

孫老粘打了一個架，慢吞吞的說：『你們不叫我清包？』

『老粘，你說吧！一定不叫我清包！』

孫老粘一咬牙，終於說出來了：『刁金貴……』

『刁金貴在那裏幹什麼？』

『他在那裏吃豬肉粉湯！』

『這個傢伙真混蛋，吃裏爬外。』

『老粘，你把那根落腳都說出來吧。』

孫老粘穩穩心，打掃一下腦子，於是，把他在老高家看到的事情都說出來了。

在貧雇農大會上，主席吳萬中宣佈刁金貴向大家坦白。刁金貴穿着青大氅，燙統的馬褲，抽着洋煙，大搖大擺的從老娘們堆裏走了出去，擠過橫七豎八的板櫓，看見吳萬中瞪着眼睛站在桌子跟前，他趕忙摘下了火車頭的帽子，虛頭巴腦的哈哈腰，轉過頭來向着大家，又哈哈腰。

「各位父老兄弟姊妹，敝人自担任小組會會長以來，跑上跑下的，沒有功勞，也還有苦勞，萬一得罪那一位，給我提倡提倡，好讓我開開腦筋。」

是有半袋煙工夫，屋子裏沒有一個人吱聲的。本來，在沒有開會之先，貧雇農委員會佈置好孫老粘伸頭講話。孫老粘也勉強答應了。到了會場上，刁金貴花舌子兩片嘴，說得天花亂墜。孫老粘知道不是他的對手，說得瞞瞞不對馬嘴，反倒得罪了人，思前想後，縮着脖匿起來了。金成攏着孫老粘的肩頭，孫老粘故意裝着不知道，眼也不睜，頭也不抬，守着火爐子烤上火。鄧守桂和常俊岩在後邊咕咕着，絮絮叨叨的如同打着板子，有人走進來又走出去，咕噥咕噥的脚步聲不停的從外屋裏傳來。狗

皮帽子煽着冷風，爐筒子冒着煙，要吃奶的小嘎哇哇的哭起來。

吳萬申在台上等得不耐煩了，幾次的給孫老粘遮眼色，生氣的敲着桌子。

『真是徐庶進曹營，一言不發。』

刁金貴當是自己坦白完了，戴上火車頭的帽子，哈了一次腰，掖掖大駱，伸出麻褶眼就往外走。正在這個緊急的時候，鄧守桂在他的脖子後邊喊了一聲。

『刁金貴，我聽說有這個咯，你在高福彬家吃過豬肉粉條子。』

刁金貴高興了半截，鄧守桂當腰插了一槓子，那興頭給打掉了，停下了脚步，曲曲眉毛，向着大家發言。

『各位想想，我這個小組會長不大不小的幹部，也是個窮人頭，吃地主的餉，那不是我打自己的嘴巴子麼！』

吳萬申立着蕎麥稜子眼睛，截住他的話：『你自己身上沒有病，人家能給你貼膏藥。』

刁金貴故做鎮靜，裝蒜的說：『主任，我領教一句：身聽爲虛，眼見爲實。』敲敲口，入骨三分。』

花舌子倒打一耙，大家都氣炸了！一片噠噠聲沿着兩扇窗戶傳過來，女人吐痰，爐筒子叫劈材柃子燒得呼呼的響，一切都混亂了。屋子裏有人喊着鄧守桂的名字。

『鄧守桂，你把那個人遞出來。』

鄧守桂挺起了小矮個，臉色氣得煞白，順嘴就說：『我遞出來就遞出來，大家問問孫老粘吧！』不出頭的孫老粘正在爐邊烤火，低着頭，縮着肩，忽然聽見有人提名道姓，知道自己貓不住了、

咳嗽兩聲，從爐筒子後邊露出小腦袋。他望見大家圍着紫紅臉的刁金貴嘈嘈着，又是伸胳膊，又是瞪眼睛。他的心裏叫呼亂跳，半天張不開嘴。

『孫老粘，你的嘴叫人貼上封條麼？』

大家越逼他。孫老粘越不敢伸頭講，鼻孔粗粗喘着氣，脖子上淌着汗，兩隻眼睛呆呆的望着地，恨不得地上有縫他也要鑽進去。大家可屋子嚇得昏頭昏腦，他知道實在挨不過去了，才半吞半吐的說：

『我到高福彬那裏串門子……』

『老粘，你是給人家藏包袱！』

李大嘴當面搶了一句白。孫老粘歪歪眼睛，瞧瞧李大嘴攆的九九槍和一排子彈帶，吓得更不敢吱聲了。可屋子人的眼睛從刁金貴的身上轉到孫老粘的身上。吳萬中在台上也急火了，一方面擺手叫大家安靜，一方面沉着氣引着孫老粘往下說：

『誰也不要打岔，讓孫老粘往下說吧！』

孫老粘望望吳萬中的臉，又慢慢的往下說：『我串門去……我說錯了，我到老高家去啦！刁金貴坐在桌子旁邊……桌子上擺着豬肉粉湯……』

金成聽得孫老粘說不出胡蘿蔔大葱來，生氣的用拳頭敲着門，大聲的問。

『你說了半天，拉湯拔水的，比拉屎都費勁，倒底刁金貴吃沒吃豬肉粉條子，說個得痛快。』

刁金貴紅了臉，火爐子烤得他喘不過氣來，他伸出脖子來，隔着黑壓壓的人頭和一層層的狗皮帽子，可屋子都給擠滿了，在門口處，他望見刀條子臉的常俊岩給孫老粘拱嘴，心裏覺着，知道再也匿

不住了，順着孫老粘譎的話往上爬。

『桌子上放着豬肉粉條子……八層我吃了。』

『你吃沒有吃？不要打斷國語。』

男的和女的都動了嘴，扣着根，問着底，漫着灰塵的屋子一條條的嘈嘈起來。站在北炕上的張大嫂拉下了臉，伸出一隻胳膊，指着刁金貴的鼻子問道：

『你淨裝糊塗，豬肉吃到你肚子裏了？還是吃到狗肚子裏了？』

『我吃了，一定是我吃了。』刁金貴連忙點頭哈腰，輸了嘴，認了錯。『這是我的一步錯處。』

『吃人嘴短。』

原先在小組會的李大嘴挑起了頭，伸着胳膊，挺着腰，比比畫畫的，指着那頂火車頭帽子亂罵。

『狗腿子！你和地主合計什麼事？』

屋子裏如同水龍捲開了頭，大家一股腦的吵叫起來，尖舌頭和粗嗓子，狂亂的像一陣暴雨點子。

『狗腿子！狗腿子！』

『你組織小組會，是什麼心眼子？』

開會以後，金永生就站在南炕的一夥人堆裏，翹着腳，閃着豆角眼睛，訂訂的望着刁金貴的棗紅臉，小伙子在他的耳根子邊喊着，擠着他的半截破皮褂子，他甚麼也不管，他想要知道的：就是刁金貴爲什麼吃高福慶的豬肉粉條子。他是記下一口仇，爲了從高福慶手裏要回那塊江滑地，才一心撲實的參加了小組會，跟着刁金貴跑來跑去，鞋底子都磨光了。到了今天，他才知道自己的希望落了空，他是怎樣對於參加小組會感到傷心呀！

屋子裏混亂了，大家一條聲的喊着：『叫狗腿子坦白！』

吳萬申摸摸勞工服上的木頭扣子，鼻着牆根走了一遭，從容的向大家說：

『刁金貴不坦白怎麼辦？』

『叫他蹲笆籬子！』

吳萬申又重複了一週：『刁金貴，你聽見沒有，你不坦白，大家叫你蹲笆籬子。』

刁金貴的腦袋漲得像一個血紅的豬吹泡，脖子比爐筒子還紅，胳膊隱成了木頭棒子，放在甚麼地方都是硬梆梆的。他過了半天氣，大家站在他的前面如同一面推不倒的牆，左三層右三層的包圍，老鸛鷹照上了鬼子。他的頭搭拉下來了，嘆了一口氣。

『我刁金貴是老母豬上夾道，進退兩難。』

金永生好容易，跟着小組會跑了一溜十三遭，原來是狗腿子刁金貴便的圈套。他越看刁金貴那種滑頭滑腦的神情，越是生氣。他從炕上跳下來，扎扎腰裏的麻繩，壯壯胆子，質問刁金貴說。

『在小組會上，我提起我的那塊江沿地，你替高幅彬遮口，說什麼不能錯怪人，僧多粥少……』

『我說僧多粥少，那不是窮人應該翻身麼？』刁金貴的嘴唇是兩層皮，怎說怎有理。

『說話要憑良心……』金永生氣得渾身發抖，向前走了一步，把煙袋鍋子在爐蓋上刨了一下，火星子亂冒：『這不是，小組會的李大嘴也在這裏，你是鼓吹窮人翻身？你還是鼓吹讓村長鄧守桂掉蛋？』

一個戴紅五角星的狗皮帽子鼓湧着，李大嘴聳聳肩膀，從人堆裏跳出來，質問刁金貴說道：

『咱們一齊心，叫村長掉蛋完了。』刁金貴，這句話是不是從你的嘴裏說出來的？』



鄧守桂幌着小個子，不緊不慢的說：『刁金貴，你推我下台，是什麼心眼子？』

這句話問得刁金貴閉口無言，搭拉下腦袋，臉上紅一陣，紫一陣，青一陣，攢着圓軸轆墩子的屁股，半天不敢吱聲。

『你說，你推鄧守桂下台，是什麼心眼子？』

李大嘴又等了一會，看見刁金貴閉着嘴不吱聲，上了火，伸手就給刁金貴一巴掌，打掉了火車頭的帽子，像一團亂毛球在腳底下亂滾。他擰着九九槍跳到炕上去。屋子裏的人哄的一聲笑起來，拍着手，擊着拳頭。婦女也騷動了。剪髮的張素珍向着李大嘴這邊吹風。

『不說就打！』

『誰叫他癩了！打他的嘴巴子！』

『你叫人家的豬肉粉條子，香香嘴，臭臭屁股。』

『打這個狗腿子！』

刁金貴一時聽不出個數來，幾個人還是幾十個人向着他大聲叫喊着，人們躁着脚，搗着桌子，伴着爐高子呼啦呼啦的響聲，如同一片爆炸聲炸了他的耳朵。他覺得躲不過去了，才慢慢的往外說：

『高福彬叫我組織小組會，聯絡一些窮戶，推掉鄧守桂。』

『我有什麼毛病，你要推掉我。』鄧守桂聽得有些不舒服，伸着頭問了一聲。

『村長……組織委員……你大大的好人。』刁金貴滿臉淌着汗，連連的向着鄧守桂哈腰說：

『村裏插眼……這都是高福彬想的道眼子……聯絡窮戶……把你推下台……』

大家都聽得不耐煩了，催促的說：『推鄧守桂下台，這話像倒黃似的，翻過來，倒過去，已經說了多少遍了。』

『我說……我說……』刁金貴接着喘口氣說，又向大家哈了一次腰：『諸位原諒。』推掉鄧守桂：『叫我掌村長的印，聯絡小組會打保……到江北去保任雲峯……』

『勾串胡子……』到這時候，大家全明白了。

『外邊勾串胡子，投奔高福彬的在中央軍當團長的姑舅妹夫，替謝文東報仇……』刁金貴吐了一口痰，優忝忝的說：『裏邊聯合八大家，裏勾外聯……收拾窮棒子……』

金永生聽了這事情的底裏根由，腦袋一陣昏昏的，彷彿潑了一瓢冷水，渾身打着冷戰。又是氣惱，又是灰心喪氣。他的柔脾氣也變得暴躁起來，指着刁金貴的鼻子喊着。

『刁金貴呀！你是人幹的事麼？聯絡我們去保胡子，你把我們賣了，我們還找不到大門。』

李大嘴翻翻大眼珠子，當場就罵起來：『刁金貴，我操你奶奶！你拿我當槍使喚。』

金成站在門口的地方說：『地主給你多少好處，你替他拉槍套！』

『打倒狗腿子！』

『打倒吃裏爬外的！』

男人和女人一齊動了嘴，大聲的叫着、喊着、吵着、罵着，有人在地當心喊起口號來了，聲音越來越高，越來越雄壯，撞在窗格子上上剛剛的山響。人們更激動了，嘴裏噴的呵氣和吐沫星子壓得刁金貴抬不起頭來。

## 十二

『大家靜一靜，不要亂套。』

正當大家亂得沒有頭緒的時候，主席吳萬申從台子上挺着腰板站起來，一邊揮着小手帕，一邊大聲聲向大家說：

『咱們貧雇農要不要翻身？』

『要翻身！』大家夥異口同音的答應着。

『咱們怎樣翻身呢？大家想想。』吳萬申停了一下，叫大家的腦筋轉彎。『刁金貴是一個窮狗腿子，家裏連一個雞窩也不趁，在外邊打混混，裝了一肚子壞水，靠着他的兩片嘴吃飯，暗他的腦袋生硬，暗他的屁股惡臭！』

李大嘴擠着眼睛，從旁添上了一句：『他是茅屎欄子裏的石頭，又臭又硬。』

吳萬申引路說：『大家想想，刁金貴肚子裏的壞水，是不是從高福那裏來的？』

「閻王爺不傳皇旨，小鬼怎敢拿勾魂牌。」張大嫂用這一句話，就把事情講通了。

「高福彬老鬼崽子，淨是他出的壞道……」

金永生說得脖子疼，嗓子裏堵着一塊粘痰，吐也吐不出來，他覺得很難過，想起和高福彬一節的事情，翻着豆角眼睛，氣憤的說。

「他呀！巧使喚我當老板子，派我的官車，扣我的江沿地，我參加了小組會，他也在後邊牽繩……」

「爸爸，他是狼心狗肺的東西……」金成想講一句給他爸爸寬心的話，自己也正在火頭上，罵了一句，瞪瞪眼珠子，再沒有往下說。

常傑岩說：「孫老粘那樣老實人，給高福彬藏包袱，還搗了黑鍋。」

「我也搗了黑鍋。」刁金貴抓空子冒了一句。

孫老粘坐在後排的椅子上，正爲着方才的事情後悔呢，現在刁金貴又把他拉在一塊。他覺得不真實底講出來，又要吃唾巴，他鼓了鼓勁，仗着胆子露出頭來。

「刁金貴，那包袱是你勸我藏起來的。」

「孫老粘，天地良心……」

「狗腿子，不要你吱聲！」

大家幫助孫老粘七舌頭八嘴的吵着，才把刁金貴壓服下去了，那狗腿子翻翻眼睛，把沉沉的鉛質腦袋搭拉下來了。孫老粘喘了口氣，瞧着刁金貴的蛋紅臉扣着火車頭的帽子，呲着牙笑了一下，又坐在後排的椅子上。吳萬申走出來搖搖小煙袋。台底下的人們叫喊起來。

『高福彬要投奔中央胡子，收拾咱們窮棒子，窮棒子今天掌了權，可不能饒他！』

『打倒這個壞蛋！』

『把他肚子裏的壞水挖出來。』

『他裝了一肚子金米。能打金鑊一棒，不打破鑊子錘。』李天嘴脣着脖子叫喚着。他的大腿門像大馬勺咣啷咣啷山響，震着耳根子。

張素珍拉着她嫂子的破衣裳大襟，攏着手指頭，悄悄的問她說：

『嫂子，高福彬不是藏出一盒金沙子麼？』

『那是蒼蠅屎子，小陽雞。』

『分他的家底子！』

一個長掛臉的莊稼人跑出來，問着吳萬申說：『許我要分金鈔麼？』

『主任，我的江沿地……』

『叫他破家還債，大家都有份。』

人們像噴泉似的吵起來，可屋子都是亂馬營住的，爐子裏的劈材在爆炸，煙灰浸着族族的腦袋滾來滾去。暖氣順着房檐子流，這雜亂聲音的交響，把冰雪磨得溜嚴的冷屋子給震開了。

大家都是這樣的氣憤和喧嚷呀！吳萬申在台子上搖着小脑袋，已經眼花撩亂了。他望見了金永生的煞白長掛臉，生氣的孫老精的黑臉，鄧守柱的黃鏡子臉，刁貴的董紅臉壓在爐炕底下，顯得熱辣的。在那窗戶框中間，狗皮帽子的細毛迎着風口吹拂，吹拂着戴在李大嘴頭上閃光的一顆五角星。這些人，都把高福彬的壞事抖露出來了。他覺得很高興，結了一句話：

『我們把壞根找出來了。』  
『蝎子的尾巴馬蜂子針，最毒不過是高福彬的心！』炕裏頭，一個缺牙的老太太喃喃念着這個歌。

吳萬申輾着小煙袋，彷彿給大家指出一條路。

『扣人家勞金錢，霸佔人家地，勾串胡子，利用小組會的不就是高福彬麼？』

『主任明鑒，高福彬利用小組會，純粹借刀殺人！』金貴順水推舟的說，對着吳萬申哈哈腰。

『狗腿子！你蹲在那裏匿着吧！』

大家在底下嚇噤了一陣，終於這樣提出來了！

『我們收拾去肚皮去！』

『讚成！讚成！』

『快下手，省得夜長夢多。』

一聲招呼：李大嘴急得從炕上跳到地上來了。撞倒了椅子，摔了一地灰，那隻九九爺磕了摔老粘的肩膀。緊接着，金成和葛幹陵的小伙子也托着胳膊波動起來。北炕上的婦女用褥子包着孩子，絮襖角、抽煙、噙嘴，一陣亂哄哄的。吳萬申對着大家擺着手，扯長聲說：

『不要亂套，對誰有意見，一個一個提。』

『主任，我有一個對象，』常俊岩向着主席台擺着手，沒等主席讓他發言，就搶着說：『我提出高福彬妹夫劉萬成，他在『滿洲國』當過車頭，糧穀組合職員，當過屯長，家裏雇勞金種地，坑人可不淺。』

『我也有一個條件。』李大嘴揀着九九槍從孫老粘的背後搖搖擺擺的走出來，散着青大簷，腦瓜三棍，一邊走，一邊說；『在『滿洲國』，我串工棚子，成了一個黑人。我爲了領一個國民手帳，請劉萬成吃餃子，炒四盤菜，小燒酒壺。大吃二喝一頓。歸根到底，他還要抓我一浮浪』，逼着我到江北去打洋草。我不圖獐狍野鹿，這圖細狗遺家呢！他吃我的餃子，給我一個一個吐出來。』

張素珍在他嫂子背後呲牙笑着；『李大嘴真好吃。』

『那麼齊羅袋……』

一個小伙子沒有把意見說完，當地上就有一夥人鼓湧出來，拍着巴掌叫喊。

『不用說了，叫他們妹夫大舅盡一路價錢！』

婦女們也提出了兩個對象：一個是當過保長的劉慶，一個是當過督務處外勤的孫振學，他們全是靠着吃租子、屈勞金、勒大脖子過家的。有一個人提出來，就有一百個人答應。

鄧守桂從大樑底下站起來了，揉揉鼻子，望望主席台又轉向大家，不緊不慢的說：

『大家把老康家忘在脖子後邊麼？他家又是財主，又是驛長，又是警察。誰不知道康三閻王的邪虎。康三閻王真不善，南北二屯打個週。』

金成湊上一句說：『鄧守桂，你還忘掉一句：老康家是攻圍子狗，一出去是一窩子。』

鄧守桂後悔的說：『早三個月下手，康三閻王也不能穿鬼子鞋跑了。』

『跑了和尚跑不了寺（事）。』

『咱們村子裏有八大家，還剩下三大家。』一個啞子在人堆裏沙沙的響着。

『那三家是富農，』鄧守桂說：『就拿陳二喘子的分家另住哥哥陳大巴掌來說吧！剝削勞金，』

李大嘴插嘴說：『我在那裏吃勞金，可真累的够嗆。』

『他們不是惡霸！』

那麼，叫這三家，抽肥抽瘦，大家說：『給他們留下六挺怎樣？』

『常俊岩，你是說咱們抽四挺麼？』

『同意！同意！』

『惡霸的家當全沒收，大家同意麼？』

『同意！同意！』

大家噓的一聲，把胳膊齊聲敲的響起來了，密植馬連的如同高粱林子。吳萬申在台上看得真真切切，來不及查人數，大家已經通過了。他還沒有下台。李大嘴已經帶着槍慌慌張張的跑到外屋去，吹起牛角哨子，叫喊着：

『是幹隊集合，準備抓地主，帶着繩子、扎槍……』



### 十三

貧民全溜出動了，村子裏亂馬入花的。炸彈毀滅響了，吹着哨了，嘈吵聲和靴底子踩雪的聲音，沿着開闊的街道子波動開來。大風暴搖着井滑的大樹，呼囔着，挾雜着雪沙子和敗葉，一陣陣的向着遠處的苞米樓子上吹打着。大街上，人們聚堆又分散了，車一羣一羣的奔跑着，大皮帽子呼囔呼囔的，風吹着扎槍的紅穗子。

李大嘴帶着一夥人，大搖大擺的走過一蹶大街，繞過板障子，直的對着高福彬的院子裏走去。他回頭去，看見常俊岩跟着金永生踩着雪走來，金成撒了後，后頭上抗着一根扎槍，扎槍上的紅穗子順着板障子飄刮着，一隻金紅花的大公鷄給吓毛了，咯咯叫了一聲，飛到隣家的苞米樓子上，大耳朵的老母豬鑽向夾道去，有一條白牙狗從狗窩裏跑出來，幌着尾巴，向着院子裏的一堆人汪汪的咬着。這邊金成要着扎槍頭子，那邊李大嘴比畫着九九槍，還有拋磚頭的，大家連打帶哄，把狗哄跑了。

高福彬不在家，他的樞嘴老婆坐在黃炕毡上，盤着腿，叨着大煙袋，迎面放着一隻穿衣鏡，照着

她身上的青棉袍，腦袋上的牛黃盤頭壓着一隻銀簪，還有一張白瓜瓢臉，看起來沒有一點血色。他的兒子騎在一隻馮花枕頭上，正扒着玻璃往外看，留着蛤蟆眼睛，瞧見這夥人亂七八糟的闖到土屋來。李大嘴闖開了房門，掀開了門簾子，楞頭楞腦的闖到高福彬老婆跟前的時候，才停下了腳。後邊的人像一陣風似的跟着刮了進來，滿地踩的都是雪。

「高福彬到什麼地方去了？」

高福彬老婆看見橫王等人來了，一堆人，從炕上爬起來，心裏着了慌。

「你們幹什麼來了？」

「高福彬到什麼地方去了？」

金永生不耐煩的問着，站到炕沿跟前，他望見牆上掛着水獺領子黑大氅，就知道那傢伙沒有走遠。李大嘴和常梭岩圍到火爐子跟前，烤着手，點着火抽煙，着急的躁着腳。

「快說！老鷄巴頭子到什麼地方去了？」

高福彬老婆明白：野貓子進宅，無事不來。她冷冷的說：「我知道他到什麼地方去了，你們也沒有化錢雇我看着他。」

不一會，金成押着高福彬從外邊走進來，後邊跟着基幹隊，挑着扎槍頭子，牽着繩子，韉鞞腳在地上磨得嘩嘩的響着，一個基幹隊員裂着嘴笑。

「這傢伙躲到茅屎欄子裏去了。」

高福彬推推扣在他眼皮上的狐狸皮帽子，斜着眼睛看了一下那個基幹隊員，又看了一下當地上一個個凍紅的臉，九九槍和扎槍頭子，滿肚子不舒服。他是叫他們從茅屎欄子裏拉出來的，縮着腰，青緞

子棉襖還沒有提上呢！他覺得有一種無可奈何的情形，露着大金牙笑笑。

『你們管天管地，還管拉屎放屁。』

『這老傢伙還邪呢。』金永生擠擠豆的眼睛，望見高福彬呲牙隱眼的神情，還覺得有些森人呢！他想起過去給高福彬當老板子的情形！光着腳，披着麻袋，輕手輕腳的走進屋子，撒開門簾子，立刻看見老頭子戴着那付眼鏡，黑眼珠正盯着他披的麻袋呢！吓得他渾身直哆嗦，不敢吱聲。如果那老頭子吮着大金牙笑一笑，他覺得站在地上的兩隻腳都沒有根了。現在，他不是參加這層天會麼！過去的影子從他的眼前一風就過去了。他覺得應該挺起腰板來，吐了一口氣。

『我們貧雇農打么！什麼都管得着。』

『好說……貧雇農……』高福彬用他的大煙筒子說，斜着眼溜了一下金永生，有些裝腔做勢。『貧雇農，你們帶來公式麼？』

高福彬是有名的花舌子，經他這一句，金永生有些上言不答下語了。他兒子金成也隨着眼睛楞住了。基幹隊套着扎槍頭子站在地上，沒有命令，也不敢下手。李大嘴看見那情形有些不妙，帶替他們咬了一聲。

『你要公式麼？我的嘴就是公式。』

『你的嘴那樣好使喚。』高福彬知道李大嘴的大嘴岔是有名的，忍不住呲着金牙笑了。

『我的咀不好使喚，還有拳頭。』

李大咀有些生氣，搖搖狗皮帽子，伸手就是一拳頭。高福彬閃過他的門口臉，一邊提着褲子，一邊向八仙桌底下躲藏。基幹隊已經預備好了繩扣，套在高福彬的胳膊上，牽着就走。

「上炕翻呀！大眼瞪小眼幹什麼？」

金永生聽見李大咀在脖子後邊吹風，趕緊跳到炕上去，蹣跚着泥雪的鞋腳，炕上的黃炕毡和白褥單沾上了泥點子。跨過高幅彬老婆的背後，向炕梢走去，打開油漆的櫃門去掏包袱。這時候，他的兒子從八仙桌子跳到櫃蓋上，翻了豬皮箱子，倒了梳頭匣子，拋下綉花枕頭，扔下了被，不一會功夫把屋子裏的東西翻得亂七八糟。當他若隨身帶着眼本子，一邊檢查東西，一邊落賬。被格子拉下來，被子、毯子、枕頭、棉花套子，接二連三的摔到炕上。李大咀看花了眼睛，張着鯨魚大咀樂着，瞧着屋子裏座鐘掛表的各種擺設，不曉得從那一頭下手，在地上轉抹抹，他對着穿衣鏡旁邊的白布口袋，梳了一槍嘴子，那白布口袋裏的大米淌出來，有一落在磁碗也跟着滾下來，摔在鐵爐子上，打得粉碎。李大咀在那裏叭噠着兩隻大腿，碎碗噠噠咯咯山響，沾了滿腳的大米粒子。

金永生有些心疼呢，對李大咀說：「小心點，不要糟塌大物！」

「咱們不是要打倒地主麼？破罐子破摔。」

「這不是咱們的東西麼？」

「怎麼是你們的東西！」高幅彬老婆突然從炕上跳起來，瞪了老板子金永生一眼，下巴顫抖着。

「我們來沒收家產來了！」金成代替他爸爸說，瞪着高幅彬老婆和她的兒子，氣得鼓鼓的。

「你們來搶我們的東西，讓我們餓死麼？」高幅彬老婆鼓鼓着白瓜瓢臉，流着鼻涕眼淚，大吵大叫。

金永生記得在「滿洲國」當老板子的時候，家裏大人小孩挨着餓，三天揭不開鍋，他來借一斗苞米糧子，那時候，高幅彬正躺在他腳探的這鋪炕上，陪着王警尉抽大煙，看見他穿着麻袋走進來，擲

擲大煙燈，吐一口痰，帶答不理，搵着小鬍子說：『老板子，脫下鞋底子，照照你的後腦勺。』他憤憤的走出去，對着高福彬騎着的地方咒詛着：『你讓我們餓死麼？』他已經餓了很長的時間了，現在沒收地主的家產，變成自己的東西，應該仔細一下。他哈下腰去，打開了櫃門，什麼破爛都打掃出來，生鏽的菜刀、小孩帽子、算盤、賬本、繩子、舊衣裳、布條，還有一隻豬吹泡糊的酒瓶子，裏面裝着酒，直幌盪。他把它遞給李大嘴，李大嘴拔開瓶塞子，咕嘟的喝了一口。

『哈哈，我算喝到你們老高家的喜酒啦！』

金永生一回頭，看見李大嘴和高福彬兒子搶着那酒瓶子，一個是大個子，一個是小矮個，一個是大眼箱子，一個是小蛤蟆眼睛。兩個撕拉了一會。李大嘴一揚手，把高福彬兒子淋了一個仰巴叉，伸着腿，腦袋撞在八仙桌子上，直翻小蛤蟆眼睛。他的兒子看得出高興，幾乎笑出聲來。高福彬老婆心疼着兒子，撇着嘴大罵。

『你這個窮小子，八輩子沒有喝着酒，把你餓壞了。』

李大嘴還了口：『你這個臭娘們，餓壞了也不給你喝。』

『你媽，你奶奶才是臭娘們。』

『好男不和女鬪，好雞不和狗鬪。』

李大嘴覺得和老娘們拌嘴沒有意思，轉過身子，把那隻豬吹泡糊的酒瓶子摔在八仙桌上，摸摸身上的九九槍，推推頭上的狗皮帽子，腦皮上已經出了汗珠。屋子裏生着痛熱的火爐子，他覺得有些不舒服呢！他跑過去看，下當像着寫的賬，幫助金永生裝麻袋，東抓一把，西抓一把，都是一些鴉零狗碎，他一邊裝，一邊罵着。

『都是一些破爛東西，嘿！臭嘴娘們，你們把好東西藏到什麼地方去了？』

『我們叫你們窮棒子共了一椏產，還有什麼好東西。』高福彬老婆要着貧嘴子，不說正經的。

『你不把好東西拿出來，晚上過你的堂。』

『李大嘴，你也不是官項，敢私設公堂。』

李大嘴有些生氣了，扔下了麻袋，直起了腰，拍拍金永生的肩頭，大聲說。

『老金大哥，你趕快到下屋去，把他們的東西都拿出來，糧食上上封條，牲口牽出來套車拉東西。』

金永生走到外邊去。常俊岩替他裝麻袋子。李大嘴跑到北炕上去掏東西。金成已經從櫃蓋跳到板棚上去，捻着了電燈，掛在板棚柱子的一個釘子上。燈光被橫七豎八的傢具遮擋着，有些影忽忽的，小伙子在灰塵爆土裏亂抓一把，往地下扔下了七八件衣裳，最後，一件水綠色的大和綢從板棚上拋下來，經過高福彬老婆的牛壺盤頭，落在麻袋上，抖開了衣裳襟，爐子的火光照得它綠茸茸的，像一汪水。高福彬老婆躡到地上來，東望望，西望望，當着常俊岩低着頭落賬的時候，她拿起大和綢就往懷裏揣。常俊岩抬起頭來，看見老娘們正把大和綢往懷裏揣，他拉住綠色的衣角，不高興的問着她。

『你幹什麼？』

她的白瓜瓢臉不紅也不紫，仰起牛糞盤頭，對常俊岩苦窮說：『給我們留件衣裳壓壓腳吧！你能看見我們凍死麼？』

金成在板棚上答了腔：『活該，你們享福享够了！』

『金成，你青年人一朵花剛開，也不想做點德。』

『我爸爸給你們當老板子，在三九天，穿着麻袋趕車，那時候，你們怎不想做點德呢？』

「你爸爸是一個窮命，誰不讓他致下房業地業，支使別人當老板子。」

「你們扣了我們的江沿地，我們才受了窮。」

兩家仇口可深啦！住在前後街，誰也不來往，頭碰頭，真成了冤家路窄了。今天，金成跟着大夥來沒收老高家的家產，這才算出了一口氣，他爸爸過去受老高家的欺負，他也數道出來了。只有一件事他沒有講出來：那就是高福彬的兒子訂了周蘭，賜罷了他的親事。關於這件事情，不知道在他的腦子裏繞了幾千道彎，他都不願意說出來。他也明白高福彬老婆知道他在想這件事情。同樣的，她也不願意說出來，心裏記個扣，那個仇疙瘩簡直解不開啦！

高福彬老婆站在兒子的背後，一哈腰，從地上拾起一件呢絨裏小棉襖。她看見常俊岩瞪着眼珠子，立刻低下頭，做出一付可憐的樣子懇求說：

「常俊岩，給我留一件小襖吧！」

「常俊岩，不給她！」

金成搶着說，仰一仰頭，電燈直幌眼睛，那件呢絨裏小棉襖的花紋亂閃，地上摔碎的白碗碴也發着光，熊熊的爐火在跳。燈光一閃，高福彬老婆的白瓜子臉可嚇人啦！他看着她那付裝模做樣的神情，比他想到那件不痛快的事還覺得討厭。

「在滿洲國」，你們以為是鐵打的江山，吃不完，穿不完，也想到有今天麼？」

「今天算求着你們了！」

金成一口咬定的說：「你求着也不給你，連一根線頭也不給你。」

高福彬老婆碰了兩回釘子，心裏來了火，抬起牛糞盤頭，氣憤憤的望着金成腳蹣的板棚說：

「你把房子也拾去罷！」

金成回答得很乾脆：「用不着拾，這由天，我們就擄過來住。」

「呵！你看你打的，窮人乍富，伸腰試肚。」

當院子的白牙狗汪汪的叫着，撲着幾片踏雪的脚步聲，雜亂的，交錯的，沿着下屋的雪地上噠噠的響着。大概那夥人轉回馬棚去，有人牽着馬嚼子，小鬼花馬在眼眶的叫着。金永生用他的乾臊子和一個什麼人喀喀，慢慢的吵，起來了。

「呵！他騎馬跑了！」

「把他追回來！」

「李大嘴！你快出來。」

李大嘴聽見外邊一片吵，就知道有什麼事情發生了，扔下了手裏兩翻出來的車回，跳下炕去，揹着一隻九九槍，急急忙忙的跑到外邊去。他看見鄧守桂牽着馬韁繩，金永生正在給才牽出回的小鬼花馬戴嚼子。北板障子根開了一夥人，齊聲的探着腦袋，望着從村口東頭跑出一匹黑毛馬，穿過橫鋪子地，向着遙遠的大江沿跑去。大家正爲着這事情着急呢！吵吵不休。

「跑了！」

「把他追回來。」

「鄧守桂，你讓李大嘴去罷！」

金永生已經給小鬼花馬戴上了嚼子。鄧守桂掐着馬鬃，穿了一穿，沒有跳上馬背。李大嘴順手搶過了鄧守桂手裏的嚼子，跳到馬上，用韁繩抽一下馬的屁股，小鬼花馬撒開腿就跑開了。



## 十四

李大嘴騎上了小東莊馬，勒勒嚼口，出了村子。

是一個假陰天，天空帶着蘿蔔青色，雲彩片子薄得像一張豆腐皮，飄飄的，游離的，貼在那青色的天邊子上，一條一條的，彷彿用蘆葦灰塗成的花大臉。北風吹得急，大道上揚着青雪花，沒有根的扎蓬棵子遙地滾着，渾身都是一層米糝子。

出了村北的天壕，就是一馬平川的大片荒地。李大嘴仰頭跑，看見遙遠的地邊子上跑着匹蟹色的馬，頂着東北風，騎馬的藍棉襖飄着大襟，馬尾巴拉成了平線。他看見了那個目標，心裏又是喜歡，又是發慌，能夠追上牠麼？他急忙的用繩纏打着馬的屁股，撒開嚼子，讓小東莊馬放開的順着雪道追去。小東莊馬一陣陣的跳過來了，踢起的雪塊揚到臉上來。他的兩腿緊緊的纏着馬肚子，胳膊跨着槍，屁股顛起來，狗皮帽子耳扇給風雪吹打翻着個，一會遮住了眼睛，一會又露開了，前邊那匹蟹色的馬像一個大黑點，躍進着，在他的眼睛裏幌來幌去。

見影就跑不了！李大嘴訂着眼前的那匹馬，彷彿老鴉臉見了鬼子，不知不覺的笑了。他打着馬，甩着韁繩，恨不得一時把那馬追上，心裏真是着急呢！方才到老高家越浮崖，和高福彬老婆拌了一場嘴，惹了一肚子火，現在又碰到這碼事情，不是火上澆油麼！不管好歹，他是不能讓那匹馬跑掉的。他挺起腰板來，頓頓嚼子，小鬼在馬脚不沾地甩開四隻蹄子，穿過一塊發積地，越過抄道，小鬼花馬闖進深雪的草棵子裏，土崗一水溝，晚坪坑子，上面全蓋上了雪，馬蹄子踏上去打着前尖，蹬着後腿，馬尾巴打着荒草葉子噠噠的。李大嘴緊緊拉住嚼子，掛着槍帶，把胸脯伏在馬背上。好容易離開深雪的草棵子，上了抄道，走進一片苞米槽子，什麼也看不見，小鬼在馬已經跑得累了，鼻孔喘着氣，擺着頭，揚着脖子勒着苞米槽子吃。這時候，李大嘴也覺得有些冷了，跨骨給馬鞍子磨得生疼，槍帶把他的駱轉拖得酸酸的，沉甸甸的狗皮帽子壓得脖脖子痛，將將跑了一里多地，他的韁繩磨破了，扯掉了扣子，回頭望一望，馬蹄踏過的雪地深一塊淺一塊的，溜印子。

他扯起嚼子，把小鬼在馬的脖子攪了半截雪，快出了苞米地，嚼子的，有兩隻野鴉從裏面飛出來，咕嚕咕嚕的叫了幾聲。拖着長尾巴跑到江北去了。小鬼在馬受驚叫醒了眼睛，往旁閃了一步，幾乎把李大嘴從馬身上跌下來，幸而他把嚼子扯得緊，搖幌一下狗皮帽子，又和小鬼在馬保持一種平衡的姿勢。他重新打着馬，穿出苞米地，那個穿破衣裳跑馬的人已經渺渺的了。

那個跑馬的人爬上了個斜坡，馬頭向下躬着，搭下的馬尾巴掃着旁邊的一道雪嶺，騎馬人的藍大襟在風裏刮着，他的前面又是一片苞米槽子。

李大嘴有些發慌了，如果那匹馬鑽進苞米槽子，就看不見影了。於是，他趕緊勒住了馬，順手把九九槍揣起來，拉開大栓，把子彈推上槍膛，瞄準雪嶺旁邊那塊苞米槽子，勾了火，砰然的就是——

槍，子彈殼抖落到馬屁股上，把小鬼花馬吓了一跳，他趕緊的推上子彈放第二槍。那個跑馬的人立刻停下了，下了馬，站在雪嶺斜坡上，對着李大嘴擺着手，一派微弱的呼聲順風傳過來。

『嗎……不放槍……』

『你站住，我就不放槍！』

李大嘴一邊喊着，一邊打着馬過去了。

走到雪嶺的跟前，李大嘴才看出那個跑馬的人是陳二鬍子，陳二鬍子的水腫臉凍得紫吊吊的，手指像胡蘿蔔條，牽着他的那匹海鯊馬，想走又不敢走。兩個人瞪了一下眼睛，就全明白了。

『陳二鬍子，你幹什麼去？』

『我到我舅家去串門子。』

陳二鬍子的腰沙沙的，吐了一口粘痰，在雪嶺上打抹抹，海鯊馬也跟着他的脚步踩了一溜坑。他的藍棉襖大襟裏在膝蓋上，邁不開步。

『你真會挑時辰，我們起浮產，你就把馬牽出來。』

陳二鬍子知道自己說得驢唇不對馬嘴，曲曲眉毛，心裏恐虛，不敢再吱聲了。李大嘴滾到前邊來，在馬身上哈哈腰，揀過陳二鬍子手裏的韁繩，海鯊馬好像明白那意思，擺擺頭，跟着小鬼花馬走了雪嶺的斜坡。就在這個時候，他看見陳二鬍子戴起了眼胞，黑眼珠死盯着的盯着海鯊馬，彷彿十分捨不得的樣子，一步也不放鬆，蹣跚着腳，跟着海鯊馬走下來。

李大嘴問他：『陳二鬍子，你有什麼話說沒有？』

陳二鬍子繃繃眉毛，後悔的說：『我要信別人的話，早點把馬藏起來就好了。』

李大嘴笑一笑。『我早點下手，也就省事了。』

『你們早晨開會商量好的麼？』陳二蹄子試探的詢問着，眼梢子對着李大嘴一斜一斜的。

李大嘴只顧拉着繩子，彷彿對於陳二蹄子的話沒有聽清楚，搖搖狗皮帽子，大嗓門獨個罵起來：『小組會，都是扯鷄巴蛋，沒有牲口插眼，把村子裏的馬牽過來，不就得了。』

『我拿出來和你們插眼不行麼？』陳二蹄子心疼自己的馬，苦苦的哀求着。

『你溜鬚也晚了，誰聽你放馬後炮。』

李大嘴不理陳二蹄子的話，拉着海鯊馬的繩子，兩匹馬一奔一跳，小鬼在就踢着是子，揚得滿處都是雪沙子。海鯊馬蹶着雪沙子有些打悚，一邊躲，一邊嗚嗚的叫着。李大嘴第二次拉緊繩子的時候，兩匹馬就在雪地上咬起架來。李大嘴拉也拉不住，放也放不開，陳二蹄子抄着手在後邊賣呆，不肯上前幫忙。等到李大嘴累得渾身是汗，扯不開繩子的時候，他才說。

『李大嘴，你讓我替你騎回去吧！』

『你不往你舅家跑了？』李大嘴笑了，聽口氣，有一半是答應了。

『我不跑了，我再跑，你用槍打我。』

陳二蹄子，這是你自己說的，你再逃跑，我一槍送你回姥姥家去，哈哈！』李大嘴笑臉吓唬人，這是他的奸心眼，他答應他了。『你騎上吧！到了村子，這海鯊馬就不是你的了。』

陳二蹄子騎上了海鯊馬，李大嘴也把他的小兒花馬抹過來。兩個人離開了雪嶺，照着原路往村子裏走。李大嘴的心裏落了體，已經不像來的時候那樣匆忙和緊張了，把繩子繞在馬脖子上，鬆了嚼子，讓小兒花馬遊遊逛逛的在雪地上走着。大道上不揚青雪花了，天上的薄雲彩給風吹開了，露出了青

天，扎蓬棵子遙地滾着。

北風吹得急，遠遠的苞米葉子打到小旗。

陳三蹄子是另外一種心情，他無精打彩的騎在馬背上，睜着那兩隻像小瓢一樣的馬耳朵，黑紫毛，矮蹄子踏踏響，這牲口是在他的手裏便喚出來用的！牠給他拉過去，伐過米，蹣過地，拉過莊稼，打過場。他給牠添草添料，飲水，墊圈，連牲口的腥氣他都知道得清清楚楚，黑天白日在，塊，熟得像一個死人一樣。現在，牠要離開他了，心裏有些熱辣辣的，說不出來是什麼滋味。

「馬叫你沒收了！」陳三蹄子嘆着氣，像小孩子一樣數明着：「我那兩疋地，誰給我種呀！」  
「你不是不跟小戶地主掉眼麼？」李大嘴說俏皮話給對方聽：「我到前方出一頂大車，抽掉你的一根牲口毛，你都心疼。」

「我怎麼不心疼呢！牠是我用肥草細料喂出來的。」

「不管你說什麼好聽的，現在都晚了！」

進了村口，李大嘴看見一堆一堆的人站在板障子跟前背風，盼着喀，賣着草。金永生趕着一掛大板車迎面走過來，抽着鞭子，車頭轆轤着冰雪和凍硬樹挂口要走過來，車尾巴搖盪着，車廂裏的東西掛了尖。在雜亂的衣裳堆裏，有一件水綠色的大和繡掠着眼睛，他心裏想：「這不是繡爭果實麼？」  
「同時間，有一夥人望見他壓着海驢馬回來了，趕緊的圍了上來，他給陳三蹄子戴了一個眼色，告訴他說：

「到地方了，你下馬吧！不要再裝象了。」

## 十五

就在張地主的那天晚上，村子裏過堂追浮塵。男的一下，女的一下。

女的裏面是張大嫂領着頭，她吃過晚飯，餵好了豬，不慌不忙的到每一家去吆喝開會，人數來了，牛，就把高福彬老婆傳來過堂。她一邊問，一邊勸說，一邊使心眼把高福彬老婆問得有八層瞭了。姑娘們，小媳婦，半老太太，小孩子，擠擠喳喳的順着北牆根站了一溜，堵住了門口，還有扒窗戶眼看的，像擠了一面牆，擠也擠不動，推也推不開。可屋子像亂馬營一般的嘈嘈着。

『嘈嘈騾子！』

『你看，這個老款，到現在還裝模做樣。』

屋子裏的電燈碰亮，照得高福彬老婆的瓜瓢臉白刷刷的，如同一張銀箔。她瞪着眼睛，咬着嘴，好像誰短她二百錢似的，張大嫂和一羣婦女把她圍得風絲不透，有的勸說，有的鬪着嘴，有的指手畫脚嚷着。

『快說，你的掌櫃的都坦白出來了！』

張素珍跟着她嫂子的後邊，附着耳朵喃喃說：『嫂子，那東西老鼻子呢！』

高福彬老婆吃了一驚！張素珍喃喃話是真的呢？還是掌風抽影呢？眯眯身身後的人們，有的對她嗤牙笑，有的瞪眼睛，有的不搭理她，彷彿大家都和她有幾輩子仇似的。最後，她聽見門口咕嚕響了一聲，原來金成把超出來的風匣劈開了，斧子砍在地上，又着腰板，緊着皮帶走過來，她害怕了，向着張大嫂求情。

『張大嫂，你給我說說情。』

『我給你說情，你得說實話。』

『我說了……』高福彬老婆順口答應着，又想说，又小想說，孝思半天，看見金成對她瞪着眼睛，才吐了口縫：『在江北有一輛膠皮的轎車。』

『還有什麼？』

『有兩條牛，七石小麥。』

『還有沒有？』

『沒有了，你們再找出來一件東西，割我的腦袋。』

高福彬老婆喘了一口氣。大家也伸伸懶腰，跑過去看看翻出來的衣裳。剪髮的小媳婦扒着桌子，踏着地上的斧子和風匣板子，推來推去。小姑娘擠在胳膊高處，頭髮辮在燈影裏隱隱着。金成彎下腰，從劈開的風匣裏掏出來衣裳，紅毛衣、白衛生衣、陰丹士林布大衫、洋服褲子，一件一件的抖落出來，花紅綠綠的幌着眼睛，賣菜的人不住的伸着舌頭。

「財主家真有老箱底！」

「這是康三閻王勒老百姓大脖子的。」

「老高家過禮的衣裳也起出來了。」

當着婦女們看着衣裳亂嘈亂嘈的時候，周蘭也走到這屋裏來了。她輕輕的跨着脚步，擠進婦女堆裏，迎着電燈的亮光，她立刻看見了金成的粗脖子頸子和那兩隻撐撐的耳朵，她看見它是怎樣的熟悉呀！「他幹麼和婦女在一塊呢？」她思索着，臉蛋微微的泛着紅暈，心裏有些跳。在這亂糟糟的人堆當中，她要知道些什麼，但又不能知道很清楚，就那樣不安心的跳起來了。大白天，村子裏就像亂馬營似的亂了一天，抓得鷄飛狗跳牆，騎馬跑的陳二蹄子也被逮回來了。黑了天，婦女們又擠進這屋子裏來，這是幹什麼呢？

屋子裏可熱鬧了！亮的燈光和黑的人影交織着，婦女們穿的花花綠綠的衣裳，頭髮鬆散開，細白的手指在紅毛衣上摸來摸去，小騾鬥啾啾的響着。這使她想起婦女識字班的情形，彷彿今天晚上比婦女識字班更要熱鬧，更要活潑呢！不認字的張大嫂也來了，挽着小疙瘩，戴着小銅錐子，黑臉蛋照得溜明溜亮，簡直裂嘴笑呢！活潑亂跳的小芸，指手畫腳的張素珍，小媳婦扯着衣服捨不得放手，邊笑邊。金成向着桌角躲開空，張開手，把劈裂的風匣以下一塊板子，擲在地上，高興的哈哈大笑起來。

屋子裏的婦女是怎樣高興呵！周蘭不敢在人面前大聲笑，鼓起小臉蛋，却抿着嘴笑了。她往前探了探身子，靠着窗戶台賣菜，每一次金成在燈下張開手的時候，那淡淡的影子就投到她的臉上來。幌了一下黑影，燈光又露出來了，她幾次的都望見他的撐撐的耳朵。她看見他高興的時候，她也感到高興。雖然高福彬老婆蹲在她的旁邊，她也看見了；那張刷刷白的瓜瓢臉，打捲的牛糞盤頭，蛤蟆眼睛，擢



嘴唇子，她從她身旁走過了兩遍，她覺得比碰上一只獺母狗還要討厭。婦女們可希罕衣裳啦！團團的圍着桌子，有的扯着水綠色的大襖，有的用牙咬青坎布絲，有的看衛生衣的成色，量量腰衩，比比袖子。張素珍把那件陰丹士林布大衫穿在身上，伸伸袖口，看看搭在腳面上的衣裳襟。沒有撈着穿衣裳的連扯帶摸，一個剪髮的小媳婦把一幅青閃光緞子抖露出來，嬌得幌眼睛。大家七嘴八舌的說話。

「財主家穿的衣裳，都是溜光水滑的，連肉皮都不沾。」

「你看，一個風匣裏，藏了多少衣裳。」

「孫老結不是拿出一個黃包袱麼？」

那個剪髮的小媳婦搖頭笑着，擱下那幅青閃光緞子，聳着肩膀，遠遠的望見了周蘭的鵝蛋臉，她指着撅嘴的高福彬老婆俏皮的對她說。

「周蘭，你婆婆給你的過禮衣裳呢？」

「她不是我的婆婆。」

「你聽見麼！周蘭說了，你不是她的婆婆。」

那個剪髮的小媳婦又把周蘭講的話，照樣的對高福彬老婆說了一遍。周蘭望一望那個剪髮的小媳婦，又望一望睡着大眼摺子的金成，回想方才講的那句話，不知不覺的臉紅了。

高福彬老婆沒有吱聲，望了望周蘭的沉靜的鵝蛋臉，嘆了一口氣，把牛糞盤頭耷拉下來了。

「這個老款，她不吱聲，讓她把衣裳單自出來。」

「快快說！你把衣裳藏在什麼地方了？」

高福彬老婆怕硬不怕軟，大家問她都是白搭，仰起瓜瓢臉，溜溜黏根，皮目煞眼不理那個楂。金

成看得來火了，從腰上解下一根皮帶，在後邊湊火說。

「她是賤皮子！不打不說。」

高福彬老婆轉過半攤盤頭，狠狠的睨了金成一眼。

「人家到了什麼時候，六盤子拳——多魚（餘）。」

「你不說，就打你這個賤皮子！」金成咬着牙，和高福彬老婆鏢上勁囉！

「我說什麼？」

「你說：你把東西藏到什麼地方去了？」

「金成，白天不是你去找公安局麼？」

「你這個刁娘們，放完鴨子，又反鴛（詭）了。」

小芸怕她哥哥吃虧，跑過去拉張福彬老婆的袖子。那個老娘們一擰胳膊，把小芸淋得發靛，擰在周蘭的大腿根上。周蘭正生氣的時候，旁邊的張素珍和那個剪髮的小媳婦替她下了手。一個扯膀子，一個攔路膊，拉拉扯扯好一會，高福彬老婆已經累得氣喘了，腰酸了，牛蓋盤頭給撞歪了；散開了扣子，披頭散髮的，好像一個裝瘋賣傻的女天神，就是手裏少了一面鼓。圍在旁邊的婦女們看得笑了。金成頓着巴掌。

「熊嘍！好虎架不住一羣狼。」

高福彬老婆被弄得頭昏眼花，喘着氣，咳嗽着，自己覺得實在挨不過去了，才輸了嘴。「張大嫂，你再給我說一次情。」

張大嫂穩住架，抽了一口煙，繃着臉對高福彬老婆說：「老高大妹子，這不是你自己找麻煩麼！」

『我再也不……』  
『叫她坦白吧！』

張大嫂遞了一個眼色，張素珍和那個剪髮的小姑娘全住了手。小芸退到她哥哥的跟前。旁的婦女也跟着退到後邊來，靠着牆，高高低低的站了一排。又是說，又是笑。

『你快說！』

『我說……』高福彬老婆知道周蘭站在旁邊賣呆，她嫌寒儉，白瓜瓢臉熱辣辣的，皺着眉毛，她想了又想，知道不說是挨不過去的，她只好說了：『在佳木斯我妹妹家裏，有我的三兩箱子衣裳。』  
張素珍叮着問：『你說利酒一點，到底是幾箱子，一箱子加兩箱子，是三箱子。』

『是三箱子衣裳。』

『還有沒有？』

『這回可沒有了！你們要再找出一點東西，割我的腦袋。』

『你一共長了幾個腦袋！』

金成截她的短逗樂子，逗得婦女們格格的全笑起來。有的嘻嘻的笑，有的呲牙笑，有的格格的笑。周蘭也抿着嘴笑了，沒有出聲，淺淺的一道紋溜出現在那鵝蛋臉上，經過金成的眼光一掃，那淺淺的紋溜又消滅了。大家說說笑笑，吳萬中從外邊走進來，看見屋子裏熱熱鬧鬧的，問道：

『你們笑什麼？』

『我們有好笑的，大家才笑起來。』張大嫂正正經經的纏着臉說，沒有笑。她的小眼睛溜到高福彬老婆的臉上，瓜瓢臉白裏透青。

「你們動了手？」吳萬申看見金成的手裏拿着皮帶，猜想說。

「沒有，我們要動手，已經割了兩個腦袋！哈哈……」金成忍不住的又笑起來，拍着肚子，幾乎岔了氣。

「你們沒有動手割！」

「對啦！我們沒有割，這年頭，大肚皮的腦袋太不值錢，三箱子衣裳就換一個。」

金成又把大家逗笑了。跟着那笑聲的波動，大家的眼光所發發的射到高福彬老婆的身上。吳萬申暗自站着頭，立刻明白了。

張大嫂轉過頭去問吳萬申：「你們那裏取出什麼東西？」

「我們取出劉慶的四麻袋衣裳，一床皮被。」

張素珍吃了一驚，伸伸舌頭：「真不少，老鼻子啦！」

「耗子拉木掀，大頭在後尾。」吳萬申笑着說：「還有三個金鑰子。」

「你騙人！」

吳萬申一張手，露出三個黃燦燦的金鑰子，可屋子人的眼睛都晃亮啦，一邊顯白一邊說：「我怕你們不相信，我才帶來啦！小伙子要和你們婦女比賽呢！」

周蘭怕媽媽出來找她，正想回家去。忽然吳萬申拿出三個金鑰子，幌着滿屋子晃亮。她想再多看兩眼，又把腳停下了。金成不知爲什麼却來了興頭，把金鑰子放在手裏甸着分量，要和吳萬申打賭，清亮的驢門格格的笑個不休。有一個金鑰子套在張大嫂的手指頭上，那手指頭給燒火棍抹着黑灰，還有着豬食點子。大姑娘小媳婦都圍着她看，看得眼熱，頭髮楂子都聯髮啦！在黑慘慘的脖領子後邊，

一個白瓜瓢臉也偷着擠進來看。

『你看什麼，你把金鑽子拿出來。』

『你把金鑽子藏在什麼地方了？』

又問到高福彬老婆的頭上了，她死也不肯承認，不吱聲，也不動顫。婦女們要金鑽子勁大，合計了一下，一齊下了手，張素珍扯胳膊，小英抱大腿，那個剪髮的小媳婦攆腰，還有攆腰和解扣子的。高福彬老婆的青棉襖給扯開了，露着灰毛衣，披着頭髮，淌着鼻涕，一面和婦女拉拉扯扯，一面大喊大叫。

『我沒有金鑽子，你們逼死我，也沒有金鑽子。』

張素珍點醒她說：『你們戴的金鑽子，這回過禮的金鑽子呢？』

『真討厭，又提到過禮的事情。』周蘭心裏嘀咕着，躲到樓底下，塊黑影裏，沒有走出去。她想知道事情的歸根落底。

剪髮的小媳婦俏皮高福彬老婆說：『你看你這個摺嘴騾子，還想戴金鑽子。揮霍戴花！』臭美。

高福彬老婆咬着牙，挺着脖子，王八嘴脣扯，鐵心了。大家把她團團圍住，又生氣，又好笑，跟着她身身後亂哄。

『抽這個摺嘴騾子，看牠敢聲不吱聲。』

『真是死腦瓜骨，捨命不捨財。』

金成氣急眼了，把皮帶遞給了張素珍。婦女們知道又要動手，重新把高福彬老婆圍住，有的鬆路

膊，有的拉毛衣，有的撐眼腰眼子。吳萬中怕把事情弄得糟糕，走到張素珍的跟前，悄聲告訴她說。

「沈同志方才對我說：不要打人。你吓唬吓唬她，把東西拿出來就得了。」

張素珍點點頭，走到高福彬老婆的跟前，對着那白瓜瓢腦門虛幌兩皮帶，吓得她直霎眼睛。金成在旁邊看着着急，大聲嘈囉。

「張素珍，你狠狠的抽她皮帶！」

「背黑裏一個婦女說：『叫她蹲箕籬子！』」

高福彬老婆的腦皮上的青筋鼓起來，豆粒大的汗珠往地上滾，前面黑壓壓的一堆人，眼睛黑糊糊的。

張大嫂勸她說：「老高大妹子，你說了吧！蹲箕籬子，丟人丟不起。」

「我說……什麼呢……」她半吞半吐的嘟囔着，搖着頭，實在到了死逼無奈的時候，才說出來。

「呵……你們拿去吧！放在炕席底下，那是給我媳婦過禮的金鉗子……」

「誰是你的媳婦！」周蘭聽得不順耳，從旁插了一句，睜睜高福彬老婆，又睜睜金成、小臉蛋兒紅了，

「你說吧！」

大家吵了一頓，又追下去了。

## 十六

周崗在家裏，好像圍在閻葫蘆裏一樣，霜雪把窗戶門堵得溜嚴，透不過一口氣來，她去到當院子裏來了。

當院子的空地白淨淨的，兩旁是戳雪留下的木樁印，中間是人行道，給莊稼人穿的鞋幫踏得溜滑。嶄亮。早晨的小榆樹枝上落了一層樹掛，太陽從樹梢上射下來，滿樹都開了一片白花。外頭沒有一點風絲，穀草堆上的草梢也不搖動，有幾隻家雀落在穀草統子上吵着架，從上滾到下，有人用木棍敲着木板障子，家雀向介壁的房子飛去了。當院子白淨淨的，鴉雀無聲了。

周崗覺得當院子暢快，那高高的穀草垛，白茫茫的樹掛，木板障子，房簷子，淡青色的天空，她不知道看多少過，她對於院子裏每一樣東西都覺得親切，她想到遠處一些東西。家雀該有多麼好呢！願意飛到什麼地方，就飛到什麼地方。她在家裏該有多麼悶屈呵！會也不能開，門也不能串，昨天晚上偷偷的去看過堂，到現在還是提心吊胆的。她覺得她實在悶屈呵！一邊在雪地上散步，一邊想

着心思。

她邁着穿着淺綠色褲子的兩隻腿，輕輕的放着脚步，踩在雪地上，瘦瘦的藍棉襖遮住身子有些搖擺。她走到木板障子的跟前了，用手理了理搭在臉上的散髮，換着雙眼皮，望着大街上的雪堆和一張臉。昨天去看過堂，不是從爬犁和雪堆當中穿過的麼！現在想過堂的情形，連過堂時候的興致都想起來。她的心裏暖得很呢！可屋子裏的婦女都在格格的笑，他也跟着嘴笑，尤其是金成喜喜歡起聲子，她的嘴簡直抵不住了呢！可屋子亮堂堂的，她的心裏也是亮堂堂的。至於高福彬的老婆呢？她幾乎不去想她的，那張沒有血色的白瓜瓢臉，披着头髮，歪着嘴，她想起來都會噁心的。這心裏的話能夠對她媽說麼？她寧可在肚子裏爛掉了，也不願意說出來。

周蘭納悶：有什麼東西橫在她們娘倆之間呢？是一垛牆麼？是一層窗戶紙麼？是一塊烏玻璃麼？有了它，娘倆就不能夠通氣。近幾天來，她不敢正眼看着媽媽，一看目已就先紅了臉，紅了臉，她更不知道對媽媽講什麼才好。那更糟糕了！吃飯的時候，媽媽坐在炕裏頭，她抹到炕沿上，媽媽坐上邊，她跑到裏面打橫。到了晚上睡覺，她不管睡着睡不着，蒙上眼睛，一腦袋扎在被窩裏，故意打兩聲呼，惹得媽媽那裏有什麼動靜。過了半夜，窗子都黑了，她還聽到媽媽嘆氣和胡蝶裝璃子的聲音。爸爸也醒了，咳嗽吐痰，那粘痰臊子把土牆上的紙片子都瞪得發響。她尋思起來真傷心，這不是爲着她一個人麼？她是怎樣和媽媽見外呀！一來二去，她覺得說說媽媽這兩個字都有些咬嘴，她不是從媽媽的懷裏長大的麼？難道是從石頭縫裏踹出來的麼？

木板障子外邊有人喚豬的聲音，用木棍敲打着。

周蘭回屋的時候。張大嫂拄着燒火棍來串門子，穿着破大布衫子，破襪片子，臉上掛着灰，頭髮



趕了趕，看那神情，比昨天晚上過堂還要自然，沈重而且隨便。張大嫂一進屋，周蘭覺得心裏開了一扇窗戶，周蘭臉裏露出一點亮。她心裏想：「張大嫂幹什麼來呢？頭也不梳，臉也不洗，腳腳這樣勤快。她沒有講話，隔着桌子望着她。」

「你們看見小豬麼？」張大嫂站在地上，面對面的對着周老太太。

「我們一天不出屋。」周老太太回答說。

「眼看見小豬鑽進夜屋子，哼了一聲，就不見了。」

「怎麼把小豬吓毛了？」

「李大嘴到劉慶家裏去抓殺囊子，嚙二巴唱的，殺囊子一叫喚，把我們的小豬吓毛了。」

「張大嫂，你坐下嚙嚙，抓財主家的豬幹什麼？」

張大嫂放下了燒火棍，理理鬢角上的亂頭髮，坐在周老太太跟前。旁邊是周蘭和她的癡爸爸，烤着手，抽着煙，眯着霜雪搗得厚厚的牆壁，嚙起家常喀。周老太太對着張大嫂的小眼睛，打聽東，打聽西：昨天爲什麼打槍？大車拉的什麼東西？夜裏吵吵鬧鬧幹什麼？張大嫂告訴她抓地主起浮匪的情形，展着眉毛，小臉發着光，找小豬的事情已經忘在脖子後邊了。

「我活了多半輩子，頭一回見了這樣場面。」

周蘭的癡爸爸從炕上爬起來，推開枕頭，吐了一口痰，打聽張大嫂說。

「有多少衣裳呢？」

「紅毛衣呀！大和綉呀！可老鼻子啦！」張大嫂說得嘴牙子冒吐沫，用手比畫起來：「滿滿騰騰的裝了一屋子，插不進手指頭去。用大車拉，也要拉三天一夜。」

「這回你們可翻身了！」周老太太平淡淡的說了一句。  
「還送出三十八石糧食，上了封條。」

「你們吃穿都不愁了。」

「還有啦！」張大嫂的嘴像汽水瓶子，越冒越有勁：「十四台大車，三十多匹馬，七頭牛，今年小戶種地，再也不犯愁了。」

「這一回是個大翻身。」周老太太哼哈答應着，沒有怎樣往心裏去。

「還有啦！箱子，櫃子，牲口槽子，鋤刀，鋤頭，鐵鍬，板子，牲口套……我抄近說吧！昨大夜裏過堂，送出十付金鉗子，十個金釧子。那盒金沙子也取回來了。今大早晨，常俊岩騎自行車送到東北銀行，賣了四百多萬。」

金子打動周老太太的心了，張大嫂的話裏話外之間，她聽那口縫，老高家給她女兒過禮的金釧子也取出來了。到現在她能說什麼呢？她望望女兒煞白的鵝蛋臉，沒有取聲。周蘭想起昨天晚上過堂的那付情景，瞧了瞧她媽媽的臉，也沒有取聲。周圍的鄉把高家倒足聽得發呆了，只有張大嫂亮亮的眼睛，不住嘴的稱讚說：

「金子是值錢的東西！」

張大嫂碼搭一下小眼睛，不慌不忙的說：「還有比金子值錢的東西咧！你知道，放在你們東屋那細輪帶，叫佳木斯一家鐵工廠買去了，六十四米，給了五百萬，可金貴做的經濟。」

「你們徹底翻身了！」周蘭的雞把爸爸吐了一口痰。

「窮人受了多少罪，吃了多少苦，共產黨來了，才算熬出頭來了。驢糞蛋還要翻情呢！」

張大嫂正說得高興的時候，繃一繃眉毛，把話停下了。仰起了臉，望望被霜雪蓋得溜嚴的屋子，刷刷白的土牆，溜溜黑的灶坑，樑頭上風乾的白菜葉子，露棉花的蘆花被，破香爐，打了嘴的磁壺，這樣擺設是怎樣寒儉呵！回想一下起出來的一些花花綠綠的衣裳，她替她們難過呢！

張大嫂替她們嘆了口氣：「窮人都翻身了，偏偏你們？」

周蘭的癩疤爸爸略抬起頭來，吐一口痰，聲音直哆嗦：「我們是挨着受窮。」

「你不想受窮，你不會另打主意麼？」

周老太太聽不住了，紅了臉，歹聲歹氣的和她掌櫃的吵着嘴，越吵越惱。最難心的，是她們的女兒周蘭，沉着心，躁着脚，溜着眼睛，爸爸和媽媽吵架，還不是爲了她一個人的事情麼！她能說什麼呢？張大嫂給她們老倆口子勸架。

「過去事情一筆勾銷，窮不扎根，富不長苗。家雀往亮處飛。」

「人家財主，高山點燈明頭大。」周蘭的癩疤爸爸噉噉着，想藉財主高福彬、忿恨的說：「好像我們打着燈籠，也找不到那樣好的人家。咳咳！我是一個癩疤，十八歲給人家打頭，披星星，戴月亮。莊稼院什麼事情我吃不透。那些財主，我早就吃透了！我的女兒沒人保媒，也不能回到家裏。」

周老太太忍住氣，再沒有和丈夫頂嘴，關於老高家親事，自從村子裏起浮產，聽見張大嫂的啼啼，心裏打盡廻，嘴上拐不過彎來。當初紅嘴白牙答應媒人的，一名二聲的傳出去，親戚隣居等着喝喜酒。現在又變了卦，她怎好說出口呢！可是，人嘴兩張皮，怎說怎日理，起初勸她把女兒嫁給老高家的一些人，現在都說她是封建腦瓜筋，溜鬚大肚皮，連貧雇農大會都不讓她參加，可真惱火啦！自己把女兒拉扯大了，又落了一身不是，家裏外頭都瞞怨她，鬧得裏外都不够人。

張大嫂把話說了九分，她站起身來，拾起燒火棍，在離開屋子之前，又說了那一分。

『你們想想，今天就要回爭老高家，周蘭要是過了門，沒跟人家享福，却跟人家受了罪。』

『我受了罪，我媽看見才高興呢！』周蘭已經擰了半天了，碰到這個節骨眼，輕輕的說了這麼一句，說完臉就紅了。

『我做了什麼對不起人的事情，包癩不是都落到我的身上。』

周老太太發了脾氣，漲紅了臉，不是鼻子，不是眼睛的吵着，耳根子像火燒似的，從她女兒那裏背過身子，朝着西牆上的菩薩像。周蘭知道自己冒失了，後悔的咬着小白牙，一邊往後退，一邊木脹的溜着她媽的臉。張大嫂還沒有跨出門坎，只好又給她們勸架。

『你們娘倆消消氣，說來說去，人活著還不是爲着一個『好』麼？』

『我們沒有好！』周蘭的癩疤爸爸也跟着陰陰着。

『你說沒有好，就……』

『你們尋思尋思，我找到小猪，鬧過回爭大會，再和你們好好時扯，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爲着一個『好』。』

張大嫂提過燒火棍，推開房門，走到外邊去。外邊正敲着炸彈殼，滿街的人都向大會場湧去，回爭會快開始了。

## 十七

張大嫂就火捷到家，再轉到賣場的時候，參加開會的寶恩中長都到齊了。

寶恩是怎樣地顯得緊張和匆忙呵！房門敞開口，涼風和雨水灌進來，激到屋裏來。冷風吹動着，紅花棉的穗子蓋住人的眼睛。李大嘴站在後排的板橋的一端，搖着狗皮帽子，扶着孫老柏油聽的肩頭，張大嫂也大喘大吵大嚷：『你擠什麼，這又不是要狗駝子。』一個穿着黑膠襖的中農民望着他寶恩。吳萬中擠在別人耳朵牙子後邊，對着人們的脖頸吹風，晃着小煙袋，煽動着回聲。只有金水生是平靜的閃着豆角眼睛，那平靜像大風雨來臨之前的一種象徵。

金水生看見張大嫂穩穩當當的走進來，就問：

『你的小豬找到了麼？』

『我聽見敲炸彈殼，就從老周家走出來了。』

張大嫂是一個深沉的人，當她提到老周家的時候，眉毛擠成了一道黑，便把話停下了。金水生却

沒有坪會那個，心裏正想着鬧爭的事情呢！表面上却裝得鎮靜，提猪道狗肉，心裏却會出。搔起眼皮，像高舉鞭子一樣族族的人頭湧來又湧去，頭髮梢戳破了帽子，還有瞪着眼珠子的。亂一陣：『撒佈的哭會到了！……』

活像一塊硬敲到金永生的腦門上，神經一拘攣，頭腦已經十分清醒了。煙灰和塵屑在他的眼前飄過去，刺面露出白的領口，陽光閃爍着。他記起高福彬架在鼻樑上的眼鏡閃的光，像馬蜂的針，像大麥的芒，那老頭子幾次對他瞪着眼珠子，支使他趕小車子，出官車，沒收了江沿那……他想起來是怎樣的心疼呵！渾身都像扎了針一樣的跳疼着。他把手腕舉起來，等待着鬧爭會頭上。爲了倒出自己的苦水子，他願意把馬蜂子針從腦袋上拿出來，他願意把大麥芒從手裏拔出……

金永生揮着高福彬，進了賣場，後邊跟着，夥人，牽着繩子的，挑着扎槍的，滾熱的……管在大湖的人氣中間，高福彬的國幣馬褂眼搖搖幌幌，尖嘴巴像一個釘子，耳朵薄得成了高福彬……撮仁男小……得說着，一頓皮風，當着人們擊起肺喊口號，拳頭和吐沫星子碰到那捲起的……它才……了，下。大湖的人羣把他捲進怒潮的漩渦裏了，一陣陣噁聲噁氣的叫着。

『到劉福進主！』

『有定的景寬！』

『有他的景寬！』

『景寬甲農團結起來！』

小伙子都精神起來了！拳頭在紅纓的扎槍頭子上耍着歡，橫眉豎眼的掠着矇子。

主席吳萬中敲着小煙袋，在主席台上露了面，他的勞工服壓在桌角上，擺了兩次手，讓人家靜

靜、眈眈南炕上的小伙子，又眈眈北炕上的婦女，簡簡單單的說：

「現在國爭惡霸高福彬，他在村子裏橫行霸道，老百姓受他欺負。誰有條件，就把話說在當場吧！」

金永生探探頭，鼓起了豆角眼睛，隔着左三層右三層滾動人頭，望見了高福彬那張面目，四口臉、額骨突出來，癢着鼻子，失了神的灰白日光對着爐口的死煙，越來越暗淡了。金永生心裏想：「他逼我出官車，扣我江沿地的時候，這老頭子的眼睛該怎麼兒呢！吹鬍子瞪眼睛的，翻臉不認得人，那鼓肚的眼睛烤得像火鏡一般，我連看都不敢看。怎麼現在也鼠匿了。」他想來覺得高、壯、火，那股火氣在他的心腔裏痛得快要出了頭。現在，該着他出來伸冤的時候，眈了眈高福彬的老窟窿眼，不知不覺的打了一個架。

金成把高福彬拉到主席台跟前，紅扎槍揚了一下，兩邊的人流向着中間擠過來，左右打旋。孫老粘的小腦袋從裏邊露出來，擺擺腳，看見高福彬那撇小仁丹鬍子，立刻來了火。

「你怎麼不裝蒜啦！我給你抗活，你巧使我半輩子。」

「你聽，孫老粘說他叔伯丈人裝蒜呢！」

一個尖嗓子的小媳婦咕咕着，在脖子後邊吹着風。孫老粘的臉皮氣得發紅了，咬着嘴唇。

「叔伯丈人，鷄巴！他胡弄我給他藏黃包袱，讓我沾包！」

「老粘，你打他的嘴巴子！」

孫老粘擠擠眼睛，伸出蘿蔔的胳膊，對着高福彬的凹口臉幌了兩次。高福彬兩次都閃過去了，翻弄着小窟窿眼睛、腮幫子上的小鬍子挑起來，毗着大金牙，好像不服勁似的。孫老粘的個頭小，忙得

滿身是汗，够也够不着，扎攢着胳膊，黑黑的後腦勺子搖擺不定。

『跪下！跪下！』

金成用扎槍觸着老頭子的脊背，高福彬就跪下了，大家停止了嘈叫。穿着靛鞞的李成林說：

『高福彬，你當屯長，怎麼尅扣我的配給布，放豆油你摻假……』

高福彬不敢吱聲，低下頭，像癩了茄子，斜着窟窿眼，看見大家夥把他圍得風絲不透。亂嘈嘈

陣。

『你抓我的勞工……』

『你領王警尉翻出荷糧，洋刀叮嚀山響，吓的小孩直哭……』

『打倒地主！』

金永生走上台前的時候，大家又喊過了一次口號，李成林穿着靛鞞走到後邊去。他的兒子金成拉着繩子，把高福彬從地上拉起來，光着腦袋，露着火金牙，活像一隻受傷的白眼狼。

高福彬，我有一句話問問你，我老人八留下江沿地……金永生提起那件事，有些心寒，再也說不上去了。

高福彬知道金老板子是一個心慈面軟的人，使了軟招子。

『金大哥，咱們兩家父一輩子一輩子的處了多年，介壁隣居，有甚麼過不去的地方。』

金永生聽得不耐煩了，掄了一下豆角眼睛，脖子微微的抖着，生氣地說：

『我和你有過不去的地方，我有……有……江沿那塊地……』

『金大哥，不要提了，咱們都是開荒佔草的老戶。』



「你說，誰是開荒佔草的老戶。」金永生截住高福彬的話，氣的渾身直哆嗦，扎着兩手，半截破皮褂子幌動，快要搭拉到小老頭的鬍子上，冤家路窄，越說越生氣：「提起北大荒開荒佔草，都是我父親一鎬頭一鎬頭刨的，砍倒樹林子，搬掉石頭瓦塊，打草，放荒火，一滴血，一滴汗。」

高福彬伸長了脖頸，想講什麼，却唬了一下全身：「我們是坐在炕頭上發財。」

「你們就是坐在炕頭上成了良家，手不拉犁，腳不沾泥，對着冷金時時喘，尅扣配給，要出荷，配着警察喝酒才找到你們。」

金永生快要氣炸了，抖擻着衣袖，鼓鼓的三角眼睛浮起血絲的紅光，大家夥已經湧到前邊來，當着金永生問得高福彬牙口無言的時候，隨着叫起來：「叫他們講！尅扣配給，要出荷，有沒有這事！」有的人翹起了腳根，瞪着眼睛子，幌着草坐的椅子，友誼書房裏面全活動起來。

「天哪！天哪！你怎麼不打他呢？」

「金大哥，你怎麼不打他呢？」

「我打他也不解恨！」金永生傷心的說，腔子的聲調都走了，一聲詩說，一邊挨着心：「我已經寫屈了好幾十年，今天，我要當着大家抖露出來。你派我出官車，我好險沒有把命搭到日本人手裏。你逼我賠你黃驢馬，佔了我的江沿地，我是指地打糧……」

金成狠狠的擰着那條繩子，代替他說話說：「人家吃香的，喝辣的，我們連苞米楂子都吃不起！」

「苞米楂子，苞米楂子……」金永生打斷他兒子的話，崩着腦瓜皮，聲調又高起來：「我當一回老板子，到你家去借一斗苞米楂子，你滿嘴噴香，呵！一斗苞米楂子，不够你們財主添耗子窟窿的！」

「叫他講！」

屋子裏的人們一條條的從四面八方喊起來。七喊八喊，把金成小伙子喊起了火，豎着頭髮，擡起頭皮上的青筋跳起來，不由分說捺住高福彬的腦袋，問一聲。

『高福彬，你給我們退不退那塊江沿地！』

『我退江沿地……』高福彬已經鬆了，葫蘆頭的腦袋在金成的手心裏擺弄着，擠着抬頭紋，壓低了大煙嗓子，喘了半大氣。

『高福彬，共產黨不來的時候，你爲什麼不給我退地？』金成又叮了一句。

『共產黨沒有來……我的腦筋沒有開……』高福彬說。

『你這個封建腰瓜骨，用鐵榔頭敲也敲不開。』

金成用拳頭比畫了一下，吓得高福彬渾身直哆嗦。塌着門口的，腮幫子上的小鬍子亂抖，大煙嗓子噁了，無可奈何的向金永生哀告說：

『金大哥……江沿那地……我給你……』

金永生反對說：『是你給我的麼！是共產黨上頭法天網給我的。』

『這個老鸚巴頭子，不打他不輸嘴！』

李大嘴一出了場，楞頭楞腦的就給高福彬打了三巴掌，有些小伙子叫喊好來，拍着巴掌。李大嘴更來勁了，腫去了大嘴，擰了狗皮帽子，搶到前面，完全把金永生擠到一邊，有三巴掌落在高福彬的腰眼子上，他看見高福彬裂裂嘴，就更生氣。

『你裂嘴，我也要打你，反正我也把你得罪了，一個羊也是趕之，兩個羊也是放之！』  
『打這個老雜種操的！』金成在一旁拉繩子，伸不了手，大聲罵起來。

屋子裏亂套了，人們鼓鼓湧湧的擠到前邊來，左右騷動，高高低低的狗皮帽子像星星草的擺着。小伙子幌着胳膊嚼着，搶着繩子，挑起扎槍頭子。後邊的小媳婦跟着，一股腦的湧上來，黑黑的小疙疸，洋布的衣裳領子，棉褲和鞋子把地皮插得溜嚴。小腦袋的孫老粘擠到門後去了。李大嘴在人堆裏要歡的往上鑽，忙得渾身出了汗，扯掉了小衣裳的扣子，粗紅的胳膊像大鵬翻翻着。在台上的吳萬申有些穩不住架了，翹着腳，幾次把小嫗袋攔起來，大聲喊叫：

「咱們不是爲了煞氣，是爲了挖壞根呀！」

鄧守桂指着高福彬的腦瓜對大家說：「讓他坦白，爲什麼支使刁金貴成立小組會翻把！」

「讓他說，爲什麼要保任會長？」

「他快坦白！」

吳萬申出了頭，把頭岔過去了。人們也就順風打旗的問下去，像是莊稼人刨地瓜，越刨根越深了。

李大嘴住了手，退到爐筒子後邊去，戴上狗皮帽子，望着高福彬太陽穴上的一塊青痕，直翻着眼睛。

## 十八

貧儂農許了一天等級，編了號碼，領了片子。到了晚上，七百多件衣裳也倒動到大街上去了，分成堆、標明價錢，按市價減半，核成四百八十七萬。離離拉拉的擺了一鋪街，花花綠綠的直幌眼睛。評判員已經到場了，基幹隊佈置好了崗哨，拿片子的人們正張羅着站排，一切都停當了，大家單等着排號領果實。

金永生走上大街的時候，大街上的人已經擠滿了，領衣裳的，賣果的，從場子裏出來的，一股腦的堵在場子口邊，推擠不動。儘管基幹隊幌着紅扎槍，喊啞了嗓子，在杆子外邊攔了一道繩子。大溜的人羣前浪催後浪的湧過來。主持會場的吳萬申翻着肩膀，走一步，嘆一句：『大家閃開空，按等級排成隊，先來後到！』金永生站在穀草垛的跟前，半截破皮褂子從人們閃動的肩膀露出來，望着場子裏的衣裳。不出頭的陳二蹠子也來了，蹠着腳，在雪地上齧縫着，想着心事。

金永生排在第二等的前面，他的前面是李大嘴，因為李大嘴早來一步，搶了一步先，狗皮帽子搖

搖幌幌、胳膊扎舞舞的，敞口的青呢子大氅擋得嚴嚴實實。兩個人身板挨着身板，踏着脚，吵嘈着。電燈却亮，拴在半空的繩子上，木障子上，挑着小紅旗的竹竿子上，遠遠近近，照得像一條火龍。

街上揚着青雪花，輕飄飄的，涼濕濕的，從帶草環揚在臨街上。夜裏有點冷吧冷，人們的脚凍得像貓咬似的，排成隊，拖着比買火車票還長的一個大尾巴。

過了會，金永生擠到場子口，場子裏五光十彩的衣裳也看得清清楚楚，穿着木障子堆了一落堆的。落氈子，一落氈花褥子，四落破，兩落小孩穿的花衣裳，大約有二十多落。最顯眼的是一件清閃光帶子夾袍，水綠色的大襖，鵝蛋青色的紫宮呢，火狐狸搭在柳條花布的衣裳襟上，日本黃大友，再遠一些，他就看不清了。場子的四角都擱着繩子，褥子，木板，和那被電燈照得賊亮亮的

雪堆子。

在車邊木椅子跟前，剛上場子的孫老粘和常俊岩略略。

「你買多少錢？」

「五萬五，你買布也買不來，棉花白搭！」

白雲李成林也來了，擠在人堆裏，拿着四萬元的厚子，向場子裏探頭探腦的，向金永生打聽

信。

「我們中農領東西也熬後麼？」

「你忙什麼，好飯不怕晚！」

張素珍站在木障子跟前，替男人出主意，想挑自己心愛的衣裳，眼巴巴的望着場子。張素珍站

在小紅旗下面，仰着臉，眯着成落的衣裳，指着一件花邊呢棉襖對張大嫂說：『那不是老高家過禮的衣裳麼？』

『老高家真有老箱底。』

張大嫂走到場子口，腦袋上的疙疸髮落了幾片雪花，擦着眼皮，希罕的摸着鴨蛋青色的紫宮呢

說：

『這是老中華民國的東西，到了「滿洲國」，就不時興了。』

個花眼的老太太說：『我活了一輩子，也沒有像今天這樣閉了眼睛。』

場子外頭的人都來了精神，大聲的笑着。

『你看那大嘴，人是衣裳馬是鞍！』

『這年頭，穿暖就行了！』

『「滿洲國」，誰沒有穿過麻袋！』金永生說着他自己，細細眉毛，穿在身上的破皮褂子微微

的抖。

『我那時候幹什麼！』張大嫂說：『我們大丫頭出門的時候，連被都做不起。』

『九天到草甸子上打柴火，活活把人凍死！』孫老媽眯着眼睛說，眯着場子裏的衣裳，又笑起

來：『我窮了多半輩子，連好布條也沒有上過身。』

李大嘴和孫老精逗樂子說：『老粘，這回該你裝着了！』

在木障子前，有一夥人圍着陳二蹄子嘈吵起來。原來陳二蹄子看見別的中農都領了四萬元的票子，心裏着了急。

來。」

「怎麼別的中農都領了房子，偏我這個中農腦袋貼上貼，號上號，三個鍋裏煮不出兩樣飯。」

「你要房子麼？」吳萬申對着陳二鬮子的臉，好像不敢答應似的。

「我要房子幹什麼，我要我的海驢馬！」陳二鬮子的眼睛瞪着李大嘴，腔子沙沙的。

「陳二鬮子，誰讓你向地主溜鬚！」

李大嘴受不了別人的閒話，翻翻眼珠子，從排頭上跳了出來，一直闖到陳二鬮子的跟前，扯住陳二鬮子的灰棉襖，不撒手。兩個人就在場子門上吵了起來。

「你扯我棉襖幹什麼，八路军裏不打人，不罵人。」

「不打好人，壞人一樣動手。」

「爲那點壞，請你李大嘴給我舉出來。」

李大嘴扯着陳二鬮子的領子，抖了一肩頭雪花，順着場子的拐角打打，地上的雪踏得一塊一塊的，兩旁的人向他們這裏圍上來。陳二鬮子不服氣的叫着怨。

「我是不是中農？」

李大嘴回答說：「別的中農都不跑，你這個中農跑什麼，腳上的泡，是你自己走的！」

吳萬申從旁邊走過來，從灰棉襖上拉開李大嘴的手，又轉過臉去對陳二鬮子說：

「我到沈同志那裏給你討論討論！」

「討論也不行！貧僱農說了算！」

李大嘴看見陳二鬮子的水腫臉有些發白，咬着牙，一直硬到底。

陳二鬍子一口咬定了說：『高低我是中農。』

『陳二鬍子，我不是答應你到沈同志那裏去論麼！』

金成正要跨進場子去領日本黃大衣，李大嘴穿着青呢大衣搖擺擺走回來，往排頭一站，插了一槓子，金成正不樂意呢！兩個人打了吵子。

『你照規矩站！』

『你讓給我！』

『誰讓你不站排了！』

『我不願意站排，你管得着。』

『不是有個先來後到麼！』

『咱們全是二等。』

二等和二等不一樣。李大嘴是一個街流子，平常做活藏奸，下地煞後。有人說：『啄木鳥不打前失，金指箭馳向兩片嘴支着呢！領果實的時候，搶到前頭來了。』金成覺得不公平呢！

『我這個二等不行乎！是貧僱農裏邊兒的貧僱農！』李大嘴提着大嗓門叫着，自吹自擂：『銅錫鐵底，都是實貨，你用棒子一敲，叮噹山響！』

『我爸爸穿過麻袋，現在還扎着麻繩，大斃沒有上過身，』金成的大眼珠子盯着李大嘴的青呢大斃，故意使對方下不來台。

李大嘴漲紅了大餅子臉，賭着氣說：『咱們把家底子換換好了！』

『換就換，那個王八蛋拉勾！』



他們三說兩說，話走了盤，心裏來了火，你一句我一句的爭強起來了。金成是一個急性的人。膀子硬，凍死不下鹽，吵上了火，紅頭漲臉的不認得人。李大疇是一個不服軟的人，剛才和陳二疇子吵了一通，火上加火，耳根子通紅，立着眼珠子，青鬚鬚的呢子大氅在燈光底下亂幌。場子口附近的人都跑過來湊熱鬧，圍着兩個吵嘴的人打轉。沒有比家底子更熱鬧的了，雖然白大已經來了一回，大家還覺得有些不過癮似的，翹着腳，蹙着眉，瞪着眼珠子賣呆。場子口人塞滿了，惹得站崗的兵隊大聲大叫，揮着扎槍頭子，紅穗子擲着青雲花在半空裏亂飛。

「比呀！那個王八蛋拉勾！」小伙子叫着號。

金水生能够吃得虧，讓得人，壓服他兒子說：「人家都是貧雇農，吃點估香油算什麼！在滿洲國，咱們怎麼過了？」

「都是貧雇農，爲什麼李大疇不到後邊去。」金成不聽他爸爸的話，一條道跑到黑。

李大疇說：「比吧！去年我分了二畝地。」

金成也說：「我們也是一個人分了二畝地。」

「我們有一堆爛土豆子。」

「我家有一簸箕苞米渣子，兩頂。」

「你們房子呢？」李大疇清清楚楚記得老金家有房子。

金成閃閃豆角眼睛，輕描淡寫的說：「房子算什麼，現在鬧爭大肚皮，誰願意搬進去，誰就搬進去。」

「金成，你說得好聽，自己沒有房子，在人家房檐底下蹲一夜，也不答應你。」

「我們拉了木頭，節省下來蓋房子。」金成有些沉不住氣，紅了臉，鼻孔喘氣，仰着臉對李大嘴說：「你呢！你沒有檢洋落鏟？把木頭當劈材燒，躺在熱炕頭上，太陽一竿子多高，還沒有起來。」

「你——我的短幹什麼？」

兩個小伙子都在火頭上，誰也不肯讓步，好像公雞鬥架一樣，越發台越近，鼻子對着鼻子，臉對着臉，簡直是騎虎難下呢！金永生跑過來阻擋他兒子，不着急不上火的說。

「咱們讓一步。」

「讓我挑那身日本黃大氅，我就讓一步。」

金成抽着腰板，站在一塊凍冰的猪糞上，遠遠的望見這在場子裏的日本黃大衣，燈亮閃閃的展開的，袖子根上縫着軟軟的白毛，真可心眼了。

「我當基幹隊，夜裏站崗穿……」

李大嘴不害臊的說：「我當村裏的武裝委員，不穿大氅，成什麼樣子。」

「當武裝委員有功麼？」

「我到前方去趕大車，怎麼沒功。」

「到前方去還不容易。」

「金成，我說了就算。你到前方去參軍，我就把大氅讓給你。」

金成是一個好勝的人，家裏無牽無掛，平常就想跟着沈洪去參軍，到隊伍上去開開腦筋。這次擠到這個勁頭上，沒有和他爸爸商量，自己就做了主張。

## 十九

金成到了場子裏，穿上那件日本黃大衣，回到場子口站崗去了。剩下金永生留在場子裏挑東西，抬着牛皮雪轆，經過繩子攔成的一條窄道，沿着花花梢梢的衣裳堆走來走去，那黃的格布和藍的花朵展開在衣堆的鼓崗上，映着電燈光，像一汪水似的抖擻着。薄的雪片落在老板子的**髓**上，那黃的格布和藍的在從地上反射過來，使得眼睛發花。

評議員常俊岩離開了桌子，放下了算盤，迎了上來。

「金大哥，你想挑件甚麼衣裳呢？」

金永生被常俊岩問住了，閃閃**髓**毛，用手指抹去了額上的雪花，他不曉得挑那件衣裳好了！場子裏是怎樣的新鮮和光堂呀！東一落衣裳，西一落衣裳，從南牆到北障子盡是落得高高矮矮的衣裳。他從一落一落的衣裳走過去，翻兩下，看看成色，問問價錢，又放在原來的地方。他撿起一件青坎肩，又撿起一件駝絨裏的棉袍，又去拉一件黃卡其布的褲子。他挑眼花了，手腕子疼了，一件衣服也沒有

相中。

「常俊岩、你替我挑一件好的吧！」

常俊岩遞給他一件黑呢子大氅，有八層新，水獺領子，藍閃光緞子裏，釘着黑扣子，又沉又笨，拿起來有些打手。金永生立刻認識出是高福彬的大氅，打了一個笨。

「金大哥，你穿上這件大氅趕車，不管外邊刮多大的煙泡，也凍不着你。」

，金永生笑笑：「你看見那個老板子，穿這樣的大氅？」

「現在窮人翻身了，甚麼不興穿！」

「穿它趕車，笨手笨腳的，牲口一毛，就翻到車底下去了。」

「人家高福彬，不也是穿在身上麼？」

「人家地主，是擺樣子給別人看的。」

他們走到東頭坡末的一落衣服，停了腳。金永生哈着腰，伸手去翻一件嘩嘩西服，一件女人穿的粉紅色的大氅，大和綢褲子，灰緞子袂袍，紅毛衣……翻了個底朝上，還沒有挑好一件衣裳。站在繩子外的人等得不耐煩了，可臊門連連起來：

「你想挑一夜麼？」

常俊岩催促金永生說：「你就留下這件西服吧！一萬元，你到佳木斯小市上，兩萬元你也買不

來。」

「咱們莊稼從業，找一件莊稼人穿的衣裳。」

「哈哈，金大哥，你真算找到地方啦！」

常傻若哈哈的笑起來，插着腰、肩膀靠着樁子，拴在樁子上的繩子像一條大草蛇在雪地上抖擻。領東西的人一大溜湧過來了，搖着屏子，塞在場子口的窄長道上亂嘈亂鬧。李大嘴的狗皮帽子在扎樁穗子底下搖幌，又着大腮，紅色的大餅子臉伸到繩子裏邊來，爲了看場子裏的衣裳，把眼珠子瞪得有酒盃那樣大。

當後官 你把那套西服給我留下，誰碰人有福不會享。

金永生聽得軋耳朶，頂了李大嘴一句：你說什麼，李大嘴，你能靠這個穿一輩子麼？

金永生繞了圈回場子，翻了十七八件衣裳，好歹總算挑好了，有一件青棉袍，一件藏在樁子，一件紅花被，一件藍布的衣裳料子，一件小大氅。再加上金成穿的那件日本黃大衣，正正是十萬元。他把十萬元的一張厚子交給常俊岩，把東西裝成一個鼓鼓囊囊的大包袱，抗在肩膀上，走出了場子。

他在雪地上走了半道街，還聽到後邊有人吵着，風刮着小紅旗，搖算盤響，女人的尖嗓子和蹣蹣的腳步聲混成了一片。一個大嗓門的人喊叫：西服！另外一羣老娘們在笑着，熱熱鬧鬧的。他知道李大嘴已經進去挑衣裳了，場子裏的衣裳實在多，西服，毯子，漿白的汗衫，大氅，日本黃大衣……他兒子不是穿上那件日本黃大衣麼！和李大嘴鬪爭一回，要去前方了，他願意不願意呢？他自己也說不上來。既然答應了，也就算了，正如他在場子裏挑衣裳一般，當着他把衣裳拿到手的時候，也就滿意了。參加軍隊比挑衣裳的好處還要多，他挑完了衣裳，走出場子來，想想兒子參軍這件事，更沒有什麼不滿意的地方。他望望天，天上又揚了青雪花，蓋了一層地皮，發草塊像白草衣，房檐發白了。電燈照在木板障子上。小紅旗飄動着，還有那紅扎槍的穗子，從包袱後邊幌了兩幌，就不見了。他拐上另一條街，前面黑洞洞的，乾樹枝子和苞米糶子伸到牆外邊去，地上的冰塊和猪糞絆着脚。他明白



畫天婦。角被新羅拉下小只兩，上沿坑在伏，來過跳邊在小從雲小。



已經亂場子催進了，抗着大包袱，急急忙忙的向着回家的路上走去。

天頭又黑，他走得又急，半截破皮褂子擋着膝台，不啻路途高低，深一脚淺一脚的往前邁，恨不得一腳邁到家。他不嫌天氣冷，道路黑，包袱沉重，就是八天不吃飯，他也不會嫌餓，他的心裏彷彿突了一個大包袱，實實沉沉的，他從場子走出來，就覺得心裏實實沉沉的。

他摸到了家，過了外屋地，穿過裏屋門口的時候，包袱在兩條門框上卡住了，用手推了兩下，沒有推動，真是他大聲喊起來，敲着門框。他的小脚老婆從冰涼的炕席上爬起來，倒穿上鞋，慌慌張張的竄上菜油燈，一邊點亮，一邊拉包袱。沒有睡着的小雲也撲到地上來了，幫助她媽媽下了手，叫喊起來。

「爸爸，這東西老鼻子啦！」

東西真不少，麻布褥子和紅花被一地的攤在炕上，壓住了牆角，把破席花和葦草蓆都蓋得嚴嚴實實，那圓圓的蓮子像毛子噓花，紅花像火炭，燈火薰着紅鮮鮮的布絲。屋子裏好像立刻暖和起來了，炕上不凍脚，炕上不拔手，火灶炕口的小灰還閃着火星呢！青棉褲和小大氈鋪在炕上。把三條麻袋擱到牆角裏去，又小又扁，冷眼一眼，好像是堵耗子窟窿的破片子。女人掌着燈，一邊摸索着，一邊敲敲，瞧着金永生發亮的眼睛，却想不起要說甚麼。

小雲從小缸邊跳過來，伏在炕沿上，兩隻小手拉着紅花被角。

「爸爸，這回咱們可不蓋麻袋了。」

「不蓋麻袋了！」金永生點點頭，他覺得小孩的話有些刺心。他記得在滿洲國的時候，少吃缺穿，小雲躺在涼炕上，蓋着麻袋片子，夜風嚶嚶的吹着窗紙，小姑娘的頭髮絲在微微的顫動着，說着



可怕的夢話。那個苦日子，他不知道是怎麼混過來的。

『爸爸，當真不蓋麻袋麼？』

『當真，怎麼不當真呢！』

『爸爸，你說的是實話？』

『是實話。』

金永生呆呆的看着小云的眼珠，在淺薄的燈光下顯得沉寂，黑豆粒樣的浮青，閃着光。他想：『這小孩子該多有心眼呀！我要告訴她實話。』

『以後，咱們再也不蓋麻袋了！』

『爸爸，麻袋給誰蓋呢？』

『來吧！小云，你姑什麼牙，爸爸給你穿上小大氅。』

金永生哈哈腰，輕輕的拉起小云的小手，使勁的捏了。把，那小手凍得像胡蘿蔔條似的，又紅又硬，好半天才暖和過來。小云怔了一會，看見她爸爸給她披上那件小大氅。知道她爸爸心裏高興，她自己也就高興。用小手摸摸袖子，又摸摸銅扣子。

『爸爸，這不是老高家三丫頭穿的小大氅麼？』

『傻孩子，你穿上吧！』

小云放下了銅扣子，用小黑眼睛望着她爸爸：『爸爸，老高家三丫頭看見，要回去怎麼辦？』

『她不敢要！』

『爸爸，真的……』

「真的，他們是大壞蛋，過去欺負咱們，叫咱蓋麻袋，現在，他們叫咱們打倒了，小大爺還了咱們的飢荒，你明白麼？」

「是說，現在我明白了。」

媽媽盪開了燈，從炕梢走到小大的跟前來，讓她女兒伸上袖子，扣上扣，用手指頭在小大爺的開襟上丈量了一下，也不肥，也不瘦，也不長，也不短，衣裳角搭到膝蓋上，袖子垂到炕沿，那排列整齊的個個銅扣子溜明燦亮。小孩子穿上舊衣裳，分外顯得精神，一會抱住爸爸的胳膊，一會拉住媽媽的手，問長問短。

「媽媽，咱們不是翻身了麼？」

媽媽高興了，問女兒說：「你知道共產黨咱們翻了身？」

「媽媽，是不是毛主席！」

「對呀！你說對呀！」

媽媽摸摸女兒穿的那件小大爺，笑了笑。望着金永生的溫和豆色眼睛，又想憑兒子來了。

「你沒給他領件大棉襖？」

「他穿上啦，軍用大衣。」金永生的長眉毛毛展展的，燈光從眼皮上溜過去，沒有留下一點影子。

「他也領了衣裳，得怎樣報答這個共產國家。」

「你願意麼？」金永生在考問他的老婆，鼓着腮，張着嘴；但是他沒有把兒子要上前方那件事講出來。

『我怎能說不願意呢？』

這時候，張素珍穿着一件花邊呢棉袍走進來了，抖抖閃閃的，可屋子放着燦爛的光輝，便襯花褥子和紅氈被顯得過去素淡，簡直是不出色呢！，小雲樂得拍着手，指着那花衣裳對她媽媽說。

『媽媽，你看看，這衣裳該多麼好看呀！』

這大晚上，老周家一家子都很精神，噙着到了三星傍晌，還沒有睡覺。

周太太沒有拉下那張瓜青臉，點着煙，守着火盆，一邊和張大嫂唠嗑，一邊說說笑笑，連心裏的話都抖擻出來。周蘭更知道好歹，一晚上沒有發小孩子脾氣，沒有說長道短，沒有板嘴，靠着媽媽的肩膀，感着媽媽的略，看不出她和媽媽有甚麼三心二意的地方。他的癩癩爸爸今天也很順氣，吐痰不多，咳嗽不重，兩手烘着炕沿，挺着腰板坐了半天，連眼睛都發亮啦！

屋子真亮堂堂的，木頭炕沿、箱子、黃油子板櫃，帶抽屜的桌子，都抹得溜乾二淨。設在北炕梢的一面平板桌子放着紅光，映着火盆裏的火炭，融融的散發着淡薄的光圈。屋頂上的電燈晃得確亮，照耀着牆上的玻璃鏡子，照耀着窗子上掛的白霜。櫃蓋上那張菩薩已經去掉了，四牆上露出新鮮的黃土，還有一股土的凍腥氣呢！

周老太太寬了心，鬆着眉毛，把她的膝蓋擡着張大嫂的膝蓋，問長問短。

『你們領了甚麼的好衣裳？』

『等一會張素珍來，你就看見了。扛回家去了。』

周老太太往前邊讓讓，好奇的打聽着：『有多少衣裳，成摺成扛的。』

張大嫂睜眼周老太太的白臉皮，慢聲細語的講：『我也說不上有多少衣裳，像小猴堆似的，一堆

又一堆，攞了一街。』

周蘭和她媽媽互相看了看，悶着頭，沒有講什麼。張大嫂敲敲煙袋，裂着厚唇笑了笑。『連我們的光腚小嘎，也有衣裳穿了。』

張大嫂沒來之前，周蘭自個躍到大街上，站在街口，瞧着街西頭半空的電燈明晃晃的，木板障子上飄着小紅旗。在場子跟前層層的圍着人羣，嘻嘻哈哈的笑着，有人抗着大包小瘤的衣裳走出來，木障子上的電燈光一閃，露在包袱外邊的藍衣裳角晃着眼睛。抗包袱的人踏着雪地走過去了，周蘭還呆的望着那藍色的衣裳角，閃閃的，她簡直抬不起頭來了。她是怎樣想穿那衣裳呵！

她的痲瘋爸爸伸腰，用棉被掩上懷，關心的問張大嫂說：『你們小嘎樂麼？』

『怎麼不樂呢，大人小孩，誰不願意好呢！』

『你們大人孩子，有吃有穿，好！』

『人活着，還不是爲着一個好麼！』

周蘭聽着張大嫂講完領衣裳出了神，鴉蛋臉烤着火盆，那對黑溜溜的眼睛好像掉在殘火的灰堆裏，好半天不吱聲。直等到張大嫂講完領衣裳的時候，她才望了她爸爸一眼。

『爸爸，你看人家……』

張大嫂又說：『人都是爲着好呀！』

這時候，張素珍拉着小芸的手走進外屋門，一前一後，踩在外屋地的苞米穉子上，發出一陣吱咯吱咯的響聲。聽見那動靜，就知道她們的心裏特別高興，連門坎子都快踩塌啦！兩個姑娘跳跳蹦蹦的跨進裏屋來了。小芸穿着一件小大氅，戴着套頭帽子，撐起衣裳領子，毛烘烘的小頭髮辮在小大氅的背後那道線上搖擺。張素珍穿着一件花達呢棉袍，裹着茄子紫的棉褲，花花綽綽的，衣裳的大襟搭到電燈光的時候，就把屋子晃亮啦！周蘭給晃得直歪着眼睛。周老太太摸着那衣裳，不住嘴的誇講說：

『這孩子打扮得多漂亮呀！你們是來拜年麼？』

『我們來拜年，就是不給你磕頭。』張素珍張着大嘴牙子，對着周老太太扭一扭花達呢棉袍，挑皮的哈哈笑起來。小芸也跟着笑，閃着小頭髮辮。

人是衣裳馬是鞍。平常，張素珍是一個不顯眼的丫頭，身板不直，個頭也不高。可是，她穿了這件花達呢棉袍，精神頭旺了，人也年青了，紅臉蛋，小白牙，高鼻樑，再加上那彎彎的黑眉毛，簡直美到家啦！她隨便動頭一下，她的渾身上下就閃出嬌嫩的波光。周蘭站在張素珍斜對面的炕沿跟前，仰着鵝蛋臉，她的眼睛一直盯着那件花達呢棉袍，沒有漏空。

張素珍不是顯自己的衣裳來啦，找周蘭嘮嗑來啦！她拉住周蘭軟軟的手腕子，穿過地當心，轉向周蘭的癰疤爸爸那裏，閃着睫毛，一說一笑，臉蛋上露出一個圓圓的酒坑。

『周大叔……』

『你說吧！這孩子，你笑甚麼？』周蘭的癰疤爸爸鄭重的睜了張素珍一眼，挺了挺腰板。

「嘻嘻，周大叔，你看這衣裳合適麼？」

周老太太也動了心了，從梳頭匣子裏找出一付白銅腿的花鏡，架在鼻樑上，閃着亮，左瞧右瞧，那嶄新的花達呢棉袍連褶子都沒有碼開呢！大開襟，短脖領，上邊釘着用絲線繩鎖的蝴蝶鈕盤。這漂亮的衣裳是誰家的呢？她望望張大嫂，張大嫂沒有吱聲。周蘭的癢癢爸爸正爲着那衣裳喝彩呢！點點頭說：

「合適！這衣裳好像給你做的一樣。」

張素珍笑孜孜的搖着頭：「周大叔，你猜錯了。不是給我做的。」

周蘭用手量量張素珍的花達呢棉袍，袖子、領子、腰寸、大襟，她覺得張素珍穿這件衣裳很合適，她對她說：

「張素珍，這衣裳真像給你做的一樣。」

「不是給我做的。」

張素珍又一扭頭，看見周蘭的臉蛋上顯露出幼稚的神情，想要笑，癢了半天，背過臉去，對着小芸擠擠眼睛，不知不覺的笑了。小芸明白她的意思，她的小臉蛋也繃不住了，一邊跳，一邊吵嚷。

「我要說了。」

「不許你說。」張素珍帶着笑臉吓唬小芸。

「我偏要說，看怎的！」

小芸在前邊跑，張素珍在後邊追，一直追到張大嫂的跟前，張素珍才捂住小芸的耳朵。兩個人滾到炕沿上。

『你要說，我割你的耳朵。』

你割耳朵，我不說了。』

屋子裏充滿了格格的笑聲，湧在西牆根上，慢慢的靜止了。

『她們說甚麼話呢？』周蘭心裏有些覺怪，睜着小共嬉皮笑臉的神情，鵝蛋臉已經緋紅了，咬着薄嘴唇，兩隻小眼睛溜溜的瞞着她媽的青白臉，講不出話來。周老太太給兩個孩子鬧得窘了呢！心裏正不痛快，惱也惱不得，笑也笑不得。

張大嫂順嘴說：『衣裳都分光了。』

『我算撿了一身洋落，』張素珍俏皮說：『本來……』

周老太太在一旁接嘴：『衣裳穿在誰的身上，還不是一樣呢？』

『媽媽……媽媽……』

周蘭已經完全聽明白了，沉着心，小臉蛋紅紅的，耳根子發燒，眼球凝固在地皮乾草葉子上，不敢向那有這呢棉袍瞧一眼。拘束得難受呢！

周蘭的爸爸難過的吐了一口痰，咳嗽兩聲：『我說怎樣，現在不是分個溜溜光麼！』

張大嫂挽着小疙瘩鬚說：『娘漢嫁漢，穿衣吃飯。』

老伯日子自然而然的對了一下眼睛，又望望紅頭漲臉的周蘭，又想說，又不想說，遲遲疑疑的悶了好半天。張大嫂只顧抽着煙，用銅煙袋鍋子扒着火盆；火盆烤焦了張大嫂的破襪片子，有一股腳泥的臭味薰着鼻子。頭置上的電燈雪亮，照着牆上掛的鬚白刷刷的、月亮的淡光已經從窗角抹過了，垂下了屋簷的黑影。大人都已經睜扯得乏了。穿着小大爺的小衣邊是顯得活潑亂跳的，跑到周蘭的跟



前，鼓着小嘴對她說。

『三姐，你和大肚皮打罷刀！』

這下子，把大人都逗笑了，提起了精神。張大嫂嫌她多嘴，叱着她。

『你這個小丫頭，懂得什麼！』

小芸擰着頭說：『我怎麼不懂得，高幅樁不是叫咱們窮人鬧爭了麼！張素珍姐姐身上穿的衣裳，

就是……』

『不許你說！』

張素珍急忙的跑過來，堵住小芸的嘴。小芸衝動的扭着張素珍的手指頭，在地下打旋，小大爺和花渣呢棉袍呼呼啦啦的風開了大襟，像是兩把扇子。

周蘭看見她們兩個人打着玩，臉煞煞白，眼睛直勾勾的瞧着張大嫂手裏的錢袋。周老太太明白她女兒的心事，難過的直搖頭。

『張大嫂，我聽說鬧爭老高家，就後悔了。』

張大嫂回答說：『自己的夢，自己圓。』

『你說呢？張大嫂。』

『讓你們自己說，事情不是明擺着麼！』

『還說什麼，一刀兩斷，讓我們參加貧雇農大會。』

周老太太終於使勁的說出來了，擠擠抬頭紋，清清嗓子，彷彿有一塊黑色的黏痰從她的胸膛裏吐出來，提一提神，身子立刻輕快了。

大清早，陳二鬍子就走到拴着牲口的大院裏來了。當院上落了樹料，馬圈的茅草上浮蓋着層白霜。站崗的基幹隊正在屋子裏睡覺，紅紅槍掛在矮矮的房簷子上。滿院子揮着亂七八糟的穀草、牲口糞，家雀毛，豬屎摻着苞米粒，他一邊同牲口圍走着，一邊揉着眼睛。

可早啦！太陽還沒有冒嘴呢！

陳二鬍子走到馬圈的跟前，牲口都露出頭來了，有小兔花馬，青騾馬，白驢馬，灰兒馬，黃驢子……在那亂烘烘的馬羣當中，一眼就看到他的海藍馬，黑鬃毛，青腦門，粗嘴巴上拴着一條凍冰的繩繩。大概牠看見熟人了吧！青腦門從石槽子上抬了起來，聳着耳朵，眼睛的叫了一陣。他搭了一把手，自言自語的說：

「這牲口餓抽襠了！」

他向前探探頭，看到槽子裏光光的，不知道沒有添草？還是牲口把穀草根都吃光了？韁繩在槽子

上磨濟，牲口的鼻子噴起吐沫。川連柱子的後邊落了幾根黃草葉，撒了一夜馬尿，現在已經凍成冰塊了。海狸馬一邊用牠的前蹄敲踢着冰，一邊聳着耳朵。

「這牲口餓抽檔了！」陳二蹄子走過槽子左邊，看見海狸馬壓着肚子，脊背上的毛弄得扎烘烘的。牲口歸了大堆，真糟塌得不成個樣子，好像沒娘管的孩兒一樣。人們光顧着鬮爭，領衣裳，幾天以來，草也沒有好好餵，水也沒有飲，……誰也不當成自己的牲口侍混。他真覺得心疼呢！他不是捨不得海狸馬，他捨不得海狸馬糟塌成這個樣子。

他到破馬架子裏找到了吳萬中，心裏不高興，水腫臉一陰，不是鼻子不是眼睛的。

「主任，牲口把牠賣給湯鍋得啦！」

「陳二蹄子，你說甚麼！下湯鍋……」

吳萬中吓了一跳，跳，從牆角地方轉了一個身，盯着陳二蹄子水腫臉上的那種發惡的神情，才明白了他敲着小煙袋抽煙，從容的笑起來。

「沈同志說妥啦！」

「呵！怎麼說妥的？」陳二蹄子叫着，樂得幾乎從地上翻起來，若不是他的一隻手扶着柱子，早就跌到地上了。

「沈同志說妥了。」吳萬中照着陳二蹄子笑着：「你沒有把海狸馬拉回家去麼？」

「若是你們再分一棧中農，我先拿出來倒省事。」陳二蹄子有些信不及，打着笨。

「你放心，陳二蹄子，沈同志說話還不算數麼！」

陳二蹄子再轉回牲口圈的時候，恰好李大嘴已經把海狸馬從槽子上牽出來，帶上嚼子，撩起了青

呢子大衣，正準備引銜上馬呢！他看見這情形，心裏就來火啦！

「李大嘴，把我的海驢馬留下。」

「等我起完浮產，回來再說。」

陳二鬍子看見李大嘴滿不在乎的神情，心裏來了一股火，蹣着腳，一邊要扯馬韁繩，一邊吵叫。

「沈同志答應了！」

「皇上二大爺答應也不行，現在是貧雇農說了算。」

李大嘴跳上馬背去，搖搖跑繩，向着村外走開了。

過了一會，陳二鬍子走到牲口圈來看看，海驢馬還沒有回來呢！過了一會，他又來看第二次，第三次……他等得着急了，一個上午他整整的來看了八次。

晌午歪的時候，他又走到這大院套裏來了。

大院套裏一時鴉雀無聲，凍紅的太陽射在錐形的穀草垛上，連挑起的黃草梢都顯得懶洋洋的。一頭大牲口嚼着穀草嚼吃草，牛角戳進穀草個子，翻了個稀爛。還有一頭爬了蛋的乳牛，瞪着酒盃大的眼睛，倒在地上倒嚼。草垛的旁邊落了一層家雀，跳躍着，在亂草堆裏找糧食粒去吃。

馬圈敞着口，露着天，壓在棚頂上的乾草被風吹得散了花，一半躺在斜坡上，一半落到地上來。

棚底下擺着兩頭木頭槽子，一順手的牲口正在那裏吃草，打響鼻，曳着韁繩，向着添草的人眯眼的叫着。有一羣小孩子圍着吃草的牲口竄呆，站在雪地上嚷嚷着，拋磚頭，用樹枝抽枊的尾巴，惹得馬亂踢亂蹄。

馬圈的斜對角擺着十輛大車，車轆子張張着，牲口套擱在雪地上。靠着南牆根的草欄子突然打開

門，金永生貓着腰從裏邊走出來，端着草篩子，跨過地上的牲口糞，慢慢的向着馬圈走去。準備給牲口去添草，半道上碰見了鄧守桂和孫老黏，問了一句。

『今天輪到誰的班了，犧牲口這樣不盡心。』

正在吃草的大牲子見了生人跑起來，甩着尾巴，把院子裏的家雀哄飛了。孫老黏一邊踏着雪地上的穀草杆，一邊張着嘴說：

『那不是李大嘴起浮財去了，騎着馬，穿着西服大氅，腰裏好像別了大扁世，一走三晃。』

匹大黃疍馬踏着槽槽，哐哐的，把轡繩拉得像釣魚竿一樣的道，快要拉斷了。小鬼在馬跑到槽子的外邊，伸着後腿撒尿，屁股靠着川連柱子，蹄子沒有打掌，踩在冰面上有些發滑。金永生走到馬圈的眼前，用篩子向牲口一哄，有七八匹牲口從槽頭上哄起來，齊整整的豎着耳朵，伸出嘴巴子，似乎懂得有人給牠們添草來。那匹小鬼花馬好像比別的牲口更明白一些，牠的嘴伸到篩子裏去，脖子靠着金永生的胳膊，要歡的咕咕的叫喚起來。

『這牲口是怎樣的認得人呀！』

金永生給槽子裏添上了草，放下了篩子，摸摸小鬼花馬的齊嘴巴子，念着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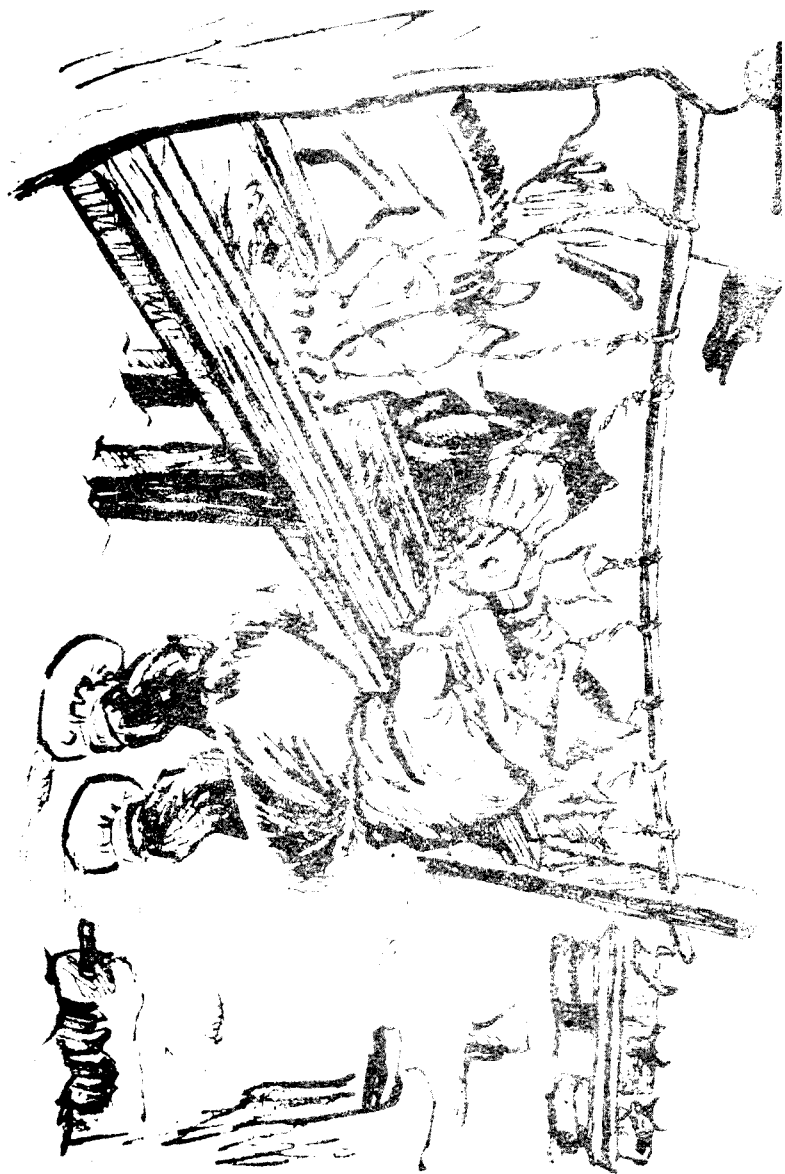
還看一張皮

近看四個蹄

上去摸一把

看你嘴巴齊不齊

孫老黏正在川連柱子跟前賣呆，聽見金永生念歌，抽冷子摸了一下鄧守桂的嘴巴子，嘻嘻的笑





起來。

「嘻嘻，嘴巴子齊呀！真是好牲口。」

鄧守桂更不吃啞吧虧，心眼轉了一個彎，對着老實巴腳的金永生說：

「金大哥，你當過老板子，壞牲口怎麼使喚？」

「金永生直着脖子說：『好牲口駕轅，壞牲口拉套。』」

「哈哈，叫牠拉套。」

孫老黏臉紅了，離開了鄧守桂，走到槽子的跟前，贖着一隻個的牲口正在搶草吃，馬耳朵像小瓢似的，在毛烘烘的鬃鬃上不安的聳動着。

小孩子跑到穀草堆的前邊，眯着正在吃草的大牲口。金永生和鄧守桂走進牲口羣裏，看着馬的牙口、鬃落啼。

「小鬼花馬喇喇七歲口。」

「拉碾子上套都行！」

「你別提推碾子了！」金永生搖搖晃晃的耳扇，小鬍子裏着吐沫星子說：「自己沒有牲口，使一台米，都覺得委屈！」

孫老黏從牲口槽子抹過身來，穿着一身新領的藍布厚棉襖，戴着長毛的皮帽子，黑黑的小腦袋盪得溜嫩，在人堆裏搖搖擺擺，好像已經是另外一個人了。他聽見他們嚼扯着牲口，一邊呲牙笑，一邊嚇唬說：

「窮人的日子，還能提得起來麼！今年老秋，我到江沿打柴火，求大吐皮的車拉一趟，還叫人家





個小組裏有一個李大嘴這樣的二混子，大家都種不好莊稼。」

金永生從從容容的說：「五個手指頭伸出來，還不一邊齊呢？」

鄧守桂說了一句笑話：「好辦，九個和尚夾一個禿子。」

鄧守桂，你看，那不是他來了。」

金永生用手往前一指，李大嘴正牽着海驢馬從大門走進來，剛才他到外屯起浮產，押了一場牌九，給人坑去了青呢子大褂，陳二驢子跟着屁股要馬，悶了一肚子火，回到院子裏就呸二巴嘴的。

誰說我是二混子，什麼和尚禿子的……」

鄧守桂看見孫長情不敢出頭，把話扯過來：「那是我說的。」

「我出去起浮產去啦！」李大嘴不理鄧守桂的話，牽着海驢馬走過了穀草垛，大眼珠子瞟着他肩頭上的嗶嘰西服領子，向外翻翻着。

「你起浮產，把海驢馬騎的通身是汗。」

「你吃的河水，可管的寬。」

「誰管了你！」

鄧守桂，我說你也管不了我。你是貧雇農，我也是貧雇農！都是一個鷄巴兩個卵子，誰也不比誰多一個。」

李大嘴不高興的扭扭頭，甩甩西服領子，大步流星的向着穀草垛旁邊走開了。陳二驢子緊緊的跟着李大嘴的屁股後邊，爲了討海驢馬，一步也不放鬆，苦苦的哀求着，說着小話。

「我這個殘廢蹄子，跟着你轉抹抹，連腳脖子都走疼了。」

「土豆子搬家——滾你佬家的蛋吧！」

李大嘴正氣到火頭上，撒開繩繩，海鯊馬擺一擺頭，要歡的向牲口圈跑去，擠到牲口槽上搶草吃，和小鬼花馬打了起來，兩匹馬扭着脖子，摳足子，八隻蹄子蹦起來，小鬼花馬把繩繩曳斷了，闖出了圈口，海鯊馬跟在後邊，向着小孩子堆跑去。小孩子給馬沖散了，有的躲起來，有的吓哭了，小花鞋扔到地上。草被踐給踩翻了，褲子給踐扁了，兩匹馬拉着繩繩可院子的跑，一邊跑，一邊黑嘿的叫喚。

院子裏的人都吓毛了，大驚小怪的叫起來！

「快往海鯊馬！」

「不叫小鬼花馬跑出院子。」

「小孩子閃開！」

圍頭，金永生看見小鬼花馬從雪地上跑過來，拾起地上的扁篩子，扎起破皮褂袖口往前趕，孫老黏着大褲襠也跑過來了。李大嘴的腳步不緊不慢，跟在海鯊馬的屁股後邊。邁着快步的鄧守桂，裹着札骨的基幹隊員，連一走一點的陳二鬍子也趕過來。大街上圍會的人們湧塞過來，堵住了大門口。吳萬甲穿着勞工服從人堆裏擠出來，搖着小煙袋，向着放開蹄子的小鬼花馬跑去。小鬼花馬看見明晃晃的銅煙袋，炸了眼睛，撲着足子，經過南牆根的大車，轉向穀草垛去。正在嚼草的大牝子給小鬼花馬哄醒來，甩着尾巴，莫明其妙的跟着小鬼花馬跑。小孩子又重新歸了堆，跟在牛尾巴的後邊，拋石頭，拍巴掌叫着。

「快截住！不要小鬼花馬跑了！」

費了半天勁，大家好歹把小鬼在馬抓住了，拴在槽子上。海鯊馬也跑得累了，站在穀草垛的跟前。李大嘴搶上一步，把馳的嚼子牽了過來，拉着牠往槽子處走。陳二蹄子又跟上來了。

吳萬申特意從雪地裏跑過來，指着搖搖擺擺的陳二蹄子對李大嘴說：『你給他，沈同志答應還給他了。』

李大嘴不願意把嚼子交給陳二蹄子，有些惡聲惡氣的。

『不是貧農說了算麼？』

『你說……』

『我李大嘴是貧雇農，說了就算……』

『沈同志沒有來的時候，你怎麼說了不算呢！』

李大嘴知道留不住了，才勉強強強的把牲口嚼子扔到陳二蹄子的手裏，不服氣的瞪了一下眼睛。

陳二蹄子拉過了海鯊馬，心裏落體了。對李大嘴一肚子不高興，才敢說風涼話。

『我拉回家去料浮產去啦！』

李大嘴對着陳二蹄子瞪着眼睛，在海鯊馬的後邊吵吵着：『你不露歧毛、中農還要挨一頓鬧爭。』

『李大嘴，你說這話要受批評的。』

吳萬申走到馬圈的跟前，圍着小鬼在馬寶果的金永生轉過身來，看見陳二蹄子牽着海鯊馬走出當場子，心裏有些捨不得呢！繃繃眉毛，問着吳萬申說：

『沈同志知道不知道？』

『他知道。』吳萬申點着頭：『他說把陳二蹄子徵收錯了。』

二十二

大會開完了。

金永生走到大街上，看見十幾掛大車都擺出來了，左一掛右一掛的板住了街口。人們在雪地上趕着車，抽着鞭子，牲口趕着鞭，拉上套，豎着耳朵眯眼的叫着，牛轅子唧唧的叫着街，鐵車輪，馬掌，風刮着草垛上的乾草葉子，簡直聽不出個數來。

大街上可熱鬧啦！滿街筒子都是亂馬人走的。

『人歡馬乍……』

金永生一邊順嘴說，一邊沿着街筒子走，拐彎抹角的，繞過了一掛車，又是一掛車。套在車上的牲口打着響鼻，用馳的前蹄發氣着雪，勒草葉子吃，柔毛在寒風裏抖擻起來，不消停的要着歡。他抹過了木板障子，睜開豆角眼睛，瞧着一對一對的牲口耳朵，心裏嘀咕着：『盡分到誰的家裏呢？』

『金大哥，你來，咱們小組分的車馬在這裏！』

他悶着頭往前走，冷丁的聽見背後有人喊他。他仰起頭，搔起禮帽的耳扇，看見李大嘴站在牆的拐角處，一掛大板車擋住了半截身子，露出了大餅子臉和那扎烘烘的狗皮帽子，狗皮帽子上還有紅五角星呢！他走過去，看見他們小組領的半新不舊的大板車，套在車上有一匹青兒馬，一匹白鬮馬，還有一匹小兒花馬；牠的嘴巴子像粗鐵錘，圓脊骨上的軟毛濕得溜黑，鼻孔喘氣，不知道甚麼跑之了呢？還是戀羣呢？不停的搖着牠的尾巴，對着馬羣裏咳嗽的叫着。

小組裏的人都下了手，孫老結蹲在車轆子底下，拴着繩套。吳萬中把胸脯伏在車轆子上，替他搭繩繩。金成坐車後尾巴上，對着食槽的牲口要着鞭子。李大嘴光顧高興呀！樂得扎着兩手。

『金大哥，這就是咱們小組的車馬。』

平常，金永生是討厭李大嘴的，話也懶得聽，面也懶得見。今天，他倒覺得李大嘴有幾分可親近的樣子。他不是說：『這就是咱們小組的車馬。』麼？他總了甚麼幾頓身，又是怎麼感激呀？車馬不礙，小鬼花馬也蕩蕩，拴好繩套，就可以拉車了。

『李大嘴，核多少錢呢？』

『不多也不少，兩個大數。』

他看見李大嘴從西服袖子裏伸出兩個手指頭，知道是二十萬元，乍乍豆角眼睛，笑了。

『價錢不貴呢！』

吳萬中放下了繩繩，從車轆子上直起了腰板，眯了金永生一眼，笑着說：

『把小鬼花馬牽到佳木斯市上，就能叫十二萬。』

『十三萬我兜之！』李大嘴說。

金永生聽見身後有馬叫喚的聲音，尖脆的，拉着長聲，隨着熱烈的街風飄過來，又像耳旁風一樣的溜走了。他心裏想：『那不是小鬼花馬叫喚麼？牠叫喚甚麼呢？』他看見小鬼花馬的搭拉鬃在吹拂着，一會蓋着脖子，一會又翻過來。

孫老結幹活很靈動，一邊拴繩套，一邊照着牲口叨咕着：『盼星星，盼月亮，共產黨來了，窮人盼出頭來了。』

『出頭還帶掛尖。』李大嘴靠着車尾巴，滿意的哈哈大笑起來：『這回我依足了。趕明個我上佳木斯去，願意坐車就坐車，願意騎馬就騎馬。』

『養牲口種地，牠是給你玩漂的麼？』

『金大哥，你不要多嘴了，趕車走吧！』

這時候，孫老結已經拴好了繩套，蹣蹣腳上的雪，從車轆子底下走出來。李大嘴像一只活潑亂跳的鬼子，一跨腳，跳到車廂上來。金永生從他兒子的手裏接過了鞭子，抽了一下牲口，趕着大板車走開了。

攔成繩的大板車跑得像一溜煙，前前後後的，一個跟着一個出了街筒子。人們快樂的逗着嘴，風嘯着，竊根底下有老牛們的聲音。過了街口的電綫桿子，鄧守桂趕着一掛牛車並排的走過來，套着兩頭大牝子和一頭黃乳牛。隔着車前車後，兩個人順便唠嗑起來。

『好漂亮的小鬼花馬。』鄧守桂看見小鬼花馬的滾圓屁股，揚着鞭子對金永生說：『方才，和海鰲馬打架的不是牠麼？』

『不是牠，還是別的牲口，牠可挑皮啦！』

金永生點點頭，不輕不重的抽了一下小兔花馬的屁股，斜過臉去，瞧見鄧守桂趕着那頭黃乳牛，說道：『牛車才省心呢！』他說的不是心裏話，動顫着豆角眼睛，高興的笑了。

『一點也不省心，全是一些稀屎牛子。』鄧守桂報自己的牛，像報自己的兒子一樣。

『你說甚麼？牛才能發家呢！乳牛下乳牛，三年五個頭，哈哈……』

兩個人都哈哈的笑了，揚起鞭子，趕着大板車，車輪子軋着冰凍的土地呼隆呼隆走開了。

大板車過了一趟街，穿過糞堆和井沿，趕進一個窄長條的院子裏。那就是金永生的家。他的兒子從地主家拉來一只大木轎子，擱在房檐底下。吳萬申揣來了滿籠子的穀草，倒在槽子裏。這時候，金永生已經把車扶到當院心，放下了鞭子，卸了牲口套，牽着馬轡繩，喊他的屋裏的。

『快……快……提……柳罐水來，飲飲牲口。』

車馬到了家，老婆孩子樂得一齊下了手。小芸穿着新領的小大幣，扣子還沒有扣上呢！聽見她爸爸在外邊叫喚，忙忙匆匆的從屋裏跑出來，小手凍得像胡蘿蔔條似的，不管牲口老實不老实，跑過來就攆繩籠子裏的轡繩。金永生的屋裏的提了一桶水，大概走道走慌了，沒有送到牲口的跟前，就洒了一褲角子。金永生嫌他的屋裏的不用，一面掙繩，一面喘着氣：『你笨，呵！幹什麼事情都是笨手笨脚的。』李大嘴還穩當的坐在車廂子上，看見他們倆口子打唧咕，只是笑。

『金大哥，你領了牲口，連老婆都不要了！』

『我要待用牠一輩子。』金永生也說了一句笑話，用手碼着小兔花馬的耳朵，連眼仁都樂啦！

『金大哥，我看你快和馬親嘴啦！』

吳萬申放下了篩子，盯了李大嘴一眼，說道：『不要扯淡吧！到屋裏合計合計吧！』



當院子裏的人腳跟腳的走到屋子裏，有吳萬中、金成、孫老粘、金永生，常俊岩是代表小組領果實回來的，提着兩細沒有清字的票子，硬得像蒙古的茶磚一樣，擗在桌子上，啾啾啾嘰山響。大家一窩蜂的擠到炕上來，伸着脖子，瞪大了眼睛。

『嶄新的，這是剛剛從東北銀行拿來的。』

『常俊岩，金首飾賣了多少錢呢？』

『那細輪帶……』

屋子裏從來沒有這樣熱鬧過，常俊岩蹲在桌子跟前，一邊打算盤，一邊敲着桌子。李大嘴和金成還在紅花被上打着玩，嘻嘻哈哈的吵翻了屋子。金永生却不理會他兒子的吵鬧。反正他兒子要到前方去了，歡喜就歡喜吧！他在桌子的一角升起小火盆，眯着眼睛瞌着常俊岩查錢。

『金大哥，你見過麼？』

金永生擠擠豆角眼睛，對着常俊岩說：『我給高福彬趕小車子的時候，他前次對我說：『老板子，你累一輩子，也掙不了一腳踢不倒的錢。』』

『金大哥，你來踢踢，看你能夠踢倒踢不到！』

李大嘴好諷諷，一邊扯着金永生的破皮褂子，一邊擗下像茶磚那塊錢細子。真說老頭子出洋相麼！常俊岩搖着算盤哈哈的大笑。

『金大哥，你真想踢兩腳給高福彬看看麼？』

『你不要扯淡！』

過了抽半袋煙工夫，常俊岩已經把賬櫃好了，從大會上領了一百零五萬，車馬做價二十萬，勞軍

八萬，扒拉一下算盤子，除例下剩，還有七十七萬，六家按人口均攤，三三三十一……張大嫂來晚了。因為周老太太到他家去串門子，問長問短，纏住了腿，半天也離不開；當她走到東屋的時候，給她分的一小細錢摺在桌子上，壓在算盤底下。

燈是亮了窗子。火盆裏的火光融融的跳動着。人們來了精神頭，嘴扯到插眼上邊了。

「牲口歸我使喚！」老販子金永生自報奮勇的說；「種地的時候，扶犁也是我的。」

「點籽是我的。」吳萬申跟着說，搖搖小煙袋站起來。

常俊岩展開了他的刀條子臉，笑瞇瞇的說：「忙的時候我趕套，閒着我記工。」

孫老粘是一把好手，那樣莊稼活也不報二五眼，剝離都頂硬，割地也拉不下。就是有些不愛駝聲！他不駝聲，大家也明白了。李大嘴呢，他自己說要踏格子。

「還有一個張大哥呢！」金永生望望張大嫂說；「開春種地，他能够回來麼？」

「能够回來，怎麼回不來呢！」

李大嘴看見張大嫂笑孜孜的抿着嘴，擠擠眼睛，說了一句笑話。

「張大哥不行的外邊拉上幫套！」

「李大嘴，去你的吧！我就知道狗嘴裏掏不出象牙來。」

笑話是對張大嫂說的，却把孫老粘臊得臉紅了，下巴插在脖領子裏，眼睛盯着火盆，好半天沒有吱聲。吳萬申看見有些下不來台，扯了一下李大嘴的袖子。

「李大嘴，你不要欺負老實人。」

「我才是老實人呢！張大嫂罵我，我都不吱聲。」李大嘴一邊賣着乖，一邊張嘴樂。

張大嫂又添上一句說：『你是從老實人堆裏挑出來的。』

誰像野馬皮關的韁繩，越扯越遠。吳萬中覺得太耽誤工夫了，提醒大家說：

『談談正經的吧！咱們這付牛具，看看有什麼問題！』

『四匹牲口，才能拉一付大犁。』金永生說：『咱們小組裏缺一頭牲口。』

金永生想的週到，一說就說到節骨眼上啦！小組裏的人也把話拉回來了。缺一頭牲口怎麼辦呢？有的說添一頭牲口，有的說折開牛具，兩家分一頭。李大嘴想起剛才被陳二蹄子拉走的海驢馬，覺得有些後悔，瞟着吳萬中的臉蛋，哼叨着。

『好容易撈了一匹馬，又給人家拉回去。』

『那怎麼能行。』吳萬中不願意和李大嘴打鬻扭，笑着臉說。

李大嘴說：『你不給他，他還不是乾瞪眼。』

『團結中農，沈同志說是政策。』

『可是，咱們缺了一匹牲口！』

『咱們把陳二蹄子拉進來插棍不行麼？』金永生出了道，十分中肯：『兩全其美。』

小組裏的人都同意了。當着他們把陳二蹄子找來商量插棍的時候；陳二蹄子還有些打怵呢！他穿着一件淡青色的棉襖，棉褲扎着褲角，不受使的腳脖子沿着屋地喘着，望望火盆裏的火星子，桌子上堆的糜子，算盤、麻繩、煙灰，和一張張臉上呈現着快樂的神情，使他迷惑起來。他不知道到這裏來幹什麼，他不相信別人對他有什麼心，他來了，心裏一直不落穩。

『咱們合夥插棍？』金永生引開頭說，擦擦炕沿上的紅花被，讓陳二蹄子坐在那裏。

陳二蹄子看見李大嘴對他瞪着眼珠子，一時摸不着頭腦，犯猜疑說：

『你們不是不要中農麼？』

李大嘴聽得不是滋味，把狗皮帽子從腦袋上一碼，擲在桌子上，當面搶了臉。

『陳二蹄子，沒有你那個鷄子，別人還做不成糟子糕呢？』

『李大嘴，你幹什麼！』吳萬中責備着李大嘴，敲着小煙袋，急得從炕上跳起來：『沈同志不是說過多少次麼，要團結中農。』

『我們越團結他，他越不知道好歹！』李大嘴氣昂昂的說，紅了眼睛。『他過去給地主溜鬚，找地主溜去吧！』

陳二蹄子哈着腰，服軟的說：『我再也不敢給地主溜鬚了，貧僱農不和我插嘴，我的地就要撩荒了。』

吳萬中正經的說：『貧僱農和中農好像一隻椅子有三條腿，少一條也不成。』

大家聽到吳萬中講的有道理，都心服了。

二十三

周蘭跟着她媽走進了會場，第一眼就看見了傻巴子金成站在地當心，挺着溜直的腰板，揚着手打着拍子，頭髮搭在腦皮上，圓臉蛋笑嘻嘻的。『他笑什麼呢？』她想金成一定有什麼好笑的事情，她猜不透。角落裏有人叫嚷着。金成轉過身子去，領着一羣基幹隊向婦女拉歌子，小伙子們興高彩烈的拍着巴掌，可着嗓子叫喊：『婦女，快快來！快快……』婦女們更不讓份，聽見有人拉歌子，張大嫂從土炕站起來，擺着手。張素珍張着大嘴丫子嗷叫，反過來向基幹隊拉歌子，喊着口號：『基幹隊，再來一個吧！』南北炕對喊起來，脆快的巴掌聲不斷條的響着。

在這亂吵吵的屋子裏，周蘭有些昏頭昏腦了，女人的眉眼，小伙子的粗胳膊，花在綽綽的衣裳從她的眼前展來展去。自從剗階級那天起，她已經有七天不到會場了，會場完全變了樣子，人也變了樣子，她着什麼都是眼生的。

『基幹隊，金成，金成……』女人的尖嗓子在波動的灰塵裏抖顫起來。

金成改變了主意，號召起基幹隊員，聯合起婦女，轉了目標，致向着黃鏡子臉的鄧守桂進攻。

『歡迎鄧守桂唱一個老毛的歌！』

鄧守桂搔搔後腦勺，不懂不忙的從中排椅子站起來，面向着大家，唱了一個短短的蘇聯民歌。

布勞西萬尼

窩支克畢別干

巴野基那老博代

大家聽不懂，一致要求鄧守桂說：『你給我們講一講。』

『我講一講，這歌子是老毛勸二混子的，二混子名叫萬尼，星期六開了工錢，拿了九十二個盧布，禮拜天喝酒，化了九十個，剩下三個還了飢荒。』

鄧守桂講完了，擰擰眼睛，不懂不忙的坐在中排椅子上。大家覺得有趣，向他問長問短。小愛歧聲的張大嫂也從旁邊插了一嘴。

『你在老毛子國也參加貧僱農大會麼？』

『老毛子國不好聽，』鄧守桂打着岔道：『你說蘇聯國吧！』

『是的，我問你，你在蘇聯國參加貧僱農大會麼？』

『不，張大嫂我參了沙油子。』

張大嫂聽走音了，張着大嘴笑了。『你在那裏殺牛子。』

『不是，』鄧守桂搖着頭：『沙油子是工會，我進了工會。』

『沙油子也鬪爭大肚皮麼？那裏的老百姓也翻身了麼？』

『人家早就把大肚皮鬪倒了，老百姓大翻身。吃的是列巴，喝的是各瓦斯，住的是洋樓。一個人幾套西服。』

金永生出來問道：『他們怎樣種地呢？』

『他們成立集體農莊，使用火犁，人坐在機器上，一邊開機器，一邊抽煙。』

『那可真不錯，咱們多暫才能趕上蘇聯呢？』

『扯的太遠了，現在開會吧！』吳萬申在煙火的人堆裏冒出了頭，搖搖小煙袋，宣佈開會了。

『咱們貧僱農也有萬尼，叫他出來坦白坦白！』

當一開頭，大家就把李大嘴提出來了，李大嘴有些發毛，東倒西歪的離開了椅子，手指頭摸著身上的西服，大眼珠子直著鄧守桂不放鬆，心裏發恨：『他唱老毛子歌，使我受了拐帶。』又一想，好漢不賴自己，自己沒有毛病，人家能提出來麼！一提出來，臉上就熟大呼的。

金成看見李大嘴紅紅的大餅子臉，在一旁俏皮說：『害臊呢！』

『咱們改造這種人，害什麼臊。』李大嘴的臉皮有鞋底子厚，講自己像講別人一樣，瞧瞧大家，挺起腰板來說：『我李大嘴，好像掛在你們的大牙上。好漢做，好漢當，我出來坦白坦白。我有三個毛病；第一，我好吃，我到人家串門子，看見人家吃大片肉，兩腳就走不動道。』

李大嘴剛住聲，責難像馬蜂子從四牆飛過來，嗡嗡的。

『好吃板一點！』

『你這個大嘴岔，吃得油頭滑嘴！』

『你是嘴巴子抹石灰，到誰家串門子都白吃。』

講話的人有白鬍子老頭子，青年小伙子，挽疙疽鬚的媳婦，剪髮的姑娘，張大嫂從炕梢上翻起腳根來，瞪着小眼睛，面對面的損着李天福。周蘭站在張大嫂的兩坎跟前，擦着眼皮，瞧着李大嘴的頭，笑臉上冒着熱氣，心裏直轉個：『李大嘴真丟人，真丟人死啦！』她想起上一次參加大會的情形，心裏直跳。『李大嘴也差趕出會場麼？可怕呀！』她的頭腦被爐火烤得膨脹起來，頭髮梳子上也冒出了熱氣。

『第二個呢？』鄧守桂給李大嘴引頭，怕他護短。

『我的第二個毛病好要錢……』

提到這一條，大家的意見最多，滿屋子都嘈嘈的吵叫起來。特別是昨天到外屯起浮產，押上牌九，他了大驚。回到大院裏，又放開了陳三鬍子的海星馬，好險闖出一場亂子，大家瞞着他說：

『叫牲口亂踏一個小孩，你能償命麼？』

李大嘴知道自己的不是，縮縮眉毛，怕大家亂插嘴，趕緊往下說：『我的第三個毛病，不好幹活，滿洲國抓勞工，我蹲工棚子，磨洋工，學滑了。我從小可沒有閒着。那時候，陳三鬍子的哥哥陳大巴掌，他僱一個打頭的，外號叫單老瘦道，莊稼活利索，割北江活的殺子地，第一天就叫我趕犍了。第二天，陳大巴掌親自下了地，他個頭高，大巴掌大，一個大巴掌一個犍個子。我年青不服氣，對他說：『你的大巴掌大，我的大巴掌小，我要叫你拉下，我不使工夫錢。』陳大巴掌張嘴笑了笑。『小伙子，你不要吹牛皮，你把吃奶的勁使出來吧！』從北江活到南大壕，十二根犍一垧地，一下晌，我把犍個子牽牽起來。坐在地頭抽袋煙，陳大巴掌擦着屁股趕上來，脖子淌着汗，見了我就服軟啦！他說『從大



堆峯到蒙古力，一百多里地，沒有不知道我陳大巴掌的，今大我輸給你了。」後來，陳大巴掌就不愛幹活了。在家裏跛跛嘴，我給他踢門坎子，起早貪黑，早晨頂着星星，晚上帶着月亮，秋天連恆大，站在水窪地裏割莊稼，抗口袋，肩頭壓得生疼，我真叫莊稼活活酥骨啦！一想這陳大巴掌來，我就恨的咬牙。」

吳萬申在台上問他：「李大嘴，你是不是恨陳大巴掌？」

「我不恨他，能够收拾他麼！」

「你再收拾了他的兄弟陳二腦子。」

「他們是哥倆，分家已經很多年了。」

李大嘴的腦袋糊塗得成了一盆漿子，正像喝浮咕那天，她在老高家滾了兩日酒，酒迷心竅，什麼也說不上邊了。

吳萬申生氣的叮着他：「你知道不知道陳大巴掌是一個富農，他兄弟陳二腦子是中農？」

李大嘴心裏稀裏糊塗，嘴上還不服人。『我知道，他們哥倆是一個媽養的，誰還記得是中農，還是富農。』

「你不記得就出了毛病。」吳萬申瞪了李大嘴一下眼睛。『陳二腦子找沈同志要海蜆馬，哭哭啼啼，沒有政策，這都是你武裝委員幹的勾當。』

金成在一旁插嘴說：「李大嘴抓順手啦！有一個，算一個。」

吳萬申又叮問李大嘴說：「你知道不知道陳二腦子是中農。」

「我知道。」李大嘴答應着，大餅子臉像晒粘的菸葉搭拉下來了，不敢看人。

「你知道不知道中農是朋友？」

「我知道，我對不起朋友。」李大嘴紅頭漲臉的說，沒有說幾句話，臊子啞了。

「你這當幹部呢！做對不起朋友的事。」

李大嘴承認了錯誤。批評接二連三的來了。可屋子吵鬧着，連平常不出頭的孫老精也跟着興風作浪，在一邊插嘴。

「上樑不正底樑歪，當幹部的興這個麼？」

「不興！換掉他！」

「不叫他去武裝委員！」

吳德中接受了羣衆的意見，才把這事情結束一下。

## 二十四

李大嘴受了批評，撒了職，當場出了醜，狗皮帽子扣着紅紅的大餅子臉，貓着腰縮進人堆裏去，周蘭在旁邊看得真真切切，那毛烘烘的狗皮帽子像小兔子打滾一樣，立刻就沒了。屋子裏的人們哄笑起來。

「真丟人呀！」周蘭心裏嘀咕着！「參加貧雇農大會真不容易，動不動就批評人。我能够參加上麼？」她覺得自己不托底，簡直有些打悚呢？可屋子充滿了噓嚦子的煙灰，爐口跳動的火花，以及大家夥吵吵鬧鬧的混亂情形，使得她不能平靜下來。她還記得上一次在這屋子裏劃階級的情形，大家夥追根倒梢的問他的口供，她不是像李大嘴一樣的出了醜麼！她看見了上次她站着的那塊地方，黃土炕、黑牆角，迎着掛了白霜的窗子。現在，那黃土炕踏滿了大大小小的鞋印子，浮蓋着土屑和煙灰。黑牆角更貼着紅紅綠綠的標語，嶄新新的掠着眼睛。窗子上的白霜化得稀薄了，迎着女人穿的粉紅色皮領子大氅，花棉襖和紅毛衣，比火爐子都烤得暖和呢！張素珍穿着那件顯眼的花達呢棉袍，小芸穿着

淡黃色的小大帽，兩個人一說一嘮，擠眉弄眼的，可有精神呢！只有她和她媽穿着早先的衣裳，拘拘中中的，說也不敢說，頭也不敢抬，好像傻子一樣。倒不是因為她的身上沒有穿新衣裳，似乎身上少了一點什麼東西。

「屋子裏的人是怎樣發生呀！」周蘭翹起脚尖，順着炕沿慢慢的走着，仰起了鵝黃臉，黑黢黢的腦袋擠擠的湧過來，在許多却生生的面孔當中有一個長掛臉是面善的！那不是她的姑爺金永生呢！高鼻梁，小黑鬍子，特別是那豆角眼睛顯得溫和而又可愛。旁邊不是站着她的表哥金成慶。站在櫟頭底下，腰板挺得溜直，揚着眉毛，豆角眼睛一閃一閃的，紅臉蛋放着光，那模樣比在婦女認字班上還精神呢！當她看他的時候，他那黑溜溜的豆角眼睛也向她轉過來，狠狠的盯了一眼。那眼神顯得又驚奇又喜歡，好像向她說話：「你怎麼才來呢？你倒爽來了呵！」她向他點着頭，每像告訴他說：「我來了，我想來這個地方呢？」

以後，屋下裏的人們又唧唧喳喳的叫起來，拍着巴掌，炕上的嫂嫂扭扭腳扭扭的響着。原來吳萬申穿着工服又出了場，在台上講話，有一個木匠和三鞭打魚的請求參加貧民大會，齊通過的時候，大家把手舉起來了。婦女們圍着，爲着他們喝采。

「參加貧民大會！」

「還有人參加貧民大會？」

吳萬申的眼光落到婦女的堆裏，那突突的眼光簡直在周蘭的腦皮上閃爍呢！一窺到夢向小媳婦騷亂起來。瞧着吳萬申在桌子上搖着小煙袋，銅煙袋鍋子對着周老太太睨了兩下。周老太太是一個心裏透亮的人，看那神情，立刻明白了。臉一沉，不慌不忙的對周蘭說。

「你站起來吧！把那個事情，對大家學說學說。」

周蘭聽媽媽的話站起來，一抬頭，看見金成的大眼睛珠子，溜圓溜亮，像一顆大星星，灼到她的臉上，有一種幽靜的光輝泛到她的臉上。躲也躲不開。她不知道是害怕呢？還是有些害臊呢？胸脯上像揣着小兔子跳起來。臉蛋紅印印的，手腕子發抖，在大家的眼皮底下坦白，真覺得抹不開。不張嘴，就過不了這一關。正在沒有注意的時候，穿着花呢棉袍的張素珍從旁邊走過來，用手指扣她的心口，給她使眼色，暗地裏替她使勁，她一揚頭，喘一口氣，好歹的把話講出來了。

「我不和……大肚皮的兒子……」

她勉強強強的說了半截話，看見大大小小的眼睛都紅着她，心裏一哆嗦，就含含糊糊的停下了。這時候，但着趣說話的都唧唧喳喳的響起來，馬板橋的、敲煙袋鍋子的、咳嗽吐痰，亂嘈嘈的聲音同時響起來。李大嘴從鼓勇的人堆露出頭來，又着腰板，張着鯨魚大嘴，彷彿無事一身輕，專門向別人找岔子。

「你不和大肚皮的兒子幹什麼，你不想他打離婚麼？」

經李大嘴這麼一問，惹得大家嘈嘈響響了，火爐蓋打開了，煙滾了半屋子，黑糊糊的皮帽子在灰塵裏浮動着，悶得透不過氣的時候，金成從人堆中露出頭來，望着台子，想說一句什麼，又被高高低低的嗓子壓下去了。一個圓臉的小伙子怪聲怪氣的笑道：「真是當場出彩！」

碰到這樣局面，周蘭像一隻小貓發呆站來，茫然的曲着眉毛，點着屋子裏擠得滿滿的人頭，抽了一口冷氣。她偏過頭去，望望媽媽，媽媽的臉皮像白蠟打似的，真怪寒俗的，她覺得她是挺着脖子挨刀，這時候，她看見張素珍給她遞眼色，她仗着胆子，說了第二句。

『不是……』

李大嘴故意挑剔着：『你不是反對大肚皮麼？』

『我不是那個意思……』

『你的「那個意思」，是甚麼意思？』

她越說不清楚，李大嘴越叮着不放鬆，好像非問個水落石出不可。旁人爲着這種結局，也越法等得着急。她討厭他，爲什麼故意難爲人家呢？上一次，不也是李大嘴當面出了她的醜態！在大家的眼皮底下，簡直寒信到家啦！她很生氣，到這節骨眼時候，她也覺得非說出來不可了。

『我和他打離婚……』

『你和誰？』

『我和大肚皮的兒子打離婚，參加貧雇農……』

『你早痛痛快快說一句，不就得了！』

李大嘴最見周蘭透了口氣，又轉過來裝好人，高興得把狗皮帽子抓到後腦勺去，拍起巴掌來。

『咱們大家歡迎周蘭參加貧雇農！』

巴掌一停，響的響起來，小伙子 and 婦女都騾動起來。張素珍顯出特別高興，舉起花邊呢棉袍的袖子，大聲的喊着口號：『婦女不給大肚皮當奴才！男女平等，歡迎周蘭和大肚皮打離婚……』旁邊的小芸也把胳膊一收，一次的舉起來，小手腕搖擺着，差不多要碰到她的腦袋上。在小伙子人堆裏，有一雙笑瞇瞇的豆角眼睛，那不是金成送過來的眼神麼！明亮又顯得堅定，彷彿在祝賀她的成功一樣。她明白大家對她的一份好心，過去都是自己的心量窄小，見不得人。現在，她的心裏開了一扇窗子，頭腦

清明，渾身上下都輕鬆了。

張大嫂誇講她說：「你做得對！」

「我……只要大家給我做主！」她的喉嚨提得很高，展着眉毛，瞪着金成的明光又堅定的眼睛，來了，一股勁，完全把頭抬起來了。「我堅決和大肚皮的兒子打離婚！」

「給你做主！」

「你姑爺出來說說吧！」

金永生是一個有求必應的人，一個說，兩答應，旁人的事情都能替忙。現在他受聘的姑女周蘭的身上，他能夠站在旁邊發甚麼？他站起身子，敲敲煙袋鍋子，揉揉三角眼睛，睜着他的姪女嘆了口氣。

「這孩子，早就應該這樣！早就應該這樣！」

「姑爺，早先……」周蘭瞧着金永生冷靜的長掛臉，想起早先的情形，覺得有些難過的地方，弄弄眉毛，再沒有把心裏的話講出來。

「這孩子受了幾天委屈。」

周老太太怕她女兒傷心，也表示一番：「我把老腦筋去撻了，苦肉也不供了，和老高家一刀兩斷。」

這結局，大家都很满意。婦女們更樂得合不上大牙。爲了這件事，張素珍勸她參加貧民大會，小鼓吹過她打罷刀。張大嫂曾經給她提過媒。想起提媒，她的老臉皮閃了花，眼仁都紫啦！她討了多半輩子，成全了多少人，現在，他又出了頭，張了嘴。

『現在，我說一句行不行？』

『行！張大嫂，有話你就說吧！』大家答應着。

張大嫂念着這首歌。

乾親不算親

姑舅親才算親

打斷骨頭連着筋

張大嫂念完了。敲敲煙袋鍋子，問大家道：『我說的對麼？』

大家連說帶笑：『對！對呀！』

郭守桂點着張大嫂黑臉皮的細紋，對她說：『到底是你好多吃幾年鹹鹽，見的周到。』

『我見的不周到，能給他們兩家作媒麼？』張大嫂又把舊話提起來了，碼搭小眼睛，身骨子的小辮子搖動着，一邊想，一邊說：『你們兩家都在這裏，來一個親上加親，我再保一次媒，你們讓我喝喜酒麼？』

張大嫂已經挑明了，大家的眼睛自然而然的落到金成和周蘭的身上，却發生了興趣，寫不住的人就大聲喊起來，

『兩個人在一個屋子裏，好對相對看。』

說也奇怪，就在這個時候，周蘭和金成對了一下眼睛，扭過頭去，當他倆看見大家盯着他們臉的時候，臉就紅了。旁邊的人看的清楚，大聲的笑起來，高興的拍着巴掌。

『你倆痛痛快快說一句，不就得了！』



現在，單着他們兩個人一句話了。到了節骨眼地方，兩個人却裝得那麼正經，癩了好半天，一句話也沒有說。周蘭靠着她媽媽的肩膀，擠弄着眉毛，鵝蛋臉漲得像雞冠子花一樣鮮紅，腿腳木眼眼的，雖然張素珍推了她幾下，她老是站在原來的地方。金成却没有那麼腴腆，站在人堆裏，仰着臉，豎着撐撐的耳朵，好像在等待什麼一樣。一個小伙子扯他的胳膊，逼得他想笑又不敢笑，想急眼又不敢急眼，紅臉蛋繃得像個大磁碗，有幾道淺淺的紋溜。

「你答應訂親麼？」張大嫂問着金成說。

「我答應參軍了……」金成口頭上沒有說出訂親，心裏也不反對那件事。

「參軍不防礙訂親。」張大嫂順口就說，看見金成連頭也不擺，豆角眼睛發亮，就知道成功了。於是，她眯過胖子問周蘭。

「人家願意了，你願意麼？」

「我……」

「你願意麼？周蘭。」

「張大嫂，你問我媽吧！」

周蘭有些羞口，故意往她媽身上推。大家看見她說話的時候紅了半拉臉，忸忸怩怩的，就知道是假的。

「你不是說自由麼！自己拿主意。」周老太太不担過，搖搖頭，又推到她女兒的身上。

屋子裏的人們等得焦急，唧唧喳喳的吵鬧着。張大嫂也覺得有些悶屈，臨時給周蘭出了主意。

「你不願意張口，就點點頭吧！」

到了非表示態度不可的時候，周蘭又一次想超金成的苗實樣子，寬臉蛋，濃眉毛，豆角眼睛，那年青的神情在她的腦子裏扎下根來了，她覺得她是怎樣想他呵！她一想到這裏，輕輕的把腦袋搭拉下來了，不管她媽願意不願意，不管別人看出來看不出來，她是把腦袋搭拉下來了。就在這時候，屋子裏的人大聲的叫起來，拍着巴掌，參雜着哄笑和叫罵，蕩漾在灰塵的空氣當中，波動了很久。

「早點點頭，不就得了。」

「親上加親。」

這結果，大家都覺得非常滿意。周老太太參加了貧僱農大會，又碰上了這樁喜事。遂了女兒的心願，她的老臉皮也開了花啦！金永生樂得講不出話來，只顧眯着兒子發笑。張大嫂今天也顯得特別高興，流動着小眼睛，望着嘴笑，穿着大布衫子走到周蘭的跟前，親熱的拍着她的後腦說：

「你讓我喝喜酒啦？」

李天晴叫大家批評完了，不升不落的，搖搖狗皮帽子走出來，迎着周蘭說。

「方子，我問了你半天，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原來是這個意思。」

## 二十五

周蘭參加貧僱農的第二天，也就是沈洪來到村子裏第十天頭上。由於貧僱農人家動了手，大刀濶斧的鬧鬧了一陣，工作快要結束了。十天以來，人們已經發動了圍爭、分浮產、組織貧農小組、給前方戰士捐了七十四萬元的現款，（其中包括十二個中農捐的七萬元），金成報名參了軍，他還聯絡別的小伙子一塊去呢！夜裏又選出九個量地委員，分成三個量地小組。今天太陽一冒高，量地小組就到地裏去了。

冬天的雪地上白刷刷的，在橫壩子地頭上，有一張烏拉的爬犁飛快的跑着，寬寬靜靜的江沿，向着太陽冒紅的村庄跑去。家雀子在榆樹梢上吵着，發電廠的煙囪冒起煙來了。

吳萬申領着的一個量地小組出了村子，進了地，大家七手八腳的忙着細大段。金永生排着弓子量地，吳萬申戴壩頭子。孫老粘和陳二蹇子拉米達繩子，兩個人從地頭走到地心，又從地心走到地頭，量尺碼，認地板，留心莊稼的楂口。小學教員王雨樵畫地圖，打着算盤。

吳萬申踩着雪地的橫牆頭子，一溜一溜的墻台伸延到荒草的邊沿，好大片量的地板呀！他說：『咱們在這坐堂水地開頭吧！』

這片坐堂水地，兩頭高，地心子窪。夏天，禁不起幾場雨水，一下雨，墻溝裏就注了一羣蛤蟆，站在村頭的大壕上，可以聽到蛤蟆呀呱的叫到半夜。秋天莊稼長了糧食穗子，上滿了籽粒，家雀成羣結隊的飛來彈糧食吃。大耳朵的老母猪也跑來竊食糞，拉了滿地的豬糞。現在，大雪漫了地板，墻台上豎着成道的高梁楂子，還有拉屎人踏得彎彎斜斜的走道，腳窩上踏着腳窩。

吳萬申量了兩截地，拉長米達繩子，跨過墻溝，站在地頭上，朝着細高挑的王雨樵喊着。

『橫打豎剋，六千一百九十二平方米。』

王雨樵打着算盤，又核了一下，睜着吳萬申一眼，又回過頭瞪着金永生說道。

『兩千八百八十平方米合一垧地，六千一百九十二平方米，核兩垧一畝五分地，你數數對麼？』

金永生搖着破皮搨子走到了地當腰，沿着那直溜溜的雪蓋的墻台子，移動弓子排地。聽見王雨樵打算盤響，點點頭。當他穿過抹齒墻的高梁楂子，張口就說。

『這是家門口地，閉着眼睛也摸熟了。』

陳二蹄子腿腳不靈份，剛剛跨上地墻頭子，一個抹斜的高梁楂子戳了他的韃韃。大腿在那冰凍的土台上震了一下，跨過去那條抹斜高梁楂子，這回他看清楚瞭。

『這是扣楂高梁，兩面留苗。』

金永生又添上一句：『拐子苗，分甚麼楂口！』

陳二蹄子心眼多，怕這塊地落到自己的手裏，極力報貶說：『地心不滲湯，窩風，長曲藤菜。』

『不劃，不長曲麻菜怎的，今年分了地，該好好侍弄啦！』

金永生和陳二端子嘮咯的時候，孫老粘剛跨過一塊小鏢尖地，野風吹着他的新棉襖的大襟颯颯亂動，兩腳踏在雪地上，拉了一趟高高低低的腳窩，拄着弓子，小黑臉蛋樂得癩瘡似是裂着紋，一邊抹身子，一邊問金永生說。

『咱們貧僱農分那一塊地？』

『你還問什麼，你看那一塊地好，就挑那一塊。』

『真的麼？』

『怎麼不真，昨天開會，你把那話當成耳旁風了。』

金永生從容的閃動着豆角眼睛，張着嘴笑一笑，心滿意足的對着孫老粘點點頭，從心裏往外說：『對呀！看那塊地可心，就挑那塊地。這不是滿足貧僱農的要求麼？』他樂意挑那塊地呢？量過了小鏢尖地，柱過一排順牆子，走上江沿地來了。

合眼一看：江沿地一連域的有五十多畝，坦潤的地皮，漫齊的牆頭子，一拉手的平川地呵！黑土板上蓋着積雪，接連着灰白色遙遠的天邊，接連着白茫茫大江上冰排的盡頭，接連着環在銀色樹掛裏的村落，一眼望不到頭呵！

江沿地上刮着順牆風，掀起金永生的破皮褂子，煽起毡帽上的身扇，扎起的眉毛在慘涼的寒氣中顫動着，從着眼睛，他看見他的兩隻腿又踏上江沿地的牆台上了，寬牆背，深牆溝，洋草梢搭在車轍的旁邊，大雪埋住了矮矮的發棧子，這不是他出手的那塊地麼？他記得：這塊地是他父親用鋤刨出來的，砍樹林子，放荒火，積年累月的開成了熟地，有多少年代了！他到這裏來送葬，扶犁點籽，翻

地，踏地，割莊稼，拔莊稼，漸漸的把地性摸熟了，知道認什麼莊稼，調什麼橫口，迎什麼節氣，處處都隨手應心，他的心在這塊肥沃的土壤上扎了根，有一天看不見它，就要想它。自從高幅彬潮去了這塊地，他是怎樣覺得灰心傷氣呵！兩腿幌幌的，好像是草台上隨風倒的小苗。

現在，金永生又踏上這江沿地的壠頭來了，冷風刮着毡帽的耳扇，打着臉皮。他抬着鞭鞭腳踏着壠頭子走去，一撮一撮的野草挺，一根一根的白草梢，從草壠台走到草甸子的邊緣，他是怎樣的感到親切呵！他是怎樣感到愉快和愜意呵！彷彿他到外屯子去串門，現在又回到家來了，一回到家，就感覺到了家裏的親熱和溫暖。他在厚雪的土倉上站了一會，聽見江沿的冷風恣恣的吹過來，草棵搖動着，乾草葉靜靜地在嚶嚶鳴着，他的耳朵也在嚶嚶的鳴叫着，聽起來又是多麼熟悉。那是他父親用鋤刀割下的聲音麼？刀刃敲着石板的聲音麼？打火瓏的聲音麼？那聲音在嘶鳴着，在遠處向他召喚。

吳萬申看透金永生的心情，悄聲的問着他：『你樂意挑這塊地麼？』

金永生點點頭：『我不圖獐狗野鹿，還圖細狗還家呢！』

吳萬申鄭重其事的說：『土地還家。』

金永生望着吳萬申沉靜的臉，拍拍破皮褂子說：『這口氣，我已經喘多少年了。』

『現在不是平分土地麼？』

『主任，』金永生親熱的稱呼吳萬申叫主任：『現在平分土地，我才出頭露面呵！』

雖老遠的，可以望見大江裏連着天邊的冰排，立起來像漢白玉的石碑，爬着像玻璃桌面子，兩旁堆着琉璃的碎塊，結成一座連綿不斷的冰山。江通裏立着矮爬爬的漁窩棚，打魚的老頭大概起來了。煙囪冒煙啦！一縷粗一縷細的煙絲隨風亂飄，刮過江沿疎疎的苞米林子，就不見影了。在雪地的草棵

子當中，不知是什麼人放了一槍，有一羣野鷄從漁窩棚頂上飛起來，咯咯叫了幾聲，帶着長尾巴飛向江北沿去。

吳萬申走到地當腰，風刮着他的無縫勞工服，向着江沿草棵裏的一個什麼人擺手。孫老枯邁到土埂上，韌韌頭踩進雪堆裏，身前身後都是枯荒的洋草，拄着弓子，揚着脖子叫着。

『今天冬天雪大……』

金永生接下句說：『明年開春種地，管保土頭輕，好下犁。』

『小苗一定不會二五眼。』

『地到了咱們手裏，還有二五眼！』

金永生的口氣是哪麼自信，好像平分土地已經到了自己的手裏，釘上犁子，領了地照，望着那塊牌子笑着，單等着開犁種地，侍弄莊稼了。他想超在開犁大會上出了那口氣，分了馬，插上雲，兒子訂了媳婦，已經心滿意足了。

金永生不忘的嘮叨說：『我叫細狗還家啦！』

吳萬申幌晃小個子，對着金永生一笑：『養兒要親生，種地要親耕。』

金永生只顧揉着爛頭子，望着地上白白的雪，直等到吳萬申提到『養兒要親生』的時候，他才想起他的兒子來。他想起他兒子以先是怎樣悶悶不樂，跑到工作團那裏去嘮嘮，後來又是怎樣參加了鬪爭，年青好勝，在領衣裳那天晚上報名參軍，張大嫂給他保媒訂親，他還是要到前方去。小夥子從來不服軟，剛強到底，爲着窮人爭一口氣，他當爸爸的也不是也覺得光彩麼？他記起早先給人家當老板子，說話聽人家喝，吃飯看人家的臉，窩窩囊囊的過了多半輩子。他希望他兒子能够挺着腰板過日子，



畫夫鱗。着笑子牌塊那蓄望





不受人家欺負，不受人家辱罵，不看人家的白眼，他就心滿意足了。現在，正是他兒子到前方出頭露面的時候，他有什麼捨不得的呢！小組插上了旗，還怕莊稼侍弄不上麼？

陳三腦子拉清米達繩子排地的時候，一心撲實的想分一份好地，小日子，他也有他的打算。

「咱們小組插上旗，地分得挨盤，人馬也省工。」

「怎麼省工呢？」金永生擦擦眼皮，點點頭，彷彿他已經不操兒子那份心了。

陳三腦子在牆台上打扶扶，用腳尖畫了一個大圈子，這個大圈子，假定是他們小組分到的地，指葫蘆畫瓢的說：「地挨盤就有這個好處，算杖把我的地歸完了，日頭快落了，抹過算杖去，能給休還兩根地。要是小組的地，一塊在家南，一塊在家北，算杖到的時候，天也黑了。又耽誤時間又費工。」

「好主意，這樣省工。」金永生的腦筋拐過一道彎來了，但是，沒有拐過第二道彎來：「四個人劃地，兩個人歸地，先劃後歸，要合手，人和牲口都能倒出空來。」

陳三腦子翻嘴密舌的說：「金大哥，比方說，你的地劃一半，一塊就歸了。」

「地挨盤……」金永生打了一個笨，腦子裏又則過彎來了。「你是中農，我是貧農，那怎麼行。」

陳三腦子說：「我看能行，貧佃農挑好地，中農挑中等地，這樣不算合格麼！」

「合格，我們找吳萬申合計合計吧！三個臭皮匠，抵個諸葛亮。」

冷丁的，從江沿的深草樑子裏走出一個人來，踏過雪坑，跨上了壕邊的地頭子，露出了黃鬼皮帽子和黃色軍用大衣，手裏編着一隻出殼的短槍，臉蛋凍得通紅，長筒靴在雪地上叭踏着。

「這不是沈同志麼！」金永生閃閃豆角眼睛，立刻看出來了，往前邁了一步，擺着手：「沈同志，剛才是你放了一槍？」

「我打了一槍，野鷄都飛到江北去了。」

沈洪擲了腳窩，把短槍插在褲腰間的皮套裏，扣上扣子，站在牆上和金永生睄睄。不知道什麼時候，吳萬申拿着弓走過來了，狼尾草擋住他身上的勞工服，風吹草動，有些影模糊的。

「野鷄可好哦！」金永生看見沈洪的黃兔皮帽子耳扇上的白霜，又想起方才沈洪踏着大雪打野鷄的情形，他對他說：「我們老百姓用藥藥野鷄，沈同志，你在這裏多待兩天，我下藥。」

「你要請我吃野鷄肉麼？」

沈洪高興的笑了，雖然他不想吃野鷄肉，但是；他對於金永生的熱情是很感激的。也是一種莫大的安慰。在別人量地的時候，他好奇的蹣跚到江沿的草棵子裏去，踏着大雪聽子，打了一回野鷄，荒草甸子上的白尖草沒了他的腰，大江裏的冰排閃着亮，那心情是怎樣的暢快呀！他穿過一排橫鋪地，踏上了地頭的乾馬蘭梢，那裏有一條通佳木斯的大車道，雪地上壓着爬犁溝，馬蹄印……

沈洪一瞭雪地上的爬犁溝，忽然想起來初次來到村子坐爬犁的情形，迎着金永生的臉，問他說道：

「這不是那天咱們坐爬犁的那條道麼？」

「沈同志，你的記性真不錯。」

「我還記得那天你說甚麼？」

「我說甚麼？」

「你說：這江沿地是你父親開的荒，到了日本倒台子那年，這最後一畝地也出手了。是不是？」

「沈同志，你的記性真不錯。」

金永生回答沈洪的時候，悸動的曲着眉毛，彷彿有一道黑流從他的眼前飛過去，就不見了。他擦起豆肉眼睛，瞧着城台上一撮一撮的穀棧子，草棵子在風裏響着，一道雪沙子從江沿捲起，刮着，一直刮到他的腳根底下。

沈洪看見金永生高興的神情，想起了與何彩亭談話的情形，突然問了一句。

「金永生，你爲了這塊地參加小組會麼？」

「沈同志，你問那個幹什麼？」

「我想知道事情的經過。」

金永生打了一個笨說：「等晚上我對你說吧！」

「爲什麼要等到晚上？」

「晚上有間空，我對你講半夜。」

「好哩！」

沈洪離開了金永生，蹣跚着草棵子，長筒靴點踏在雪地上，帶着數上皮套的短槍，深一脚淺一脚的向着江沿走去。一路上，他想着金永生這個莊稼人已經翻身了，今後要好好領導他種地！他又想起了應該在這個村子裏建立領導核心，成立支部，新一代的革命種子要在東北的土壤上生根。

他走到地邊，看見吳萬申正從狼尾巴草棵裏探出頭來，勞工服上掛着小煙袋，裂着嘴，笑嚇嚇的，沈洪見了他的面，就想了方才他想的那個問題。

『吳萬申，你們小組能够把地量完麼？』

『緊趕慢趕，貪點黑吧！』吳萬申的口氣很實在，不攪雜一點假。

他又問道：『老百姓都知道平分土地的好處麼？』

『老百姓全入了腦筋，怎麼不知道呢？』

『怎麼入了腦筋，吳萬申，你說說看？』

老百姓說：『共產黨領導的好。』

『這小伙子可聰明啦！』沈洪笑了笑，伸出長筒靴，從農犁溝跨上塢台上，親熱的向着吳萬申招手。

『吳萬申，你來，我和你談一談。』

二十六

冬天的夜冷森森的，牆上掛着白霜，窗上殺殺的刮着雪沙子，彷彿煙泡又刮起來，把這座房子包圍得緊緊的。古老的掛鐘停了擺。黝黝洞裏沒有一點聲音。在黑屋子的炕沿底下，不時露出新升的火苗，跳動得像長蟲子，抖抖索索的，照着亮。幾個人就在火亮的地方閒唠咯。

金永生慢慢地回來以後，給牲口拌上草，把他兒子從哨崗上找來，走進屋子的時候，吳萬中也來了。吳萬中添了一張表，面對面和沈洪烤火唠咯。旁邊坐在鄧守桂。李大嘴倒在一張掉腿的桌子上，支着下巴，張着鯨魚大嘴，碰到節骨眼的地方，沒深沒淺的插上一嘴。人們都很隨便，願意抽煙的就抽煙，願意唠咯的就唠咯，東扯一句，西扯一句，和那天開小組會的情形差不多，地上也擱了一堆火，劈材燒得爆響，冒着煙，木箱子已經搬走了，木箱子壓的土印踩模糊了。人們又把外邊泥雪帶到屋裏來，和吐沫凝結一塊堆，在火亮照不見的地方，結成了土疙疸。

沈洪在火堆的旁邊蹣跚着脚步，在土疙疸上閃着脚，蹣跚四周土牆冷森森的樣子，使他想起了第一

次走到這屋子發生的陌生情感。他問着金永生說：

『你記得那天小組會的情形麼？』

『沈同志，我記得。』金永生點點頭，頭皮上的深深紋溜抽動了一下。仰着臉說：『那時候，我們小戶一心想插隊，狗腿子刁金貴一撥弄，我們就上了圈套。現在，小組也編起來了，大家合計挨整分地呢！』

『小組挨整分地，真是好主意。』吳萬申笑着說。小煙袋敲了一下冒煙的劈材，直起腰來，望着鄧守桂的眼睛說：『你們的小組也樂意麼？』

『大家都樂意。』鄧守桂動了一下長睫毛，抿着嘴，哈哈的笑了一聲，連他們小組裏高興的神情都帶出來。

『十個小組都同意了，真是十全十美。』吳萬申樂得彎不下腰去，走到東，走到西。嗽着旁邊金成榜得發紅的圓臉蛋，替他高興呢！忍不住的要說：

『真是十全十美，又訂了媳婦。』

金成出神的烤着火，仰着臉，大額骨上現出了一片紅暈，彷彿貼上去的芍藥花瓣。人逢喜事精神爽，小伙子的眼仁都樂眯了！眯望着地上新升的火苗，無憂無掛的對他爸爸說：

『爸爸，咱們家裏都齊全了，我離開家。』

『齊全了！不用你擔心了！』金永生順口答應兒子說，感到樣樣都滿意。他嚐到了今天的甜頭，却忘不了早先年的苦頭。他經歷着多少年艱苦的歲月，事情過去了，人也老了，他回味着的是老早年的歌聲。

北大荒

不犯愁

種地不用馬

點燈不用油

金永生唱完了，豆角眼睛眯眯的一笑，快活的說道：「現在咱們分了馬，種地才不犯愁了。」

「爸爸，不是說種地不用馬麼？」金成問着他爸爸。

「老百姓使喚火犁種地，就不用馬了。等多替咱們像蘇聯國一樣。這話就應驗了。」鄭守桂三句話不離蘇聯國，他在集體農莊吃過麵包，親眼看見使用火犁種地，對大家講起來有根有本。

「點燈不用油呢？」金成又問第二句。

鄭守桂笑了笑：「點電燈，用油幹什麼！」

「村裏接了電燈，咱們家買不起電燈泡。」金永生對他兒子說：「你知道，到現在還點菜油燈，黑漆漆光的，你媽引針就看不見。」

「爸爸，等我打蔣介石回來，革命成功了。要咱們共產國家每家發一個電燈泡，行麼？」沈同志。

金成說完了，望着沈洪愉快而閃光的面孔，就笑起來了。沈洪看見小伙子那種眉飛眼舞的神情，也不知不覺的笑起來。這種笑，也傳染給金成的爸爸。老板子給人家支使半輩子，脚不沾地，手不離鞭桿子，到今天才問下來抽煙袋，烤烤火，歇歇腳，顯得自在和輕鬆呀！

沈洪和金永生面對面的烤火，閒唠咯。



『你還記得小組會麼？』

『沈同志，你提到小組會麼？』

『你說吧！小組會是怎麼發生的。』沈洪手扶着柵子，展展揚揚的站起來。他想起何彩亭敘述小組會發動的情形，在情感上還覺得有什麼不滿是的地方。小組會當時發動的情形沒有人講過，何彩亭已經回到區裏去，何彩亭記載的材料還留在他的身邊。

『沈同志，我要說，小組會就是這樣發生的。』當沈洪坐在柵子，金永生才對他說，聲音有些激刺：『莊稼人拿地爲根本，我的江沿地叫高福彬霸去了，任會長給我分一塊爐灰渣子地，兒子都不拉屎。正趕上外屯煮夾生飯，又分房子又分地，我一看，就紅眼了。』

『你開了腦筋！』

『腦筋是鄧守桂給我開的。』金永生笑着對沈洪說，望了望旁邊的鄧守桂一眼，接着往下說：『鄧守桂常常敲打我，他說蘇聯國怎麼好，沒有大肚皮吃寬桂，日久天常，我也入了腦筋了。那時候，我仗着人多勢重，大家合計分地，偷着開會，這就是頭一樁小組會。』

人無頭不行，當時小組會的頭行人是鄧守桂，他聯絡小戶，合計開爭高福彬，偷着在江通的深樹子裏開會。任會長跑到高福彬那裏串鼻子，走了風聲，高福彬出來罵了街。

李大嘴挺着大個子，故意的把狗皮帽子扣在眼皮上，拿着一根煙袋當文明杖，皺着大肚子，一邊走，一邊罵着高福彬罵街的情形。

『你們這些窮小子，想共我的產麼？等中央軍來的時候，哼！有一個，算一個。』

『這個老鴉巴頭子，淨裝洋蒜！』金成看得不忿，用鼻子哼了一聲，他聽了那話就罵起來：『我

真想打他一個脖子拐！」

『那老鷄巴頭子支毛，淨是任雲峯撥咕的！』鄧守桂一針見血的說，揚了老底子。

金永生想起在街上碰見任雲峯的情形，一碰頭，就臉紅脖子粗吵起來：『呵！你當會長的，按什麼心眼了，我出手了江滑地，你分給我爐灰渣子地。』

沈洪問金永生：『你和他吵了架。』

『是啊！沈同志，我和他吵了架。』金永生提起那件事來，氣激揮身發抖，繃着臉，略略的打着大牙。『沈同志，你想想，任雲峯替高福彬說個甚麼，他說：『你要江滑地，不怕中央軍過來清包！』我紅着臉問他：『會長，你不是到地裏釘了櫃子麼？』沈同志，你想不到他說個甚麼？他說：『那回釘櫃子，我是給共產黨迎迎典，你們這些窮小子，還拿棒槌當針（真）呢！』』

鄧守桂在當時也來了火，甩甩胳膊，大聲說：『走！我們到黨工作那裏去打官司。』

『黨工作怎樣處理呢？』沈洪聽得出神了，從旁插了一句。

『沈同志，你聽下去吧！』鄧守桂的臉皮烤得通紅，喘着氣，一句一句的說：『我們去了一大幫人，都是縮頭縮腦，莊稼人看見官項，舌頭就硬啦！我一提換任雲峯，黨工作敲着桌子，把我尅茄子皮色。他說：『任雲峯是我們工作團選上的，你們想換就換，講民主講的太過火了。』大家都遞不上當票去，更沒有露出高福彬的口縫。』

『我提高福彬啦！』李大嘴表功的說，高曉門一點也不打悚！裴同志對我翻眼珠子說：『李大嘴，破箠箕，你這點煽之。』

『他對老百姓翻眼珠子。』沈洪有些生氣，又叮了一句。

吳萬中毫無顧忌的說：『你知道，裴工作說風就是雨，大眼珠子一瞪，誰也不敢吱聲。老百姓給他起個外號！叫做「土皇上」。』老百姓見到皇上，一個一個都鼠匿了。』

第一棧的小組會就這樣的自消自滅了。窮人枯了，有錢的人撒了。李大嘴頂着狗皮帽子站起來，祇着大肚子，學着高福彬搖搖擺擺得意的神情，拉長聲說：

『你們小組會怎麼垮了呢？你們怎麼不出來鬧爭鬧爭呢？我高福彬是大肚皮，歡迎窮哥們共產，家只趁幾口袋木耳錢，蒼蠅擗足子，小陽勝。』

金成氣得火上加油，張口就罵：『這個老鷄巴頭子，我真想打他一脖子拐。』

『後來呢？』沈洪追根倒梢的問。

金永生吐一口痰，接着說：『後來，任雲峯聯絡胡了，叫江北鶴立縣押在篋籬子裏。鄧守桂才當了屯長。高福彬不甘心，聯絡刁金貴，拉上一些小戶，組織第二棧小組會，準備推掉鄧守桂，保出任雲峯。沈同志，你來的那天晚上，不是正合計那個事呢！』

過去的一段事情，如同蒙了一層窗戶紙，看也看不透。金永生講出來，才把那層窗戶紙戳破了，露了真相。沈洪覺得大吃一露，彷彿他想開門的時候，摸到了一把鑰匙，找出了關鍵在什麼地方。

『這一段事情，你沒有和何同志講過麼？』

金永生實實在在對沈洪說：『我沒有和他講過，不是這次平分土地，我爛到肚子裏，也不說出來。』

『你這個積極份子，怎麼也不說呢？』沈洪離開了火堆，把臉轉到金成那裏，說了一句笑話，他還記得剛來的時候，何彩亭是把金成當做積極份子的。

金成對沈洪笑笑，說他心裏的話：「沈同志，你不知道，老百姓就有這個屬性，對你不托底的時

候，一問三不知，神仙怪不的。你前十天問我，我也說不知道。」

「現在呢？」

「現在還說甚麼，莊稼人翻身了，封建打倒了，再沒有人前怕虎，後怕狼。」金成展開眉梢，從心裏往外說：「沒成想，這個大翻身。」

一時鴉雀無聲，地上燒着茅草，熊熊的火苗從稀薄的煙灰裏探着頭，散發着融融的光圈。屋子裏再沒有寒森森的氣息了，人們的臉上都是暖烘烘的。有的人在火堆跟前打盹了，有的人抽着煙。吳萬中縮着腰烤着火，敲敲小煙袋，一直的想着村子翻身的事情，閃閃眼睛，愉快的望着大家說：

「咱們翻身了，把封建打倒了，村子也應該換一個新的名字。」

「我贊成換新的名字。」金成認真的說，「咱也不含糊，過幾天，我到前方隊伍上，他們問我：『你從甚麼村子來的？』我說：『高家村。』他們問：『你們村子翻身沒有？』我說：『翻身了，若不價，我能出來參軍麼？』他們又問：『你們翻身了，怎麼還用老封建的名字？』」

「對呀！」鄧守桂抬起頭來，望着金成被火光烤得紅嫩的臉皮，同意的接下去說：「咱們把高福彬打倒了，再叫高家村，好像有些整嘴似的。」

金永生從炕沿跟前走過來，直着腰、蹣跚着地上的火星子，順嘴講了一句。

「我看叫翻身村還不錯。」

這個名字遭受他兒子金成的反對：「爸爸，等我從前方回來，把蔣介石打倒了，革命成功了。那才是大翻身呢！」

李大嘴摘下了狗皮帽子，楞頭楞腦的冒了一句：『咱們叫鬪爭村吧！』

吳萬申給李大嘴碰了一個釘子：『你想鬪爭一輩子麼？鬪爭完了要生產。』

『那麼，就叫生產村。』

『不要順口溜，大家開開腦筋，起一個好名字。』

大家七嘴八舌的湊了半天，提出七八個名字，不是不好聽，就是太咬嘴，或者別的村子已經用過了，挑來挑去，都覺得不合適。大家沒有辦法，要求沈洪替他們起一個名字，沈洪在這件事情上也不願意包辦代替，應該尊重老百姓的意見，他也相信老百姓是有着自己的智慧的。這時候，他想起那天爬犁到這村子的時候，金永生說過這村子的古名叫一棵松啦！這村又爲什麼叫一棵松，他很想知道它的來歷。

金大哥，你對沈同志學說學說吧！』李大嘴接着話，很想金永生啞扯下去。

一棵松，這名字來歷可久啦！早先，這北大荒到處都是樹林子，靛靛草，飄着露水甸子……金永生閃動着豆角眼睛，彷彿想起了早先年的荒涼曠野，神經動了一下，又轉向他兒子金成那裏，繼續說：『你爺爺搬到這裏來的時候，地廣人稀，八十里地看不到一處煙火，野鷄滿山飛，蚊子遮滿天，樹隨便砍，人牽隨便挖，地隨便開。你爺爺在這裏以一橫圍荒佔草，砍樹林子，砍到最後，剩下一棵苗花松樹，丟下了斧子，嘆口氣說：『把這棵松樹留下吧！讓後來的孩子知道老人在這裏開荒佔草，辛苦了一場，留個念相。你爺爺給這地方起個名字，叫一棵松。』』

金成望着他爸爸沉靜的表情，想起他爸爸講的故事。北窗戶突然殺殺的響了，彷彿煙泡從大江沿捲過來了。房後的草根都在呼嘯着，他低着頭，咬着嘴唇對他爸爸說。

『爸爸，後來怎麼改了高家村呢？』

『那是高福彬他爹起的名字。』金永生有些悵悵的，臉皮上浮着一片白光。

『爸爸，高福彬他爹怎麼起的名字呢？』

『你聽我說：那是清朝光緒三十二年，三姓旗務司派佐領奎亮到這裏來放荒地，高福彬他爹是一個花舌子，能說會道，溜鬚捧盛，專門聯絡官相。佐領奎亮一來，他請他到他家裏吃飯，他的姑姑梳着辮子，一笑兩個酒窩，把着酒壺給佐領斟酒，飛了一個眼。佐領樂了，給他們領了一張照。北至大江，南至南山，都劃在他的四圍之內。後來，高福彬他爹指戶開荒，砍倒了你爺爺留下的那棵松樹，改成了高家村。』

金永生講完了，粗粗的出了一口氣，望望大家，又望望自己的兒子，兒子的大寬臉被火苗烤得通紅，迎着火亮，顯得年青而且樸實，如同一棵沒有經過風霜的幼芽，帶着天真的稚氣。

他們父一輩子一輩黑燈瞎火的混了幾個朝代，現在才尋到光亮呵！

家雀往死處飛呢！

『爸爸，』小伙子叫着他爸爸的時候，心裏有些激動，啞聲發抖！『咱們就是這樣過來的。』

『就是這樣過來的……』金永生仰起了臉，望着窗子，感情的告訴他兒子說：『高福彬他爹領了荒，你爺爺給他開荒。你爺爺累死了。到了我這一輩，高福彬買了車馬，我又給他們當老板子，窮人熬不出頭呵！現在傳到你這一輩了……』

『爹爹，我一定到前方法，挖掉地主的老根子。』金成生氣的在地上踢着腳，咬着牙，大聲的發誓說：『我要去……共產黨不是領導咱們翻身了麼？』

屋子裏又悄悄的了，牆上的霜閃着光，角落裏充着黑的濃煙。吳萬中推開了樅子，跨過了火堆，閃着喬麥稜子眼睛，望着大家。

『大家想想，把村子改成甚麼名字呢？』

鄧守桂揚起頭，瞪着金永生沉思的面孔，說道：『早先不是叫一棵松麼？咱們貼着這個名字起吧！』

『那棵松樹已經沒有了！』金永生嘆口氣，坐在炕沿上。

『金大哥，你開門看一看！』李大嘴從沈洪身邊走過來，搖着狗皮帽子，舞舞扎扎的扯着金永生的袖子，讓他站起來：『你開門望望，看一看咱們村子跟前還有什麼東西，就用它起名字。』

金永生打開了房門，向着外邊望一望，看黑的夜色却顯得那麼寂靜，房脊和蒿米樓子披上一層亞藍色。煙囪是渾黑的，只有松花江沿上閃着北斗星，煙泡已經刮過去了，江沿上的天空却顯得那麼晴朗，沒有雲彩，亮晶晶星星射着白光呢！他呆呆的望了很久，彷彿給了他什麼啓示似的。他回到屋子裏，對大家說：

『我只看見松花江沿上的北斗星。』

吳萬中說：『咱們就拿松花江起名字吧，它不是貼着一棵松麼！』

『有了！有了！』金成小伙子心眼靈通，聽到有人提到松花江，他把手往北邊一指，『村子北邊有松花江。』他又把手往南一指。『南邊有南山。正好做江山村。』

『好！江山村！』李大嘴拍着手樂，忍不住的跳着叫好！『好！這村子，今天就是窮人的江山。』

金永生笑着說：『咱們貧雇農的江山。』

吳萬申想了一下，出來改正說：『咱們不是團結中農麼，在貧雇農大會裏還有工人。我看：就是老百姓的江山。沈同志，你看這個名字好不好？』

沈洪興當的從椅子上跳起來，望望大家興高彩烈的情形，他也忍不住讚美說：『好，江山村。這個名字起的好。老百姓坐江山，我來以後，整整的十天了。』

金永生有着自己的主意，他說：『老百姓坐江山，像松花江一樣長，像南山一樣遠，說不上有幾千萬年長遠呢！』

『老百姓的江山是長遠的。』沈洪興同意地點着頭，又補充了一句：『方才我說山，是老百姓坐江山開頭的十天。』



